



偵探世家

偵探世家

偵探世家



這期的「記楊少伯師徒遇劍客事」是繼續上期刊出的。被在下賣了一個小小的關子。又累讀者打熬了半個月。在下非常抱歉。然而也有一層好處。就是讀者看了上半篇。可以預先把他下半篇的結果。虛為推測。此刻翻開書來。考證一下。究竟誰的思想離奇。有無相同之點。這也是以讀書為遊戲的一種方法啊。

張舍我的「陷網」自從在第七期裏披露了上半篇。下半篇的稿子。直到於今纔寄來。大約他因為在那裏籌辦小說專修學校。把什麼事都忘掉了。這是編者無能為力處。還要請讀者諸君原諒。

小青的「我的婚姻」還有兩期纔刊完。這期的兩節。寫得疑雲陣陣。不可捉摸。確當得「精心結撰」四字。

西神的「松耶柏耶」疑鬼疑神。恥痕的「浜內之屍」描寫細膩。均是可誦之作。

下期作一小結束。頁數較前增加。並且有寄塵的一篇「怪病人」著實有趣。

偵探世界第十一日期目錄

一星期的上海偵探.....
利用電綫的盜賊.....
陷網.....
遊方僧.....
犯罪趣味.....
吃金剛鑽者.....
紀楊少伯師徒遇劍客事.....
劇場笑史.....
我的婚姻.....
松耶柏耶.....
浜內之屍.....

.....何海鳴
.....關北徐公
.....張舍我
.....金惕夫
.....徐卓呆
.....狗 厂
.....向愷然
.....王天恨
.....程小青
.....王西神
.....徐恥痕

偵探世界第十一期目錄

繼母之賜

劉勇

密札

暗殺大總統

念年前事

第二號室

犯罪的種種

近代俠義英雄傳

◆◆◆

◆◆◆

◆◆◆

王天機

黃轉陶

隱者

卓弗靈

張碧梧

程小青

聞北徐公

不肖生

◆◆◆

◆◆◆

◆◆◆

陰曆十月初一日發行
陽曆十一月八號發行



精神不振常覺困苦

步兵中校之經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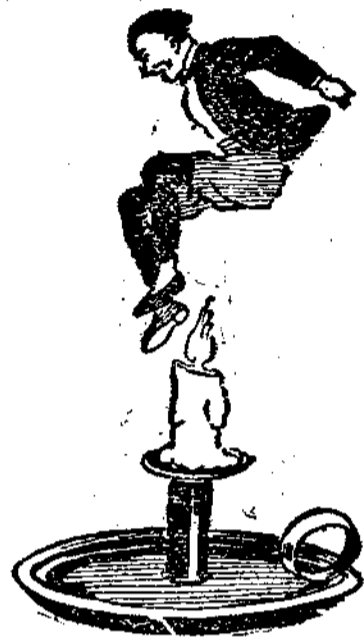
軍界中人非僅危及於損傷及死亡於戰時已也往往因身膺軍務勞過甚以致身體衰弱者即如前吉林陸軍第一協一標二營營長又調充吉林巡防前路步兵第四營營長陸軍步兵中校孫符貴字頤堂君現下旅居南京花牌樓吉街一百〇七號其來函云鄙人謬膺軍務計有十年前清光緒時奉令赴吉林延渾征滅土匪其間餐露宿身經屢次劇戰返里後百病叢生初則精神不振常覺頭暈目眩繼則滿身骨節疼痛飲食減少夜不成眠雖經醫生診治頗久然終未嘗見效直至今十一年正月間始由友人介紹謂紅色補丸係今日最著名之良藥無論各種病症如能連服二月



瓶其病即霍然余初尚不深信以為決無如安大藥房購經友人勸始赴南京坊試服不數日即覺病狀減輕惟骨痛仍如故後再購四瓶藥未了而病已全好余因此疾服藥頗多但從未有如此情形者感謝之餘愧無以報特將余經過之情形仔細敘述以告世之同病者

是以韋廉士大醫生紅色補丸由其清血補血之奇功專治腦筋衰弱少年斷傷西藥者均有出售或直向上海江西路六十號韋廉士藥醫局函購每一瓶中國大洋一元五角每六瓶八元郵力在內

衛生常識小書奉送 如欲索取即須寄一明信片至以上所列地址原班郵送一本可也



一星期的上海偵探

求·幸·福·齋·主·

▲開始▼

兩。三。個。小。畢。三。在。一。家。老。虎。灶。旁。邊。開。臨。時。會。議。內。中。一。人。向。大。眾。報。告。一。個。可。喜。的。新。消。息。道。前。面。馬。路。沿。那。幢。洋。房。不。是。新。近。租。出。去。給。一。個。西。裝。打。扮。的。後。生。嗎。他。不。知。做。點。啥。生。意。今。天。卻。開。張。了。大。概。我。們。總。可。以。撈。點。進。賬。罷。快。去。快。恭。喜。去。討。幾。個。喜。錢。來。喫。夜。飯。這。幾。天。餓。煞。快。咧。

說。完。大。眾。一。鬩。而。去。半。路。上。又。順。便。買。了。一。掛。一。百。頭。的。小。鞭。炮。預。備。走。到。了。那。新。開。張。的。店。門。口。放。炮。道。喜。及。走。到。了。那。裏。冷。清。清。地。大。門。上。不。見。掛。有。半。條。紅。彩。綢。玻。璃。窗。裏。邊。也。沒。擺。着。半。點。新。貨。色。幾。個。人。不。由。狐。疑。道。這。樣。子。不。像。一。所。店。家。嘍。報。告。消。息。的。那。人。道。這。想。必。不。是。做。門。市。生。意。的。或。許。是。大。洋。行。但。新。開。張。是。的。的。確。確。無。可。疑。的。了。你。不。信。你。去。看。那。大。門。

一星期的上海偵探

邊不新釘鎖着一塊金光燦爛十成新的電鍍銅招牌嗎。咦。那上頭還有外國字。咧。大概是一家新開的洋行。有一個識字的便走近前去細看看。是做什麼生意的寶號。那知不看猶可。一看卻跳起來。嚷道。使不得。這家開的是偵探行。咧。那幾個中國字。不是明明寫着霍福生私家偵探事務所嗎。你們知道偵探是幹什麼的大概。總免不了與我們畢三黨爲難罷。快離開這裏。莫要想在老虎口裏搶肉吃。弄得一場無趣。

果然大家都害怕起來。腳板心有些明白。並有罵觸霉頭的。怎麼碰上這樣一家新開字號。但報告消息的那人挺挺肚子。拍拍胸道。我們又沒犯什麼案。怕啥。就是新開偵探字號。也是一樣的燒路頭。要向他討喜錢。等到那天。我們有什麼案子。吊在他手裏。再請他捉去享福。也還不遲。今朝規矩上的喜錢。還是非要不可。伙計們。放鞭炮大聲點。讓恭喜我自會去叫門。一切的話也自有我去說。

炮響了。門開了。恭喜賀喜。調喊成一片。大門裏走出一個西裝少年。來就是那私家偵探霍福生。只見他鼻架托力克眼鏡。手提司的克打狗棒。嘴含康啤爾雪茄煙。走到門邊。昂然站定。些微看了這般人。一眼冷冷的問道。你們是幹什麼來的一言未了。這般人拍着巴掌。當鼓板。張

開破喉嚨唱新詩道寶號開張生意興隆恭喜老板外國財東打發喜錢喜氣重重喫點喜酒紅紅面孔一闌唱罷作揖的作揖鞠躬的鞠躬幾塊黃蠟似的手舉全伸在這大偵探的面前霍福生又是好氣又是好笑現出驚訝的神情來問道你們不知道我是大偵探嗎識相些喜錢兩個字我這裏不作興若是想藉由頭惹事當心你大偵探的手段那爲首的道偵探大老板我們久仰大名但討喜錢是規規矩矩的事不起喜錢便別要開新字號既然開新字號總得打發打發霍福生冷笑道你們弄錯了我這裏不是店家說罷回身進去把大門關上給他們一個不理會這般人在門外鬧了一陣見鬧不出什麼來白賠了一掛鞭炮便大家捏着拳頭在空中亂晃道好遲早擺點顏色你看這才一闌散去

如今要紀述這霍福生了他自小是一個小說迷尤其是愛看偵探小說十幾年來把中國一切用國文排印出來的偵探小說書看了一個罄盡旁的學業卻大大的耽誤了到了如今二十四歲除了一肚子偵探小說外別無所能家裏父兄常常責備他說他只知看小說不會做正經事一輩子的生活怎生打算他揚揚得意道外國人有偵探學識的無論官家或私家的偵探都算得是一種正當職業眼前中國這項人才正缺少咧我大可以乘時而出顯出我的

偵探工夫創一個新事業。頑頑將來還可藉此成大名。小小生活問題何必憂慮。他父兄道：雖說你真有能耐，幹得下偵探這件事。官家不來請你，也是枉然。嗚！他道：從書上看來，名偵探都不出在官家。我的前途希望很大，還是做私家偵探的好。又何必靠官家來用我？他父兄道：既然如此，從今你就試辦辦。看若是弄得好，可以靠此成名立業。不惟未曾白糟蹋那許多買偵探小說的一筆書錢，而且做父兄的也免得再替你耽心生活問題了。他硬着頭皮就向父兄手裏再要了一筆錢。在上海灘上設了一所偵探事務所。開始他私家偵探特別新創的營業，并在各大日報上登了許多廣告。自稱中國惟一的偵探專家，招辦一切偵探案件。只因開手試辦之時，經費有限，請不起一個大偵探，必須連帶的書記助手。又急切中找不着與自己一樣有偵探學識的人才，只好雇用一個包車夫，名叫包阿龍的。出外時替他拉包車。在家時替他把守這一樓一底洋式房屋的大門。書記雖不像做助手也還勉強充得過去。這天是星期日，又是他懸牌開始營業的一天。他交游不廣，聲名不大，并無一個親來道賀的人。又兼之頭一天廣告沒傳播得到，也無生意上門。不想倒被二般小畢三前來討取喜錢，攪擾了他一陣。可笑他的偵探威風第一場，出馬連幾個小畢三也沒會嚇得住啊！以下便紀他的案件。

▲第一案▼

第二天是星期一。他一早起來，正坐在樓上公事房裏書桌邊看報。忽聽見樓下一陣門鈴亂響。接着又有包阿龍開門與來人問答之聲。不一會，便見阿龍慌忙上來說道：「少爺，有客人來哉。」他問道：「姓什麼？叫什麼？找我有什麼事？你問過嗎？」阿龍笑嘻嘻道：「我弗曾問，好像他說要買一斤炭，什麼炭呀？炭的嘎個，不了，還是少爺當面去問他罷。」我沒會學過這頂生意，經他笑不得，氣不得，只嘆了一口氣道：「偵探事務所中的一個書記畢竟是不可少啊。」隨即命阿龍把來客引到樓下會客所裏，自己去接待。

見了面後，那客人手裏擎着當天的報紙，連忙立了起來，指着霍福生大偵探一條廣告問道：「先生就是這上頭所說的霍大偵探嗎？」他仔細看了來客幾眼，只見那人寬袍大袖，所穿盡是古舊的綢緞材料，說話帶點京腔，鬚髮又全斑白，明明是一個在上海隱居的舊官僚，便忙答道：「不錯，我便是霍福生。」那人肅然起敬，忽然狂喜道：「好得很，看先生的神氣很像一個名偵探，不怕先生笑話我的。」第三個小妾昨夜失蹤了，無論如何請先生將伊找着，我這裏定有重謝說罷，又現出很焦急的神情來。他道：「這案子我倒可以承認，但前後的案情經過，你得預先

向我講講那人道。這事情很單簡。半年以前我用去八千塊錢在堂子裏娶回一個名叫寶鳳的。作三姨太。一向倒也相安。只因昨晚伊拉我陪伊同往中舞台觀劇。及到了樓上包廂中。好戲唱得正鬧熱之時。伊對我說。要上女廁室去。就此一去不回。霍福生道。敢莫是跟什麼人逃跑了。那人猶豫道。也不十分見得。因為伊同我向來感情還好看。不出伊有什麼有外遇的情迹來。不過昨晚伊身上把所有的貴重首飾全帶着也。或許是被謀財的把伊謀了。霍福生似乎不信。這個判斷便又問道。伊平素常常一個人在外面走動過嗎。那人道。上海女太太們都很歡喜出去游玩的。我沒工夫常陪着伊。自然也常有伊一個人出去的事。但不至于與失蹤案有關連吧。霍福生道。如今閒話已不必多說。還是去行實際勘驗的好。我想此時尙不到十點鐘。舞台包廂裏或者還未清掃。我們趕快去看看。或者找得出昨晚遺留下來的什麼線索也未可知。

當即趕到中舞台問明了。昨晚的廂位。霍福生便灣了腰下去。細細尋找。忽然找到一張字紙。是半張粉包紙。煙皮子反面上。似乎有鉛筆的痕跡。只可惜已址成幾片了。忙又把其餘的碎紙一一找着。好容易細細的拚了起來。竟辨認得出是「汽車已到速速下來」的幾個字。霍

福生看明已有八九成把握，便又問那人道：「昨晚你姨太太要上女廁去的前幾分鐘，有什麼人到包廂裏來過？沒有那人想了，想答道：「有的便是那案目阿庚，送上兩盆水菓來。」霍福生道：「對了，通信的定是此人。我想你三姨太太必是與一個人訂約逃走，藉着上女廁爲名，卻下樓坐着派來迎接的汽車去了。如今要尋着伊，須先抓着那同黨的案目阿庚做線索，便向舞台賬房裏問明阿庚的住處，用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前去捕拏。」

及至尋到了阿庚，霍福生劈頭恫嚇道：「你昨天晚上辦的好事，遞的好消息，但瞞我大偵探，不過你快說罷。那女人是什麼地方去了？」阿庚慌張道：「我說我說，他們住在精光里小房子內，當又押着阿庚尋到精光里，果然將一對男女擒着。霍福生正在高興道：「破了案了！這是我偵探史上的第一案。」一個拆白黨拐人家，一個姨太太同逃，不上兩個鐘頭，就人贓并獲。咧，誰知那姨太太一眼見了伊丈夫，在內情急智，生冷不防地躡上前來，一把抓住那老人的胸襟道：「你們放什麼屁！什麼叫拆白黨拐姨太太？你們也不細細打聽看，這男子是我的什麼人？老實說罷，他是我的表弟。我們多年不見了，昨晚我在女廁裏無意碰見我的表弟，媳心裏一歡喜，忘記與你這老糊塗說，便來到我表弟家裏談了一夜家常，本打算就回家去，不想你們這些骨」

失鬼竟捏造出這許多不好聽的話來冤枉我好我也不回去了。我也不要活了。一個人做了姨太太連窮親戚都不應該有嗎？一個人名譽被你們踐踏了。活着還有什麼趣味好？你這老東西把我殺了罷。接着那男子又牽出一個年青的女子來說這就是他的老婆姨太太的弟媳。三個人大哭大鬧定不肯與那老人干休。那老人一來捨不得這美妾二來怕他們那樣狂鬧便作揖打躬直向他們賠禮。那姨太太搶着了上風便又追問是誰教唆老頭子的。饒了這老東西卻不能饒那教唆犯。

霍福生眼睜睜看著自己勞而無功一肚子沒好氣就挺身出來與那姨太太爭辯。誰知那老人痰迷了心竟幫着愛妾責備他道：先生這實在是你的錯。我托你辦案之初原說的是姨太太失蹤你爲什麼定要硬栽伊是逃跑？那姨太太又緊接着道：對呀！我丈夫還信得過我咧！你是什麼人能挑撥人家夫妻不和嗎？我知道你一定是個流氓偵探想藉此敲點竹槓。是不是霍福生見請托人也翻了腔。他一個男子漢又不便多與那女子糾纏便沒精打采悄悄地退了出去。連半個錢的手續費都未曾好意思要。但他還是安慰自己道：這個案子我判斷得並沒有會錯破獲得也很迅速。雖說是失敗了我終究認爲是成功的。

▲第二案▼

到了星期二。的早上。竟有人來找。霍福生接見之後。問明一切。原來那人是鎮華貿易公司。總理衛子興。是一個少年的新企業家。只因昨天。由公司裏帶着二千元鈔票。回家預備家用的。無意把裝錢的大皮夾。往書房裏。桌子上一丟。忘記了收藏好。就匆匆陪着夫人。赴一個跳舞會去了。到了今天。早上。想起來。忙向書房。一看。皮夾。雖在那裏。錢卻不見了。仔細查勘。過晚來。也沒有小竊大盜。進來過的形跡。說是內賊吧。家中男女僕役。甚多。很難猜斷。是誰偷的。嚴重的盤問他們。又都指天誓日。不肯認。一時沒得主意。偶因看了霍福生的廣告。夫婦倆動了一點好奇心。就來請他。担任偵探。霍福生餘勇可賈。也就應允下來。一同到衛家去看看。那衛家樓上書房裏。經霍福生施行過一套偵探。應有手續。不由暗暗佩服。衛子興也有偵探學識。他所說的。晚來。並無竊盜。來過。竟是實情。但二千元鈔票。終不見得會飛的。竊賊沒有。當然是內賊。便請主人。把所有的男女僕役。叫了來。再由他盤問。一下。他並想在這一點上。特別現點能耐。好叫主人佩服。便問那些僕役。道。你們老實說。昨晚和今天。早上。有誰出外。去過。又有誰有朋友。從外面來。找過他。在他問這話的意思。以為偷錢的人。總得設法。趕快把賊。連出。

去的不料那一千人齊聲答應道。昨晚主人主婦出門去後。我們僕役隊裏連娘姨丫頭廚子包車夫總共四個人都在公館打牌。誰也沒出去過。誰也不會。有朋友來訪。我們是彼此可以證明的。衛子興道。不錯。我昨晚是叫汽車出去的。所以他們在家裏恰好湊上一桌牌。霍福生大失所望。沈吟了一會。忽地提起一個最無聊賴的問題。道。你們家裏的人全在這裏嗎。衛太太搶着代答道。並沒有多的人了。但那丫頭卻插嘴道。還有舅老爺。咧。他卻是在老爺太太出門以前就出去的啊。

衛太太聞聽。忽然瞪了那丫頭一眼。霍福生從旁看明。心裏一動。便忙問衛子興道。你家舅老爺的寢室。可以容我進去看看嗎。衛太太卻又搶着答道。那是我兄弟。他是不會的你先生不放心。進去看看也好。說畢。氣忿忿的下樓引路。便來到一間小套房裏。霍福生此時只知道盡忠于他的職務。毫不顧慮。就在房裏搜索起來。一眼看見床上枕頭底下有一本書。似乎中間凸凸的。順手取過來。悄悄一看。裏面竟夾着一把鈔票。他正待聲張。忽見一個少年人神色倉皇的闖了來。口裏連嚷不准亂翻我的東西。接着又聽娘姨喊道。舅老爺回來了。霍福生出其不意。一把將來人抓住。叱道。你昨晚偷的二千塊錢。除了這本書裏所夾的一捲。

以外下餘的在那裏快拏出來。此言一出，直嚇得那人索索的顫抖，沒有絲毫抗拒的氣力。連站在一旁的衛子興也面無人色。不料那衛太太手段比誰都快，猛不防一把將伊兄弟拖走，頭也不回，就到伊樓上臥室去了。霍福生正想上前攔住衛子興，卻說道：「不要忙，待我先去問一聲。」福生便只好在樓下靜候。

及經過許久的時間，衛子興通紅着臉下來，與他拱拱手道：「霍先生，我已問明白了。是我昨天不小心把鈔票掉在書房桌子底下，被我那妻舅拾去，代我保存着。因為我不在家，他又須出外去有事，所以未曾告訴我。如今這件事已不成問題了。我請你先生來，為的是怕是一件盜案。今既不是的，也毋須煩勞先生了。我無端驚動先生，固然是荒唐，但內人說你先生不問青紅皂白一開口便咬定人家親眷做强盜，也未免太冒失咧。好再見罷。」霍福生不想又討一場沒趣，便只好垂頭喪氣走路。然而心裏仍是不服道：「這還不能算是我的失敗，明明又是一個女人在中間顛倒是非咧。」

▲第三案▼

星期三的那一天，主顧仍是源源而來。霍福生也畢竟還高興，以為這生意總還不壞。但這次

可要真個走入蹇運了。來請託的人，叫錢利生。是一個富翁。錢多了，膽子便最小。昨天接着，一封匿名信，是一張長寬紙條，上印老虎黨三大字。大字前後左右又滿寫了一些小字，說是久聞你爲富不仁，現在本黨缺少經費，要與你借大洋一萬元。限當夕送到，並要簽出支票，擺在他兒子臥房靠街的一個牕沿上。自會有黨中人來取，不然定要處死他家中一個人。錢利生一見此紙，雖是吃驚不淺，但那裏肯出錢。本打算去報巡捕的，怎奈他兒子不依，說是能夠多少出幾個錢了事。固好，否則小心謹慎些也犯不着報巡捕。與那些惡人多結仇冤。錢利生生性怕事，便就贊成他兒子。小心謹慎的那一句話，看看究竟是怎樣。不想到了今天早上，那兒子果然失蹤了。床上頭弄得一場糊塗，似乎有人穿着鞋在上面踐踏過。牕上敲破兩塊玻璃，並打開了來地下丟着一件馬褂，是兒子常穿的。又沾了不少的血痕。書桌上留了一個字條，上寫要救此子性命，仍是按照前議簽支票一萬元。於今夕放在廚房門口報捕，或不交錢殺無赦。這不明明是匪人劫去了嗎。如今既然報捕不得，只好請私家偵探設法，以能夠不出錢或少出錢爲好。

霍福生聞言一喜一憂。喜的是可以經手這樣一個大案子。憂的是匪黨聲勢浩大，一個人怎

生迎敵然而硬着頭皮只好答應前往錢家勘驗到了那裏先問一問失蹤的時間究在何時有個丫頭說伊早上八點鐘似乎見少爺穿得整整齊齊的到廚房裏去過但廚子辯道他一早沒離開這廚房卻沒見過少爺的影子明明是小丫頭早晨睡眠朦朧看花了福生點了點頭進房一看破牕血衣件件是實也斷定這少爺是在牕戶裏被匪人抱出去的然而錢利生又道我剛才裝做沒甚事似的問過當街巡捕和隔壁左右又都說晚來這牕外邊沒有什動靜呢但霍福生此時一心一意想找這盜黨大案來試驗仍然認定是盜黨劫人除細心找尋線索以外沒雜着半點其他的念頭

後來苦找了一會在床底下碎字紙裏尋着半段破紙與那張老虎黨信紙相同只可惜破爛得太不成個樣子其餘的字迹也被許多墨筆塗得看不清楚辨認了一大陣覺得上面每每有老虎黨三個字的字跡及看到紙角上不由狂喜道好了我發見了盜窟了這上頭不寫着虬口路八十二號嗎快去報捕房調動人馬將匪窟圍住不難一鼓成擒既救了你兒子又替地方除了大害我這次真功勞不小啊

那錢利生見霍福生很容易就發見了匪窟的所在也不由暗暗佩服這大偵探真有本事但那

提到報巡捕去捕捉仍是遲疑道萬一捕房去圍捕的時候他先就將我兒子殺了那卻怎麼好我看還是煩勞大偵探先去偵探一番能悄悄掩了進去救了我兒子出來豈不是好霍福生不好推辭便答應單獨先去相機進行錢利生不放心也願跟他去他也應允了一路之上福生暗想從前青紅幫有個著名的能人叫老虎這想必是他的餘黨倒不可輕敵咧誰知到了虬口路尋到了八十二號也毋須他施展什麼偵探手段就使他大呼上了當了

原來那是一家影戲館這幾天正演一套老虎黨長片門口掛的牆頭貼的滿是老虎黨影片的圖畫和告白那裏是什麼盜窟福生再一推想那第一封匿名信就是從影戲傳單上剪下來胡亂寫的他尋着的那張地址也就是那下半段傳單中所印出的影戲館的地名豈不是被那匪人開了玩笑去嗎他臉上紅一陣白一陣很愧對這同行的主顧但再一想人被劫去是實不妨再回去錢家重勘驗過便只好向錢利生道歉要求他還允許自己繼續承辦此案打算圖些後効錢利生無法只好應允然而已是大不信任了

誰知剛回轉到錢宅門口猛見一個巡捕拉着那錢家廚子和另一個後生在堂屋中說話錢利生一看大喜道我兒子卻平安回來了咧霍福生也大吃一驚不想那巡捕本事比他還大

不一會就破了此案。且聽他們說些什麼。誰知是並沒有什麼。老虎黨實是錢少爺在外邊嫖賭債欠得太多了。玩這個假圈套來訛老子的錢。廚子是他同黨放走了他。假說沒看見其餘床上的泥污。牕戶的破損。全是故意造出來的那件血馬褂所淋的。無非是些雞血目的。祇在那一萬塊錢家。雖不敢報捕。但街坊上人知道了。傳揚出去。巡捕聽見責任所在。不能不來過問。一進門。碰見那廚子。看他形色慌張。言語支離。又看見那條子說的是款交廚房。很疑心廚子是盜黨的內應。順手將他帶到捕房。一考問。不消三句話。道出真情。並說明少爺藏身的所在。就一同押解了來。霍福生聽明後。覺得這次栽筋斗。在這一箇小孩子身上。還有何面目。在這裏見人。就此便溜之乎也。

▲第四案▼

過一天。又星期四了。霍福生念着昨天的失敗。甚是掃興。不料主顧又來了。是一個大財迷。平生好買彩票獎券。一心作夢想得頭彩。但總是得不着。聽見人說開彩的時候。有弊。但又無以證實。便來求霍福生。道：「今天是工善後彩票。在上海開彩的日子。煩勞你到開彩的地方去替我偵探一下。若是號珠上搖筒上報號上。有什麼弊病。你能當場抓住。我自有重酬。而且我

此。後。不。惟。死。了。這。夢。想。頭。彩。的。心。還。可。以。找。彩。票。公。司。要。求。賠。償。咧。若。是。無。弊。我。往。後。便。依。然。繼。續。去。買。

霍。福。生。一。想。這。件。事。似。乎。沒。有。偵。探。的。價。值。但。常。常。見。報。紙。說。彩。票。怎。生。害。人。怎。生。有。弊。卻。誰。也。沒。抓。着。舞。弊。的。真。證。據。若。是。我。偵。探。出。來。揭。穿。一。層。黑。幕。也。是。爲。社。會。除。害。可。以。得。着。社。會。中。人。的。稱。贊。咧。況。且。生。意。上。門。也。沒。有。拒。絕。的。道。理。橫。豎。閒。着。無。事。不。如。姑。且。答。應。去。看。看。及。到。了。那。裏。見。是。一。家。戲。館。戲。台。上。擺。着。幾。個。大。銅。球。當。中。一。張。長。案。坐。着。幾。個。衣。衫。齊。整。的。人。很。有。些。官。氣。其。餘。便。是。彩。票。公。司。裏。一。些。職。員。台。下。看。開。彩。的。人。雖。甚。多。但。有。幾。個。維。持。秩。序。的。軍。警。立。在。台。口。不。許。閒。人。上。去。

霍。福。生。以。爲。有。弊。無。弊。總。得。上。台。到。彩。球。邊。去。偵。視。才。行。便。大。搖。大。擺。闖。了。上。去。誰。知。幾。個。軍。警。和。公。司。中。職。員。一。把。將。他。攔。住。道。你。幹。什。麼。的。你。是。官。廳。裏。監。視。代。表。嗎。他。搖。搖。頭。道。我。是。私。家。偵。探。受。了。買。彩。票。的。人。的。請。托。來。偵。探。你。們。的。那。公。司。中。職。員。道。不。行。不。行。此。地。有。官。廳。代。表。在。這。裏。有。什。麼。事。他。老。人。家。可。以。負。責。不。准。閒。人。上。來。擾。亂。治。安。什。麼。私。家。偵。探。我。不。懂。就。是。軍。使。衙。門。裏。的。官。家。偵。探。也。管。不。了。我。們。這。裏。的。事。咧。識。相。些。快。去。罷。說。猶。未。了。那。軍。警。

早已惡狠狠的將他推下台去。他偶一猶豫，那台上搖彩的搖彩報號的報號頭彩卻早已開出來了一場無結果，只好回去。

▲第五案▼

星期五是一個雨天。霍福生悶悶不樂，想起了做中國私家偵探的不易，已漸漸有些灰心，很希望休息一天，養養精神。但主顧仍是找上門來，也無非是他那新奇的廣告在作祟。啊，他姑且問問來人是何案件，說出來卻又很平常，不過是一件錢債案。前幾年被一個入外國籍的中國朋友措了他一筆錢，屢索不還，後來索興逃匿了，不見面。最近聽說此人已在上海一家大洋行辦事，手裏也漸漸有錢，祇是改了姓名，又蓄了兩撇鬍子，很難斷定，便是從前那個人。有一次迎頭碰見，冒叫了他一聲，雖然形色有點驚異，但談不上兩句話，仍是矢口不認，請托者爲人老實，又不敢冒昧將那人控告，下故來托霍福生代他偵探。好在那人從前未蓄鬚的照片及從前登報懸賞捉拿的舊報都還存在也。一一交了霍福生，只求設一個法能的確證明他是從前那人，或是再找出可靠的證據，便可以進行訴訟，毋庸再偵探了。

霍福生以爲外國人總知道尊重私家偵探，我到那人洋行裏說明來意，請其助我進行。上

點。便。利。料。必。容。易。成。功。如。果。真。是。那。逃。犯。外。國。人。當。不。至。像。中。國。無。知。識。的。婦。人。女。子。一。樣。但。護。一。個。非。法。之。徒。在。他。們。裏。面。與。他。也。有。不。利。便。答。應。了。這。委。托。帶。着。那。相。片。和。舊。報。尋。到。那。洋。行。來。

那。曉。得。在。中。國。居。住。的。外。國。人。不。惟。藏。垢。納。污。而。且。存。心。勾。引。匪。人。開。滑。頭。洋。行。的。也。不。少。至。於。什。麼。中。國。私。家。偵。探。越。發。是。聞。所。未。聞。不。在。他。眼。裏。霍。福。生。客。客。氣。氣。的。向。把。門。的。西。崽。陳。述。了。來。意。不。一。會。那。外。國。大。班。氣。沖。沖。的。走。了。出。來。說。着。不。規。則。的。中。國。話。道。我。不。知。道。你。們。中。國。有。什。麼。私。家。偵。探。你。是。流。氓。你。是。小。偷。快。滾。開。說。罷。舉。起。外。國。火。腿。就。要。來。踢。霍。福。生。一。聲。啊。呀。又。驚。動。了。把。門。的。印。度。紅。頭。阿。三。飛。也。似。的。又。拿。過。一。根。木。棒。來。打。霍。福。生。好。漢。不。吃。眼。前。虧。只。好。拔。足。飛。跑。然。而。不。住。的。嘆。氣。道。在。中。國。做。私。家。偵。探。到。底。不。容。易。一。味。講。蠻。的。官。廳。和。外。國。人。便。是。最。大。的。一。種。阻。礙。加。之。中。國。社。會。尚。未。十。分。進。化。連。盜。匪。也。是。無。甚。新。奇。發。展。擊。外。國。偵。探。書。上。的。眼。光。來。判。斷。中。國。案。件。也。是。容。易。走。入。迷。途。的。啊。

▲最後的一天▼

已。是。星。期。六。了。早。晨。頭。忽。然。闖。進。一。個。三。道。頭。的。西。捕。來。本。是。聽。了。巡。捕。報。告。說。這。裏。有。個。私。

家偵探在此營業。特來調查真相的。在這西捕想霍福生既幹這個新事業。當然是留學過西洋。會說外國話的。故並沒帶翻譯來。也並無旁的惡意。不料霍福生的偵探本事。並非從外國學來。不過裝滿了一肚子偵探小說譯本而已。除了那身西裝外。再沒有半點西氣。尤其是。不會說西人的話。那西捕噤咕了。幾聲。只見霍福生急出一頭冷汗。並沒有半句答復。這一來。那西捕有些犯疑了。以爲這樣一個人。那裏配做偵探。莫不是招徠撞騙的。吧。登時起了惡意。要拘他到捕房去問訊。但不可不約略通知一聲。是爲的什麼事。偶想起巡捕曾報告道。大門口有塊銅牌。上有中英文承辦偵探案件等字樣。出去指給他看。便是了。

但一到了門口。那西捕擡頭一看。那銅牌竟不見。以爲還未曾掛出。又將他扭回屋裏。向門角落及各房裏找找。仍是沒有那西捕見。沒有憑據。以爲巡捕報告錯了。未便胡亂將他捕去。說不出什麼事。由來奇怪了。一陣將他推倒在地下。便揚長自去了。

霍福生被西捕擾了一陣。固然摸不清頭腦。及見自己招牌不見了。也是奇異。莫名喊一聲。阿龍。這小廝怕事。卻早已溜了。霍福生思前想後。覺着這偵探勾當不大好做。下去藉着招牌。失去樂得息鼓收兵。第二天是星期日。收拾了幾件東西。就此搬走那塊私家偵探招牌。便從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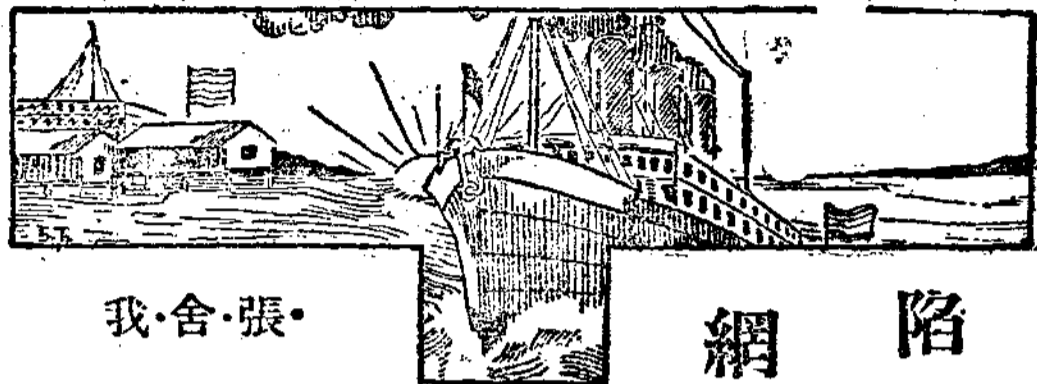
不再出現了。

至於這招牌。究落到什麼地方去了。倒也毋須再費什麼偵探手續。就是那些畢三先生懷着。開張那天。討不着喜錢之恨。故而出此惡計。好叫他當偵探的連自己一塊招牌都保不住。會被人偷了去。傳些笑話出來。又誰知反解了霍福生一場西捕之圍咧。

利用電綫的盜賊

關北徐公

最近亞爾茄市有一樁驚人的利用電話綫之盜案。這是電燈公司的總理。要打電話。不料電話機損壞了。沒有回音。這本來在他是極便的事。即忙動手修理。手一觸回綫。忽然受激烈的電擊。人倒在地。一時人事不省。即有盜賊闖入室內。奪取了貴重品。要逃走時。恰巧有友人到來。盜賊當場捉住。據他自己招認。是把電話綫與動力綫接續的。幸而總理沒有喪命。



格
網

我·舍·張·

網 陷

(三)

自鳴鐘日夜的走着。光陰一天一天的過去……一天早上那受傷的男子醒了一會。他張開眼睛。舉日向四面觀看。他臥倒的一室。比他受刺的一室大些。室中沒有什麼器具。唯窗後從窗上到地板。厚厚的懸着幾重幕帷。但是空中的光線。還可以使他看見少年人甘白麗坐在旁邊一隻椅子上。目光注射着他。他喃喃自語道：「呀。這是你這少年麼。我的孩子。我慶祝你。恭賀你。你使用那短劍的手術。輕捷而準確。」說畢他又睡去了。那天以後他天天回醒數次。他每次瞧見這個少年白白的臉兒。薄薄的嘴唇。烏黑的眼光。很憂愁的向他瞧着。他說道：「你真嚇我了。你若已立誓要弄死我。那麼你也不必客氣。但請你別皺眉。不展我常常以為死是世界上最興味而最好玩的。」



東西。但自你的目光裏看去。卻以為是悲哀可憐的了。我要睡了。明天會罷。」甘白麗仍依着德烈懷夫人的吩咐。用盡心力的看護他。病人的寒熱病差不多退盡了。漸漸起始喝些牛乳茶。他回復了些體力。於是他說笑話道：「什麼時候我可以出去坐汽車了呢？那裏是不是一隻沐浴椅？笨伯！你別如此悵悵寡寡。歡你好。像是一棵隨風飄蕩的柳樹。犯了什麼罪在那裏哀哀地哭泣來。為你父親笑一笑罷。」

一天他醒來時。覺得周身都被綁緊着。非常不快。他留心了幾次以後。纔知道有人在他睡去的時候。把他的手。足。胸部。都用很細的鐵絲。緊緊縛在床架上。他稍事轉側。鐵絲便深深陷入皮肉裏。他對那看守他的人說道：「呀。這是有大作為的時候了。小鷄快要流血了。天使甘白麗。你要動手了。麼。儻然這樣。請你留心。你的利刃。是否鋒利可用。要是你歡喜。你可以用防腐的方法……」他說到這裏。門上鍵孔裏有鑰匙開門的聲音。他對面的門開了。德烈懷夫人進來。慢吞吞地走到他旁邊。移一隻椅子坐下來。從伊的衣袋裏取出一枝手鎗。放在床旁的桌子上。這被囚的人說道：「呀。婦人。當道了……何等榮幸……德烈懷夫人。我相信。你不會傷害我的。」夫人道：「羅平。你別開口。」羅平道：「呀。你是知道我的麼……天呀。你們何等聰

明呀！」夫人道：「羅平，你別開口。」伊的話聲非常嚴厲，把囚人鎮壓住了。頓時歸於靜寂，他定睛瞧他的對手德烈懷夫人粗鄙的容貌，紅色的皮膚和伊侄子美弱的臉色，截然不同。但兩人都現着堅決的神氣。德烈懷夫人俯前問道：「你已預備答復我的話了麼？」羅平道：「爲什麼沒有呢？」夫人道：「那麼請聽我說，你怎麼知道德烈懷把錢都放在衣袋中？」羅平道：「由於僕人們的談論……」夫人道：「可是我們從前用的少年男僕麼？」羅平道：「正是。」夫人道：「你可先偷取了德烈懷的表，故意還給他，使他相信你麼？」羅平道：「一點不差。」伊怒氣直衝的說道：「你這惡徒，你這惡徒，什麼你偷了他的錢，驅他自殺，又不走往天邊，銷聲匿跡，却以羅平兩字玩弄巴黎的人心……你竟忘掉我在我夫屍身之前立誓要捕獲兇手麼？」羅平道：「那就是以短劍刺我的緣故了，你怎會疑心到我呢？」夫人道：「怎樣麼？那是你自己告訴人家的。」羅平道：「我自己告訴人家的麼……」夫人道：「自然……就是那五萬法郎……」羅平道：「呀，那有什麼關係？這是我贈你的厚禮。」德烈懷夫人道：「一點不差，你打電報來，差人送來的禮物，借此使人相信那賽馬場中出事之日，你正在美國。這的確是一份厚禮，你確是個善於欺世者，你不歡喜想到那被你謀斃的可憐人，所以你

把他的錢明明白白的送還他的未亡人。因為你愛自大誇誕而暗中殺人和那走江湖的醫生一樣。你的設想未嘗不佳。但不過我的好友你不應該把那原贓來送還我。正是你這笨伯那送還的法郎鈔票就是被你偷的原物。我同德烈懷都記明着那鈔票的號數。你仍璧還於我。現在你明白了你自己的失算了麼？」羅平笑道：「這的確是一件好買賣。我於此事原不負責。因為我曾有各種命令吩咐黨人。然而無論如何。除我以外不能責備別人。」夫人道：「呀！你自己承認了你決定你偷盜之日。你的計劃已經失敗了。那麼除了尋獲你這人以外。沒有別的事了。然而尋獲兩字還不妥當。因為有機智的人不能尋獲羅平。所以使他自己願意走來。這個老謀深算。竟乃出之我那年輕的侄子。因為他也像我一樣。非常恨毒你。他非常明白你的為人。因為他把關於說到你的書籍都讀得爛熟了。他又曉得你察事的性情。曉得你常常喜出奇制勝。又曉得你歡喜解決別人所不能解決的難題。他又曉得你是個假仁假義的偽君子。先要愚弄人家。然後假哭泣假悲哀。因此他建立奇謀。造出那兩個強徒的故事。和五萬法郎第二次被盜的故事。我敢在上帝前立誓。那刀傷是我自己用小刀自戳的。不過破了些皮膚。我再向你立誓。我同我那孩子很快活的專等着。你來又暗暗窺見你的同黨很耐心。

的。在。我。們。窗。下。巡。視。着。所。以。我。們。決。定。你。一。定。要。來。的。你。既。然。把。五。萬。法。郎。還。給。了。德。烈。懷。的。未。亡。人。自。然。不。肯。讓。別。人。從。伊。手。中。盜。去。這。五。萬。法。郎。因。爲。這。情。節。太。離。奇。你。一。定。要。來。的。你。一。定。要。裝。模。作。樣。的。走。來。哈。哈。你。到。底。來。了。」寡。婦。說。到。這。裏。發。一。陣。乾。笑。道。「這。不。是。好。計。策。嗎。羅。平。中。的。羅。平。能。手。中。的。能。手。來。去。無。蹤。捉。摸。無。形。的。奇。盜。竟。被。一。個。婦。人。一。個。孺。子。所。捕。獲。……你。不。就。是。有。血。氣。的。羅。平。嗎。他。現。在。這。裏。手。足。綑。縛。懦。弱。無。能。無。異。一。隻。小。雀。……他。竟。在。這。裏。……他。竟。在。這。裏。」伊。爲。快。樂。所。震。感。因。起。而。踱。步。斜。眼。睨。視。着。那。隻。床。好。像。一。隻。野。獸。一。分。鐘。不。肯。移。開。他。的。目。光。羅。平。也。從。沒。有。看。見。過。人。類。中。竟。有。那。樣。的。恨。毒。和。兇。殘。伊。說。道。「空。言。夠。了。」伊。突。然。遏。止。了。伊。自。己。的。狂。態。回。到。他。面。前。操。着。一。種。深。沉。的。聲。音。很。着。重。的。說。道。「羅。平。我。感。謝。你。藏。在。衣。袋。中。的。文。件。這。十。二。天。以。來。我。得。益。不。少。你。的。事。情。你。的。計。劃。你。的。假。名。你。同。黨。的。組。織。你。在。巴。黎。和。各。地。的。寄。寓。地。點。我。都。知。道。了。我。並。且。曾。到。你。最。祕。密。的。寓。所。裏。去。你。的。文。件。就。藏。在。那。裏。你。的。總。帳。簿。和。全。部。財。政。計。劃。書。也。在。那。裏。我。調。查。所。得。的。結。果。非。常。滿。意。這。裏。是。四。張。支。票。是。從。你。四。本。不。同。的。支。票。簿。裏。撕。下。來。的。因。爲。你。假。造。四。個。名。字。分。存。在。四。家。銀。行。裏。的。我。現。在。各。填。一。萬。法。郎。數。目。太。大。了。未。免。冒。險。太。大。現。

在請你簽字於支票上面。」羅平作諷刺語道：「天乎！我親愛的德烈懷夫人，這是你的恫嚇的手段呀！」夫人道：「什麼？難道這個可以使你停止呼吸麼？」羅平道：「正如你說這事遏止我的呼吸。」夫人道：「你已遇見了一個敵手麼？」羅平道：「那敵手比我高強得多了。這一個陷網——可以說是地獄式的陷網——不但是一個急於報仇的寡婦所安排使我陷落的，乃是一個頭等商業婦人欲求增加伊的資本。我的話對麼？」夫人道：「正是。」羅平道：「我慶賀你依我想來，德烈懷也是慣於……」伊道：「羅平，你的話對了我也不必隱瞞你呢。我告訴了你，足以使你安心。德烈懷確是你的同道。不過方法與你不同，而且我們專做小交易。這裏攬一個魯意那裏弄一個魯意，遇着賽馬之日，我們教甘白麗採取一二個錢囊……到也積蓄了不少，足以買一座小小的別墅。」羅平道：「我很歡喜如此辦法。」夫人道：「正一點不差。我告訴了你，使你知道我不是個初出的貓兒。你一點也沒有希望逃走嗎？萬萬不能。此室和我的臥室相通，臥室有一個祕密的出口，從沒有一個人知道這裏是德烈懷的特別室。接見賓客他功作的器具、化妝物品和電話機都在這裏。這個你也看見的，所以你可以明白。你實在沒有逃走的希望。你的同黨也不再到此間來候你了。我已用別種方法把他們調開。」

了。你的鵝已置在釜中了。你可明白你的地位了麼？」羅平應道：「是。」「那麼請你簽字於支票上面。」羅平道：「我簽字後我可以自由了麼？」夫人道：「我必須先到銀行裏領到了現款。」羅平道：「領款以後呢？」夫人道：「領款以後正像我希望被救的一般你可以自由了。」羅平道：「我不相信你。」夫人道：「你歡喜那一種辦法呢？」羅平道：「那個不差請把支票授給我。」伊把羅平的右手鬆了綁給他一支筆說道：「別忘記了四張支票須用四個不同名字筆跡又須每張變化。」羅平道：「你不必怕這個。」於是他把支票簽好了那寡婦說：「甘白麗現在是十點鐘了要是到十二點我還不回來就是這惡徒又設計愚弄我的表示到了十二點鐘時可把他的頭腦打碎我把你伯父自尋的手鎗交給你六粒子彈只用了。一粒還有五粒在裏面很夠用的了。」伊出去了一面嘴裏哼哼作聲羅平喃喃自語道：「我決不肯以兩辨士換取我的性命。」他的眼睛閉了一會突然對甘白麗說道：「多少？」甘白麗不明白他的話他盛怒說道：「我說的話就是主見到底多少請你回答你能回答麼你和我。我是同行你偷竊我也偷竊我們大家偷竊所以我們應該可以調和的我們在這裏也是這。個緣故這不是一種貿易嗎我們同走好麼我可以在黨中給你一個位置優美安閒薪俸極。

厚。你。自。己。要。多。少。呢。一。萬。嗎。二。萬。嗎。你。自。己。定。價。罷。不。必。怕。羞。你。儘。量。要。求。我。總。可。以。答。應。你。
 「但他瞧着那守望人堅決的臉色不覺周身起了一陣忿憤的震顛怒氣說道「你這乞丐竟不開口麼我想你決不會這樣的忠心於德烈懷聽了要是你允許將我釋放……」然而他自己停口不說了他瞧着那少年人堅冷兇殘的臉色知道運動他也是徒然的因此他厲聲說「我決不能像一隻狗的徒作狺狺之吠要是我能夠……」他強堅了肌肉想用力掙去那縛縛但他呼了一聲痛仍倒在他的床上非常的疲憊停了一會他自語道「正如那寡婦所說我的鵝已經入釜了沒有希望了羅平的限期到了」於是光陰一刻過去半小時過去甘白麗走近羅平身邊瞧着他兩目瞑着呼吸很微以為他是睡了然而羅平張開眼睛說道「小孩子你別以為我是睡着了人到這裏那裏還能睡得着我正在安慰我自己必須要……呀於是我想以後來的事了。我對於此點稍為有些小理想你決計不會想到這個但我相信佛家輪迴之說 (Metempey chosis) 和靈魂轉生之說你若欲我解釋也不須費多少光陰……我的孩子我說……我們可於永別以前握手麼你不肯麼那麼再會罷甘白麗敬祝你康健頤壽……」他闔了眼皮德烈懷夫人未回來之前他一動也不動伊進來

時脚聲很重。那時離十二點鐘已祇有幾分鐘。伊對伊的侄子說：「我已拿到了現金逃走罷。樓下有汽車停着，快點下去，我就來了。」甘白麗道：「但是……」夫人道：「我不必要你助我。結果他一人已足對付你。若歡喜看見惡徒死後的醜臉……你把那武器給我。」甘白麗把手鎗遞給了伊。伊往下說道：「你已把我們的字紙都燒毀了麼？」甘白麗道：「燒毀了。」夫人道：「那麼趕快作事，將他結果。後立即逃走。」鎗聲足以驚動左右鄰人。我們定須使他們不見一些東西。」伊走到床前問道：「羅平，你已預備了麼？」羅平道：「預備二字還不切。我正焦急得耐不住了。」夫人道：「你有什么要求麼？」羅平道：「沒有。」夫人道：「那麼。」羅平道：「但有一句話。」夫人道：「什麼話？」羅平道：「設我於別一世界內，和德烈懷相見，你有托我轉達的話麼？」伊聳了聳肩，把鎗機對着羅平的太陽穴，他說道：「這個對了。但是我親愛的夫人，你別震動你的手。手鎗不會傷你的。這個我可以立誓。你預備好了麼？你要聽我的命令麼？」……二……三……」那寡婦把鎗機一扭，鎗聲立出。羅平道：「這是死麼？可笑極了。我曾想以為死是和人生大不相同的……」第二次鎗聲又來了。甘白麗伸手將手鎗從他伯母手裏搶下，仔細察看，他呼道：「呀！子彈被人移去了。只有鎗彈上的銅帽子在裏面……」

他的伯母和他都呆站了一會。伊呼道：「決不會的……誰能把鎗彈拿去呢……偵探麼……那個檢察官麼……」至此伊低聲說：「靜些……我聽見一個響聲了……」兩人聽了。一會寡婦走到客室裏去。乃受着的是虛驚。又因不能急切殺死羅平。非常忿怒。盛氣說道：「那裏沒有什麼人。一定是鄰人出門的響聲……我們的光陰正多咧……呀。羅平。你以為這事可笑麼……甘白麗快拿小刀來。」甘白麗道：「刀在我的房中。」夫人道：「快去拿來。」甘白麗匆匆的出去了。那寡婦只怒得頓足說道：「我立誓要殺死你的。你一定要被殺的。我的好朋友。我曾在德烈懷前立誓報仇。從那天以下。我早晚念着誓語。跪在上天前面。求上蒼的允准。上蒼果然准了我的祈求。我爲已死之丈夫報仇。是我的義務。是我的權利……羅平。你現在不像以前的快活呀……天乎。別人一定要說你恐懼了他。確是恐懼了我。能在他的眼睛中看出來……甘白麗快來。我的孩子……你瞧他的目光……你瞧他的嘴脣……他在那裏顫動了……把小刀給我。我可以戳到他那顆跳躍的心……呀。你這笨伯……快些。快些。甘白麗小刀拿來……」那少年人跑回來。作失望之態。說道：「各處都尋過了。尋不到小刀。已不在我房中了。我找不出來。」德烈懷夫人發了狂似的呼道：「不打緊。也好待我自己。」

來結果他。」伊伸手力扼羅平的咽喉十隻手指深深地陷入他的皮膚裏羅平因痛慘呼了一聲知道已無可救忽地碎然一聲室中的一塊玻璃窗碎作千百塊德烈懷夫人大驚急忙放手甘白麗的臉色嚇得比從前更灰白了他喃喃說道「我不知道……我想不到……」夫人道「誰能打破那玻璃呢」伊不敢彈動靜等後狀有一件事最使伊恐怖的就是玻璃窗上雖打破了一個大洞室中竟沒有一點飛擲的重物如石塊等伊又察看床的下面和抽屜的底下也是一點沒有伊的姪子尋了一會也說沒有夫人回到伊原站的地方說「我受了驚嚇了……兩臂的氣力都沒有了……你來結果了他罷……」甘白麗說道「我也嚇軟了」伊囁囁說道「仍須……仍須……結果他……我已立過誓了……」伊因作最後的一試走到羅平前儘力用手指扼他的頭頸但羅平瞧着伊灰白的面色知道伊已沒有殺死他的勇氣他也漸覺他成了一件神聖不可侵犯的東西難以傷害伊的生命一種奇祕的權能常常保護着他替他抵禦外來的襲擊這種祕密的權能已三次救了他的生命其救法竟不能解釋而這種不能解釋的救法又以他種方法救其脫離死神之手伊對他沙聲說道「你定要怎樣的取笑我呀」羅平道「記着我的話我一點不取笑你要是我做了你我也

要嚇得軟痿了。」夫人道：「沒有意思，你這世上的廢物，你作幻想，以為可以逃走了麼？你的黨人等在樓下麼？我的好友，你須知道，這是出於問題之外的。」羅平道：「我知道的，他們沒有救護我……一個人也不來救護我。」夫人道：「呀，那麼？」羅平道：「我的夫人，無論如何暗中有一種奇祕不可測度而神怪的東西，足以使你的血肉堅僵不活。」夫人道：「你這惡徒……不久你要到別處去笑我了。」羅平道：「我有些懷疑。」夫人道：「你等着瞧罷。」伊沉思了一會，便對伊的姪子說道：「你看怎樣呢？」他回答道：「再把他兩臂縛了，我們便走。」這個意思何等兇惡，將使羅平遭受最可怕的死，就是叫他餓死。但這寡婦說：「不這樣，他還可以設法逃走。我有一個更妙的方法在此。」伊取下電話機上的聽筒，問道：「請接八二二四八號。」一二秒鐘後，又問道：「喂，那是罪犯檢查所嗎？偵探督察長甘業慕在嗎？……你說二十分鐘以後嗎？……我心裏很焦急……無論如何……他來的時候，請你告訴他說德烈懷夫人……是尼古拉德烈懷夫人……請他到伊家裏去……請你告訴他開我衣櫥裏的玻璃門，那玻璃門開了以後，他便可看見櫥內藏着一條出路。我的臥室和旁的兩室通連兩室中的一室裏有一個手足被縛的男子，他就是偷盜又謀害德烈懷的兇手……你

不。相。信。我。嗎。……請。你。告。訴。麥。歇。甘。業。慕。他。自。會。相。信。我。的。……呀。我。差。不。多。忘。掉。告。訴。你。這。人。的。名。字。了。他。是。亞。森。羅。平。！」於。是。伊。把。聽。筒。仍。掛。在。電。話。機。上。道。『羅。平。這。樣。也。結。果。了。他。了。到。底。我。的。仇。報。了。等。到。我。讀。羅。平。案。開。審。的。記。錄。時。我。的。一。方。面。將。如。何。呢。……甘。白。麗。你。來。了。麼。』甘。白。麗。道。『是。伯。母。』夫。人。道。『羅。平。再。會。你。同。我。將。不。再。相。見。因。為。我。們。不。久。將。往。外。洋。但。你。在。獄。中。時。我。答。應。你。送。些。糖。果。給。你。』羅。平。道。『母。親。可。可。糖。麼。我。們。將。同。吃。咧。！』夫。人。道。『再。會。』羅。平。道。『行。再。相。見。』寡。婦。和。伊。的。姪。子。出。去。羅。平。仍。縛。在。床。上。他。立。刻。運。動。他。自。由。的。臂。竭。力。掙。扎。但。他。一。經。嘗。試。就。明。白。他。決。無。氣。力。掙。斷。那。束。縛。他。的。鐵。絲。他。早。已。為。寒。熱。症。和。種。種。痛。苦。所。磨。難。筋。疲。力。盡。於。甘。業。慕。未。來。前。的。二。十。分。鐘。內。他。有。何。能。為。呢。他。也。不。希。望。他。的。朋。友。來。助。他。他。死。中。逃。生。先。後。已。有。三。次。但。這。個。緣。由。並。不。是。由。於。他。同。黨。的。呼。應。不。靈。乃。確。由。於。種。種。可。怕。的。意。外。連。接。而。來。否。則。他。們。對。於。那。種。出。於。尋。常。的。變。故。決。不。肯。滿。意。而。早。已。設。法。救。了。他。出。來。了。所。以。他。的。希。望。都。絕。了。甘。業。慕。已。在。那。裏。來。了。他。一。定。要。找。着。他。這。是。不。可。避。免。的。實。在。沒。有。方。法。逃。走。的。他。想。到。此。後。的。結。果。直。使。他。怒。火。狂。昇。此。時。他。耳。管。裏。似。已。聽。見。他。仇。人。的。嘲。笑。他。又。預。見。明。天。這。不。可。信。的。消。息。宣。布。後。衆。人。的。如。

潮的狂笑將祝賀他的被擒若於戰場中被分佈的敵人所擒獲是一件事但被人輕輕地俯拾細載而去實在是太可恥了羅平自己平日常取笑別人此時覺得德烈懷一案失敗後詆譏侮辱將儘量而至身陷羅網卒被人傳送警察無異一道新鮮上市的名菜他狂呼道「殺死那寡婦與其如此不如被伊割我之喉而結果了我的生命」至此他豎起兩耳聽得隔壁中有人行動之聲甘業慕嗎否他那樣的熱心怎肯如此的遲遲其來況且甘業慕也決不會那樣的輕輕開門像那人一樣那人是誰呢羅平記得有三次奇祕的事救了他的生命難道果然有人在那裏保護他抵抗那寡婦麼現在他來救他了麼倘然如此那麼誰呢罷平沒有瞧見那怪客已匍伏在他床後羅平聽見夾剪截斷那鐵絲之聲細綁漸漸鬆了先鬆胸間的綁次兩臂又次兩腿有一個聲音對着他說道「你必須起來穿衣服那怪客已站立起來羅平很疲倦的坐起了半身低聲說「你是誰」說畢他大吃一驚站在他旁邊的乃是一個婦人全身穿黑頭上蒙着一條花邊頭巾遮住了伊臉的一部分據他的目光判去伊是個年青而身材瘦弱的婦人他又問道「你是誰」那婦人說道「你必須下來了我們沒有可廢的光陰」羅平問道「我能夠麼我疑惑恐沒有這般氣力」婦人道「請飲這個」伊傾些牛

奶於杯子中。隨手遞給他。伊的頭巾散開了。伊的面部完全顯露出來。羅平喃喃說道：「你……就是你……就是你……你就是……」他瞠目向這婦人呆瞧着。伊的容貌和甘白麗清白平常的臉異常相像。那隻嘴也有同樣的嚴冷無情。世間決無有這樣相像的兄妹。這是毫無疑義的。這婦人就是甘麗白。他不相信甘白麗以男子穿着婦人之服。因為他已受一種深刻的印像。站立在他身旁的是一婦人。那恨他而以短劍刺他的。作爲都顯出是婦人的行動。原來德烈懷夫婦爲着容易做買賣的關係。把伊改裝了一個男子。羅平又說道：「你……你……誰能想到……」伊把一隻玻璃瓶裏的東西倒於杯中。說道：「請飲此甘露酒。」他疑惑不敢喝。伊又說道：「我是救你的。」他說道：「自然自然手鎗中的子彈是你移去的麼？」甘白麗應道：「是的。」羅平道：「小刀也是你藏去的麼？」甘白麗道：「刀在這裏在我袋裏。」羅平道：「你的伯母欲扼殺我時。那玻璃窗也是你打碎的麼？」甘白麗道：「也是我用桌子上的壓紙石拋過去。已丟在街中了。」他駭奇問道：「但是爲什麼爲什麼？」甘白麗道：「請喝這杯甘露酒。」羅平道：「你會欲我死麼？但是爲什麼不於起始是戳死我呢？」甘白麗道：「請喝這杯甘露酒。」他接杯一飲而盡。不自知他爲什麼忽然相信伊。伊退到窗口吩咐道：

「你穿衣裳罷……決些。」他依伊的話做了。仍走到他面前他疲極了頽然倒在一隻椅子裏甘白麗道：「我們現在必定要走了我們必須要走了我們時間不多……快振作你的精神。」伊俯身向前使他倚在伊的肩上向門口樓梯處走去羅平身子飄飄蕩蕩好像夢中行路好像奇夢中的奇遇這奇夢便是他十四天內經過夢魔後的樂境他忽思及一事笑道：「可憐的甘業慕果不出我預言他沒有佳運他若來拿我我一定要給他二辨士。」下樓梯時他的同伴儘力扶持他門外街上停着一輛汽車伊又扶他登車並對車夫道：「快開車。」羅平久處暗黑此時反被陽光及汽車的速度所迷眩所以車的行駛和街中的人事他都沒有注意他到了寓所裏時他的理覺纔完全恢復寓所只是一間屋子由一個僕人看守着伊對他說道：「你可去了。」但伊也欲轉身出去時羅平伸手索了伊的衣袂說道：「否……否……你必須先解釋……你爲甚救我你暗暗的回到你伯母那裏不給伊知道麼但你爲甚救我呢是不是爲着憐憫的緣故麼。」伊並不回答伊伸直了身子把頭避過去些仍維持着冷淡無情的容色然他覺得伊嘴旁的苦紋乃多於兇忍之紋線伊美麗的黑目中露着悽慘之色羅平並不明白以爲伊正作幻想因執伊的手伊將他推開似甚恨恨他不肯放時伊呼

道：「你讓我自由……讓我自由。你不見我深惡痛恨你麼？」他們互相注視了幾分鐘。羅平呆呆不知所措。伊也震顫不安。清白的臉上泛上了鮮紅之色。他對伊很溫柔地說：「倘然你痛惡我，你應該讓我死了……這是很簡單的事……你爲甚不做？」伊說道：「爲什麼爲什麼？我怎樣知道？」伊的臉色變了。忽地雙手掩面，淚珠滴滴自手指中流出來。羅平大爲感動。想向伊開口用安慰小兒女的溫柔語去慰藉伊，用良策救伊，將伊從罪惡的生活裏救伊出來。然而這種話若從他的口裏出來，無異笑談。所以也不知要說什麼。他現在明白此中的情形了。這少年女郎坐在他病榻之旁，細心看護伊，親手刃傷的男子，欽佩他的勇敢，愛慕他的雄偉。伊的心放在他的身上了。日久遂鍾情於他。因此不顧一切，不顧自己怨恨憤怒，竟爲強有力之情根所遏止，反而救他生命。這都是奇異尋常，爲意想所不到的。羅平爲他的驚奇心所奪。第二次伊出去時，竟不阻止伊。伊退往門次，目光注射着他，等到門口時，伊低頭微笑。於是不見了他。立按電鈴吩咐僕人道：「快跟蹤那婦人，或者不必你站在那裏……無論如何，還是這樣的好……」他坐下默想了一會，腦筋中充滿着那女郎的小影。自覺所遇奇險出乎尋常。生命既遭不測，又取桌上鏡子自照面貌，凝視好久，自賞他的風采不凡。雖病痛交加。

並未十分減損。自言自語的說道：「丰采勝人的的確有些好處。」

陷網

一八

遊方僧

金·楊·夫

某年秦皇山麓某寺。突來一遊方僧。貌修偉。食可兼數人。住持故慷慨。供給豐盛。僧落落似不屑意者。一日僧襪被將行。謂住持曰。我關東大盜也。曩知寺中富積蓄。故來窺探。感汝相待厚。實不忍。今行矣。住持愕然。乞少留。僧曰。我大事未了。不可久稽。然步我後者。且接踵至。姑留一記識。戒若曹毋妄動。併報汝數日殷勤。言次解腰纏。掏長可二寸許之鐵針數十枚。納口中。鼓氣吹之。悉植立楹際。住持方欲叩謝。僧已掉臂行矣。越數日。遊者果相繼至。率皆魁梧岸異。住持一一導遊。且縷述前僧語言狀態。遊者略一顧盼便去。識者謂僧係盜魁。鐵針乃其標號也。楊夫曰。寺僧以富積蓄。幾遭不測。謾藏誨盜信哉。

犯 罪 趣 味



呆 · 卓 ·

錢道生自暴自棄。只是把不愛喝的酒。喝着。近來自己也莫明其妙。真是患着劇烈的倦怠病了。要怎麼樣纔可以過這倦怠無味的人生呢。實在他見他人一點沒有感觸。夷然的生活着。看得很覺奇怪。咧。無論做什麼事。總是精神非常沈鬱。一向把身體浸在那邊的劇場。妓院。俱樂部。遊戲場等。現在不獨以為毫無興趣。反覺實在太無意思。咧。所以他以為什麼酒咧。女子咧。娛樂咧。真不過是敷衍一時罷了。他想到這裏。真連自己活在上。也有些厭。咧。後來他暗暗斷定道。我的靈魂已患倦怠病。完全陷入絕望狀態。咧。總之自己身體像要脫殼一般了。他這曾經什麼事都做過的人。還有一件從未着手過的事。留着。這是什麼。就是犯罪。錢道生雖是只管想弄些向未做過的事情做。然而犯罪一事。他到底沒有做他的勇氣。不過現在走到了這走不通的路中。也當

真除了走入犯罪生活之外。沒有他法了。還是不管是誰的金錢先盜一只試試罷。但是他是個天生的不靈巧之人。別說盜得到金錢。恐怕反要弄破人家的衣服。咧世界旅館新設了跳舞場。以來他天天坐在跳舞場的場隅。漠然看着人家走來走去的動。狀上面音樂一奏。他也無心的想看看了。然而仍舊是些無意味的人。一陣亂鬧而已。覺得有人在那裏叫喚。我錢

道生回頭看時。見一羣男子正圍着一個女子。女子笑了。一聲由一羣男子中逃也似的。通過錢道生旁邊去了。錢道生正在無聊見女。瞧也不瞧他。他便追上去。道我們來喝一杯酒。如何。女子雖回頭對他一笑。但是就趕入許多跳舞的人裏頭去。咧錢道生也一向從沒見過這種女子。心裏更想追過去看伊一下。不料另外有人與自己一樣的向那女子道。我們來喝一

杯酒罷。錢道生有些不快了。把手中的酒杯交與此人。道我請你喝一杯酒。你去尋覓別的手罷。或者我來代你尋也行。錢道生把一杯酒打發開了。那人便到女子的旁邊。在椅上坐下。女子又笑。盈盈問錢道生道。做什麼。錢道生見這女子一只胸前的別針有些要墜下來的樣子。一壁答道。沒有什麼。我近來覺得男女胡鬧。真是最沒有意思的事。一星期前却不曉得

現在是一點也引不起我的感興來。咧實在毫無價值。女子埋怨道：你說些什麼話？規矩矩談罷。錢道生說我的話很規矩。近來實在酒也厭了。女子也厭了我真像了畫中之船。動也不能動。咧女子笑道：你很抱着悲觀。難道發生了什麼不平的事情麼？錢道生道：說什麼不平？你太言重了。說到這裏，見一個青年走將過來。道：生忙叫道：呀！老九來了。過來我們一起談。

談罷，老九笑着說：我很願意接近你的美人啊。錢道生大笑道：但我還連姓名都沒請教。咧女子急忙插嘴道：我姓唐名冬芬。人家都呼我D D。我的老九說那麼密斯D D。我們喝一杯罷。道生兄總贊成的。道生即道：我不行了。近來酒的刺激竟難以滿足。你若有意，我來把密斯D D讓給你也行。D D就說我酒倒不愛喝。情願同一個人談談。於是老九就走了。D D急問此

人是誰。錢道生說：他是一位著名票友。今夜是他們一團體的人很多的聚在此地。D D又問聽說今夜陶公館裏的四小姐要來當真麼。錢道生說：自然真的。已經到了。近來陶四小姐在耽溺生活上大有興味啊。D D便說：那一個是陶四小姐？你指點給我。看啊。錢道生就說：一聲這裏來忙領伊到北面說道：你看在那邊啊。穿一件妃色衣服。領中掛一串珠寶的啊。錢道

生。從。此。便。與。數。人。混。在。一。起。
 跳。舞。了。一。回。少。頃。立。在。一。旁。
 呆。想。只。見。陶。四。小。姐。正。與。人。
 跳。舞。着。又。想。若。是。去。與。伊。搭。
 越。幾。句。不。知。伊。用。怎。樣。一。副。
 神。氣。來。對。我。心。中。又。暗。暗。叫。
 道。且。慢。陶。四。小。姐。對。啊。還。是。
 幹。伊。一。下。罷。與。其。每。天。朝。朝。
 暮。暮。刻。板。似。的。生。活。着。反。不。
 如。做。這。件。事。來。得。有。意。思。些。
 啊。他。想。到。這。裏。那。被。人。遮。隱。
 着。的。陶。四。小。姐。又。看。見。了。伊。
 正。與。人。很。高。興。的。應。對。着。錢。

道。生。打。定。主。意。道。對。啊。伊。頸。
 中。一。串。珠。寶。啊。且。慢。那。珠。寶。
 是。真。的。麼。還。是。假。貨。麼。正。在。
 亂。想。時。忽。然。電。燈。一。暗。斷。了。
 電。了。其。時。錢。道。生。急。急。去。坐。
 在。陶。四。小。姐。旁。邊。的。椅。上。身。
 邊。取。出。那。剪。指。甲。的。小。剪。刀。
 出。來。在。陶。四。小。姐。肩。上。下。手。
 那。一。串。珠。寶。當。真。到。手。了。錢。
 道。生。自。己。也。驚。嘆。自。己。的。技。
 術。巧。妙。咧。一。回。兒。電。燈。已。亮。
 略。為。離。開。着。的。地。方。D。D。立。
 着。在。那。裏。呆。看。錢。道。生。見。他。

四
 過。去。時。忙。說。安。靜。些。啊。何。必。
 如。此。燥。急。呢。你。與。方。纔。真。宛。
 如。換。了。一。個。人。咧。方。纔。冰。也。
 似。的。冷。着。錢。道。生。說。確。是。如。
 此。我。自。己。也。覺。得。奇。怪。了。那。
 裏。想。得。到。會。這。麼。快。活。呢。錢。
 道。生。見。了。D。D。髻。被。伊。吸。
 引。去。咧。又。道。并。且。老。實。說。我。
 的。對。你。也。與。方。纔。不。同。起。來。
 了。D。D。道。我。也。很。願。與。你。接。
 近。我。們。一。起。來。跳。舞。如。何。錢。
 道。生。笑。了。一。笑。又。到。那。邊。去。
 看。看。陶。四。小。姐。怎。樣。了。只。見。

還在那裏熱心跳舞連重要的珠寶失去了也沒有覺得錢道生便與D D跳舞了一回有些倦了就到餐室中去其時老九也過來便打算三五人圍桌同飲錢道生剛要把D D向大家介紹時回頭一看D D已經不在那邊道生即忙再回出去尋覓D D時見那邊有六七八人圍着陶四小姐正在那裏鬧什麼錢道生急急過去問道什麼事

情一人答道陶四小姐頸中的一串珠寶失去了。一定是被剪綰盜去的。另有一個青色衣服的男子湊到陶四小姐旁邊低聲道一定是伊本領真大極。我們既看了出來。應當迅速去通知警察。一面這裏鎖上了門。不放伊出去。要把這裏搜一搜。此人說到這裏不料恰巧什麼也不知道的D D趕過來了。錢道生心中十分好笑。陶四小姐說道總之奉託諸位了。倘使確是那女子就請你們急急將

伊捕住。頓時錢道生瞧見偵探過來。要想難爲D D。他怎麼不驚D D。急得臉無人色。哀求似的看着錢道生。慌慌張張打算走出人叢中去。錢道生忙從懷中摸出那串珠寶來。向大眾道。不是這一串麼。方纔落在牆角處。啊。陶四小姐很驚訝的接過去。道是的是的。多謝你。我們真一時鬧得昏了。幸虧你啊。陶四小姐滿面堆笑的說着。D D在他背後遠遠觀看到羣衆一

去伊拍拍錢道生肩頭低聲說道你真巧妙極咧錢道生道這一點不算什麼事我來送你到府上去罷好不好數分鐘後二人乘摩托車而去D D單單開照開車的說共和路途中二人很談得投機錢道生只是談着他對於單調的人生大為感慨D D向窗外一望道到了到了急忙停了車走入一所大洋房中去錢道生見這裏還不是共和路便問道你不是住在共

和路麼D D答道雖是如此近來與朋友宿在此地啊說着將驚訝的錢道生引入一間室中叫他坐在椅上自己便在一個繡金的袋內拿出什麼東西來錢道生對伊的一舉一動都呆看着伊又說你的臨機應變實在很巧妙我佩服極了那麼我們拿來瓜分罷說着正從袋中拿出那串珠寶來了錢道生驚叫道這是什麼伊答道這是真的陶四小姐之珠寶你當他

什麼錢道生道那麼這是誰的呢D D說現在是你我二人的東西啊錢道生茫然凝視着D D的臉上答道奇怪奇怪我的確交與陶四小姐手中的了啊D D也坐將下來道我把假東西來到你袋中掉換你竟不覺得麼錢道生道我還伊的確是真的啊D D道那裏那裏我來說這實情罷陶四小姐叫珠寶店裏穿成這一串珠寶時被我們同黨中有人看見照樣做

了。一副假的我也照了。這假的做了一副打算來與陶四小姐接近在電燈黑暗之時你動手取那首飾我曉得的所以電燈一亮我就在你身上對不起了但是你的機變實在令人佩服錢道生一聽D D之話不禁高聲大笑說道你全然誤會了還要稱讚我我真不敢當要我得到這剪綰的頭銜那更奇妙了不過在當時我也是剪綰的一種但是……D D問道那麼

你爲何看上了人家的首飾呢錢道生道你且聽了我的意思無非要把你們那種貴業就是那剪綰的經驗嘗這麼一下就是一次也行只有這一點意思總之我不是愛那貴重的珠寶僅不過想嘗嘗當時的趣味罷了我一心想做惡事正等候着要觀看有沒有這種機會因此就把那珠寶試試了D D道原來如此你一說我也明白了你倒是個十分有趣的人然而

你一種很靈敏的手段我竟佩服之至總之我們把這珠寶二人分了罷錢道生急道不行這麼一來我的興味就消失了我也總算已經得到了一向沒試過的感覺咧從前我在音樂女子酒等東西上求自己的歡樂但是現在這種東西自己的生活上實在很難滿足因此我會把所有的事情一齊想過於是我的打算去捕這幻影咧從我的經驗看來你真太不合算啊

你。既。生。得。這。麼。端。端。正。正。爲。何。要。爲。着。這。種。沒。意。思。的。事。情。去。用。工。夫。呢。未。免。太。可。惜。了。何。不。換。些。有。品。行。的。事。情。做。做。啊。D。D。訝。道。如。此。說。來。你。要。叫。我。拋。棄。這。職。業。麼。錢。道。生。說。並。非。我。強。要。叫。你。怎。樣。不。過。忠。告。而。已。你。這。麼。一。個。聰。明。人。倘。使。肯。把。心。思。用。在。別。一。方。面。必。定。可。以。很。有。益。的。我。想。你。也。不。見。得。打。算。一。生。這。麼。摸。着。人。家。袋。袋。過。日。子。罷。D。D。呆。呆。看。着。那。首。

飾。道。這。種。話。也。不。用。你。說。得。我。到。底。不。是。笨。人。錢。道。生。說。是。的。這。種。沒。意。思。的。事。你。就。是。不。一。世。去。做。他。你。有。這。樣。的。美。麗。的。魅。力。也。一。定。有。人。來。可。憐。你。了。總。之。你。自。己。把。自。己。的。事。好。好。想。一。下。本。來。這。些。誘。惑。是。誰。都。容。易。會。經。驗。過。的。每。天。沒。有。變。化。的。單。調。生。活。實。在。是。毫。無。興。味。的。生。活。所。以。誰。也。難。怪。他。走。入。這。種。道。路。D。D。徐。徐。答。道。總。之。你。是。很。好。的。話。多。謝。你。我。

就。依。你。的。話。罷。錢。道。生。說。當。真。麼。好。極。好。極。我。這。種。人。的。話。你。肯。聽。實。在。光。榮。之。至。那。麼。如。此。辦。罷。這。一。串。珠。寶。我。們。拿。來。還。給。陶。四。小。姐。罷。D。D。驚。異。道。怎。麼。辦。法。錢。道。生。說。你。且。把。這。首。飾。袋。在。什。麼。信。封。內。待。我。去。說。明。理。由。送。還。陶。四。小。姐。罷。錢。道。生。說。罷。D。D。立。起。來。在。錢。道。生。背。後。的。桌。上。摸。索。了。半。晌。一。回。兒。將。信。封。封。好。塞。入。錢。道。生。的。洋。服。袋。內。了。錢。道。生。覺。得。很。

暢樂近來從沒有這麼暢樂。過并且打算把這一袋首飾。明天就去送還陶四小姐。D。心裏也是如此。二人又親親熱熱談了好久。回去時似乎很不忍。拋開伊在途中。

總也忘不掉。D。錢道生一到家中。將大衣拋在椅上。不知什麼時候了。打算取出錢來看看。用手到背心的袋內去一摸。不知怎樣那藏錢的袋內空無一物了。心裏一跳。

急忙從衣袋內摸出方纜那信封來。迅速拆開來。一看那裏是珠寶一副舊的吊襪帶罷了。

吃金剛鑽者

狗 厂

義爾皮是個怪賊。不獨在巴黎。在紐約倫敦的警察也很受過他的累。在巴黎首飾商的店前。店夥拿出種種重價的珠寶來。他這樣嫌不好。那樣說不行。總買不成。

其時他坐在椅上。兩手插入衣袋中。價錢談不成。便就此出去了。到後來店夥一查。缺了一粒高價的金剛鑽。然而雖是吃驚。他決不疑方纜的客人所盜爲什麼呢。他不過看着從沒有動過手。手永遠插在袋內啊。

以爲是落掉了。便在四邊尋覓。總也找不到。結局只好斷定是方纔的客人盜的。不過沒伸出手來的人。怎麼盜法。實在是疑問。義爾皮用此方法。三年之間。只是同樣的犯罪着。偵探竟拿不到他什麼。

他怎麼盜的呢。這方法真是許久苦心的結果。他生成一種奇妙特徵。第一他的頭頸。比普通人的頸首來得軟。身體不動。可以將頸椎骨以上動着。能自由觀看背後。第二是他的舌。又是極長。伸出來從牙齒處到舌尖。約有四英寸。因此舌尖可以捲到頸下。又可以舐到鼻尖。他自己想。要把這頸與舌。怎麼利用。想了好久。後來便做專盜珠寶的賊了。

東西擺在桌上。兩手插在袋內。身體略爲一屈。瞬息之間。已把事情做了。舌頭一動。贓物藏在頸下。實在快極。那裏來得及看破呢。捕捉他時。是明白了他這種特徵後。纔定奪的。三年之間。倫敦紐約巴黎的珠寶商。不知吃過他多少苦啊。他自己說。在十七歲時想出這方法來的。實行之前。却很用過一番苦功。



紀楊少伯師徒遇劍客事

紀楊少伯師徒遇劍客事 (下) 向愷然

有個姓戴名季璜的。十二歲上就在慶隆鹽行當學徒。甚是聰明討人歡喜。三年脫師之後。少伯仍留他做夥計。祇是戴季璜的年齡。一年比一年大。嗜欲也一年比一年深。自謂已脫了學徒時代。拿自己賺來的薪水。在外面嫖嫖。是不妨事的。起初楊少伯沒察覺。不曾禁止他。他便嫖入了迷。自己的薪水。不夠揮霍。就不免在帳上掉些槍花。不湊巧被少伯查出來了。做生意的人。最忌的是品行不端。緣戴季璜這種行為的人。慶隆鹽行自然容納不下。查出之後。立即把戴季璜辭退了。幫生意的人。凡是因品行不端。被東家辭退的。同行中永遠沒人再請這人幫生意。這種慣例。也不獨鹽行為然。大行家。大字號。都是這們的。戴季璜既被辭出。知道沒有再幫生意的希望。他和幾個做驛馬生意的人熟識。遂改業幫同趕驛馬。往來雲南貴州四川之間。每年辛辛苦苦的。僅可

敷衍衣食鬱鬱不得志。却苦沒有第二條生路。可走。這日跟着趕驛馬的人。趕了一大批驛馬。經過永善縣。因趕驛馬的人。有事須在永善縣。耽擱幾日。戴季璜閒着沒事。聽說有座廟裏。正演戲酬神。他就跑到那廟裏去看戲。那時雲南的神廟演戲的。不多。每逢演戲。看戲的總是盈千累萬。戴季璜擠在人叢中。抬起頭向台上望着。大凡人多擠擁的場所。照例是你推我碰。猶如大海中的波浪一般。戴季璜在人浪之中。自也免不了。一時被推過東。一時被碰到西。不能有一定的立足地。擠擁了好一會。他偶然看見人叢中。立了一個人。也是抬頭向台上望着。但是儘管衆人推來碰去。那人祇是立着不動。分毫戴季璜是很聰明的人。看了覺得奇怪。立時擠到和那人相隔不遠的地點。站住。留神細看。時不但推碰那人不動。並且向東邊擠的人。擠到離那人尺來遠。自然會避開去。連衣角也不碰到那人身上。向西邊擠的。向前或向後擠的。也都是如此。那人立在中間。簡直和有一堵牆把周圍掩護了的一般。戴季璜心想。這必是一個異人。我今日既遇了他。這機緣萬不可錯過。遂緊緊的靠着那人。站住。不一會台上的戲演完了。那人跟着大衆向外走。戴季璜便跟着那人。走到人稀的地方。戴季璜幾步搶上前。回身對那人作了個揖。恭恭敬敬的說道。我有幾句話想對

先生說先生肯賞臉同到前面一家茶樓上坐坐麼那人望着戴季璜發怔道你看錯了人麼我並不認識你有甚麼話說呢戴季璜連連作揖道不錯不錯我是要和你老人家說幾句話此地不便非請到前面茶樓上去不可那人遲疑了一下道也罷看你有甚麼話說我就陪你同去罷戴季璜喜不自勝的將那人引到一家茶樓上向堂官要了一間僻靜些兒的房子教泡了兩壺茶堂官退出後戴季璜隨手把房門關上斟了一杯茶誠惶誠恐的雙手捧着送到那人面前隨即雙膝往地下一跪叩頭說道我知道你老人家是個聖人要求你老人家收我做個徒弟那人慌忙伸手來拉扯道你這是那裏來的話我一樣生意不會做收你做甚麼徒弟不是笑話嗎戴季璜賴在地下不肯起來道你老人家不用瞞我了我確實看出是聖人了不答應收我做徒弟我便死也不起來那人大笑道你既是這們說我倒要問問你你從甚麼地方看出我甚麼來却稱我爲聖人戴季璜道上千上萬的人在廟裏看戲都是你推我擠的立脚不定惟有你老人家獨立在人叢之中許多人如潮湧一般的擠來一動也不動這不是聖人那有這種本領那人大笑道你真說的那裏話我不是一般被擠得喘不過氣來嗎你看錯人了那立着不動的不是我戴季璜搖頭道一點兒也沒

錯。你。老。人。家。定。得。收。我。做。徒。弟。那。人。道。就。算。你。沒。看。錯。擠。不。動。也。算。不。了。甚。麼。稀。奇。我。的。力。比。人。大。些。人。便。擠。不。動。我。這。算。得。了。甚。麼。呢。你。便。學。會。了。不。怕。擠。又。有。甚。麼。用。處。戴。季。璜。道。決。不。是。力。大。力。小。的。說。法。若。是。許。多。人。擠。到。了。你。老。人。家。身。上。擠。不。動。可。說。你。老。人。家。的。力。大。我。分。明。在。場。看。見。的。還。離。尺。來。遠。都。擠。得。往。旁。邊。分。開。了。那。裏。是。力。大。的。緣。故。那。人。聽。到。這。裏。像。是。很。驚。訝。的。樣。子。兩。眼。不。轉。睛。的。望。了。戴。季。璜。一。會。才。問。道。你。姓。甚。麼。那。裏。人。幹。甚。麼。事。的。戴。季。璜。道。我。是。四。川。重。慶。人。姓。戴。名。季。璜。幫。鹽。行。出。身。於。今。改。業。幫。人。趕。騾。馬。那。人。脫。口。問。道。你。是。幫。鹽。行。出。身。嗎。那。麼。慶。隆。鹽。行。的。楊。少。伯。你。知。

道。麼。戴。季。璜。高。興。道。豈。但。知。道。他。就。是。我。的。師。傅。我。學。生。意。是。從。他。手。裏。學。出。來。的。又。是。我。多。年。的。東。家。那。人。點。頭。道。你。起。來。坐。着。談。罷。楊。少。伯。是。我。的。老。友。戴。季。璜。連。叩。了。四。個。頭。起。來。立。在。一。旁。那。人。道。我。今。日。獨。被。你。看。出。來。不。能。不。說。是。你。與。我。有。緣。不。過。緣。是。有。緣。且。看。你。的。福。命。如。何。學。道。第。一。重。緣。法。第。二。就。重。福。命。沒。緣。法。不。得。學。道。的。門。徑。沒。福。命。不。是。載。道。之。器。你。既。要。跟。我。做。徒。弟。就。須。把。現。在。幫。人。趕。騾。馬。的。事。辭。卸。你。去。辭。罷。我。在。這。裏。等。你。戴。季。璜。惟。恐。變。卦。不。敢。離。開。答。道。弟。子。幫。人。趕。騾。馬。并。沒。有。經。手。的。事。件。也。不。該。欠。人。的。錢。用。不。着。去。辭。卸。跟。着。師。傅。走。

便了。那人道：那如何使得？你不去說知一番，同夥的不疑你遇了意外的事嗎？快去快來。我等你便了。戴季璜祇得跑去，向趕騾馬的人辭事。回頭到茶樓看師傅，幸喜不曾走開。那人已付了茶錢，帶着戴季璜，走到一座深山窮谷之中。莫說沒有人跡，連飛鳥走獸都不大發見的。荒僻地方，那人說道：學道須耐得勞苦，這裏有個石岩，你祇坐在裏面，我傳你修煉之法。衣的食的，我自去辦來，你不用分心，一意修道。當下就傳了吐納口訣。戴季璜便遵師命，坐在石岩裏做工夫。那人說了姓名，叫邵曉山。戴季璜不問斷的做了一年工夫之後，邵曉山拿出一片三寸多長金質東西，其形式似劍的，給戴季璜道：

你這一年中，在此修煉，所以沒有妖魔異獸前來侵害你，全仗我的符籙道術保護。往後須你自己有保護的力量，方能不為外物侵擾。這是一把劍，可煉成變化不測妖魔異獸。不足當其一割，這是修道人必有的護身之物。戴季璜雙手接了，跪受了修煉之法。繼續又煉了一年，這劍已煉得小如芥子，園大如長虹，旋空擊刺任意。所指邵曉山這日走來，看了戴季璜的劍術，喜道：有此足以自衛了。戴季璜也很覺自負的，問道：師傅的劍，是不是和弟子的一樣呢？邵曉山點頭笑道：怎的，不是一樣，使給你瞧瞧罷。說罷，祇見他將口一張，一道金光奪口而出，破空如裂帛之聲，在

天。空。天。矯。如。游。龍。漸。旋。漸。下。離。地。還。有。十。來。丈。
遠。近。滿。山。的。木。葉。樹。梢。都。如。被。狂。風。摧。折。紛。紛。
墮。地。冷。氣。侵。人。肌。膚。戴。季。璜。不。知。不。覺。的。連。打。
了。幾。個。寒。噤。邵。曉。山。祇。將。手。一。揮。金。光。頓。時。消。
滅。祇。山。中。樹。木。尙。在。震。顛。不。定。戴。季。璜。道。師。傅。
怎。麼。不。把。這。樣。的。劍。傳。給。弟。子。却。又。說。是。和。弟。
子。的。一。樣。呢。邵。曉。山。笑。道。你。的。工。夫。沒。到。這。一。
步。也。不。怪。你。懷。疑。不。是。一。樣。其。實。我。的。劍。便。是。
你。的。劍。你。的。工。夫。做。到。了。我。這。一。步。就。和。我。這。
時。的。劍。一。樣。了。你。於。今。自。衛。的。力。量。已。夠。隨。處。
都。是。你。修。煉。之。所。此。後。不。必。專。坐。在。這。岩。裏。了。
你。工。夫。做。到。了。甚。麼。地。步。我。自。然。知。道。自。然。前。
來。再。傳。你。高。一。層。的。道。法。你。須。知。道。到。我。門。下。

的。初。期。得。嚴。守。四。條。戒。約。你。靜。聽。仔。細。記。取。
罷。戴。季。璜。跪。地。受。戒。邵。曉。山。道。第。一。條。戒。妄。
殺。第。二。條。戒。奸。淫。第。三。條。戒。貪。盜。第。四。條。戒。
多。事。吾。道。的。法。術。是。修。煉。了。對。付。妖。魔。異。獸。
的。不。是。對。付。和。我。同。類。之。人。的。若。拿。了。這。種。
厲。害。的。法。術。去。害。人。在。尋。常。人。是。沒。有。抵。擋。
的。能。耐。然。天。理。是。不。能。容。的。此。間。不。平。的。事。
儘。多。然。各。人。有。各。人。的。緣。法。遭。際。都。有。定。數。
我。等。雖。目。擊。不。平。不。能。用。道。術。去。挽。救。因。明。
有。國。法。暗。有。鬼。神。不。干。我。們。修。道。人。的。事。多。
事。必。遭。天。誅。這。四。戒。你。須。發。誓。遵。守。戴。季。璜。
遂。對。天。發。誓。道。弟。子。今。日。受。師。傅。的。戒。永。遠。
遵。守。倘。若。破。戒。來。世。不。得。爲。人。邵。曉。山。向。天。

打了個哈哈道。好後會有日說畢。金光一亮。即時不見。邵曉山的蹤影了。戴季璜驚異。道師傅的本領真大。我若能煉成這們大的本領。豈不可以無敵於天下了嗎。我修煉的遁光。今日且試他一試。到成都去玩玩。戴季璜施展道術。果然借遁到了成都。他生性是個歡喜游蕩的人。幫人趕騾馬的時候。幾年沒能力閑遊。尋樂學道。兩年在深山窮谷之中。更是清苦到了極處。一旦得了自由行動的機會。又有了隨心所欲的道術。豈不是和放發了一匹沒籠頭的野馬一般嗎。當下戴季璜因手中沒有銀錢。就使法術弄了些銀子。更換了時新衣。去窰班裏尋開心。手中有錢。要嫖婊子。怕不是一件容易的。

紀楊少伯師徒遇劍客事

事嗎。到成都的這一日。就姘上了。一個年齡很輕的婊子。睡了一夜之後。兩情異常融洽。那婊子年齡離輕半籠嫖客的手段。却老把個戴季璜騙得心悅誠服。無所不可。銀錢祇要。婊子開口。總是用法術取了來。孝敬這日。戴季璜打聽得成都將解協餉銀四十萬兩。去雲南。心想。我何不。一古腦兒。劫來。作我一生的用度呢。零星向人家去取。好不麻煩。主意既定。等到解餉的起程。戴季璜趕到半路上。一施手段。真個全數劫了。存放在一處人跡不到的山谷裏。隨身祇攜帶了幾百兩。到婊子家玩耍。說不盡心中快樂。次日早起。祇見桌上放着一張紙條。上面硃筆寫道。前日。

七

受的何戒。今日做的何事。限爾在十二個時辰。以內將原贓全數退還原處。過時即以飛劍取爾首級。切切此諭。下面認得是他師傅的花押。戴季璜嚇得汗流浹背。呆呆的望着紙條發怔。那婊子已纏了過來。撒嬌撒痴的說些快刀都割不斷的話。戴季璜因此陡然想起昨夜和婊子商量嫁娶的話來。心想我答應娶他做老婆。就因為有了這幾十萬兩銀子。可以成家立室了。若依師傅的話退還原處。這一筆已到手之財吐出去。固是可惜。而我這老婆不眼見得討不成了嗎。一時思想出一個兩全之道。耽延了好幾個時辰。那裏想得。出好法子來呢。正在心中着急的時候。忽然見邵曉山揭開門簾進

來一聲也沒聽得。外面人呼報也不知怎麼進來的。戴季璜看了心裏就是一驚。看邵曉山沉着臉。盛怒之下的樣子。嚇得連忙雙膝跪倒叩頭請罪。邵曉山揮手道。用不着這些玩意了。隨我來。罷回身就往外走。戴季璜身不由己。彷彿被人推挽一般。跟着邵曉山出來。邵曉山在途中也不說話。先到戴季璜藏銀子的地方。從袖中摸出幾封銀子來。戴季璜偷眼瞧時。正是昨夜拿給婊子的那幾封。不知師傅在甚麼時候拿回來的。邵曉山顯神通把四十萬餉銀運回了原處。才把戴季璜帶到雲南。當時傳道的石岩中指着戴季璜說道。你到成都的行爲。我大概知道。並不

怪你不遵戒約。祇怪我自己過於孟浪妄收了。你做徒弟當初我以為你是楊少伯的徒弟。又在慶隆鹽行幫了好幾年生意。端人取友必端。誰知你是被楊少伯趕出來不要的東西。我查明了。就應該把你斥退。祇因見你在山修煉。尚誠。姑予你一條自新之路。聽你受戒時發的誓。便知道你有今日。你受戒時若不存心破戒。為甚麼會發來世不得為人的渺茫誓呢。照你到成都後的行為。久應飛劍取你的首級。祇是你原不是修道的人。罪惡應在我身上。由你去罷。這裏五十兩銀子給你作歸家的旅費。算是你。我師弟一場。從此我沒你這徒弟了。戴季璜雙手接過銀子。再看師傅沒有了。祇見天空中有。

道金光閃爍了。幾下轉眼。也就不見了。戴季璜呆立了半晌。暗自尋思。道我以為師傅帶我到這裏來。必要重重的處罰我。一頓誰想到不但沒惡言惡語的責罵我。並且賞我五十兩銀子。這不是很希奇的事嗎。他已把道法傳了我。却不要我做徒弟了。我於今沒有師傅。倒少了個拘管我的人。豈不更好。來世能做人。不能做人的咒。便發一百次也沒甚麼要緊。祇要今世得了快樂。想到這裏。心中又高興起來。滿擬借遁光立刻再回成都。尋那婊子取樂。但是那裏還由他遁的了。啊。再試別的道法。一件也使不驗了。簡直回復了。二年前趕驃馬時的原狀。這才不由得有些。

慌急起來。心想怪道他給我五十兩銀子做旅費。若是還能借得了遁光。又如何用得這銀子。一時追悔不及。在石岩裏痛哭了一場。祇好步行。回四川來。行到了四川界。心裏忽然悟道。前年在永善縣茶樓上。師傅不是曾說和楊少伯是老友嗎。我何不就去重慶求少伯。請他替我對師傅求情。我自願改過。不再破戒。師傅或者看少伯的情面。肯再收我做徒弟。將道法還我。也未可知。想時覺得不錯。及至到了慶隆鹽行。將二年來情形對楊少伯說了。接着說要託少伯去求情的話。少伯初聽摸不着頭腦。後來問明了邵曉山的容貌舉動。才點頭說道。那姓邵的何嘗是我的朋友。他是我的恩人。我受了他的大恩。已轉眼十年了。祇因不知道他的籍貫和名字。就想報答他。都無從報答起。你教我去那裏向他求情。戴季璜問少伯曾受了甚麼大恩。少伯笑道。那得問你師傅才知道。戴季璜見少伯這們說。知道沒有希望了。覺得很傷心。又掩面痛哭起來。楊少伯看着他可憐。便說道。你此時痛哭也沒用處。你真能知道改過。不修道也不失為好人。你於今沒有生路。不妨就住在我這裏。衣食有我擔負。高興幫我做做小事。你師傅的神通廣大。若如道你誠心懺悔。或者再來收你去。也說不定。戴季璜到了這一步。那裏還有旁的道路可走。自然依了少伯的話。仍住在慶隆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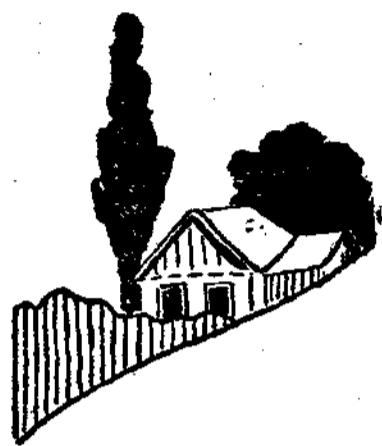
行。痴心盼望邵曉山再來收他。民國九年十月，下拿這回事問他。他不說甚麼，祇是吞聲飲泣。在下因事到了重慶，就下榻在離鹽行不遠的一個旅館裏。在朋友酒席上，遇了楊少伯。已人至今不過五十來歲，然而即令邵曉山再是六十多歲的人了。朋友爲述這件事，在下要來，他也不見得再有修道的勇氣了。看那姓戴的，次日居然到在下旅館裏來了。在

劇場笑史

王天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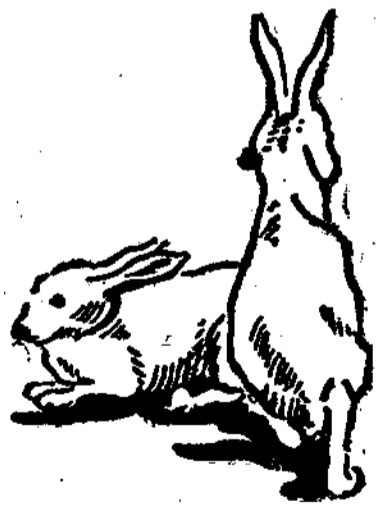
誰不說巴黎繁華，甲於天下。單說戲院一項，據最近調查，就有八十三所。一聲聲弦管裏面，不知藏着多少很伶俐，很狡黠的扒兒手。呵呵，說起扒兒手，可真令人發笑。有一天，一個很華麗的商人在一家戲院裏看戲，坐着三等坐位。那時臺上正是著名女伶菲荔茲娜演着莎士比亞的

小村情史。一個個觀客的視線。誰不是像釘子似的。釘在菲荔苡娜身上。這個當兒。商人陡覺有一隻摻摻玉手。伸向自己袴袋裏。一會兒又縮了去。商人吃了一嚇。忙到褲袋中一摸。一只金表。早和袴袋宣告脫離。商人着了急。四下一瞧。果然有個妙齡女郎。在他左側。便大嚷起來。女郎倒也乖覺。低低的向商人道。金表在我這裏。請你留我一些體面。別聲張出來。你可到我袋裏取去好了。商人那裏知道。伸手就到伊袋子裏去取。女郎突的大呼有賊。觀客們回頭一看。商人的一隻手。正在女郎的袋子裏。已被女郎緊緊握住。接着警察便走了來。把商人拖出去。商人直着喉嚨大叫。面上泛得白白的。等得剖明後。女郎已一溜煙走了。



探案
霍桑
我的婚姻

程小青



(四)

已有幾分把握了。麼這當然是霍桑的實話。決不會借此安慰我的。因為他既然整備着手偵探。一定已得到了什麼可靠的線索。我這時只得憑他去幹。不必胡思亂想。自尋煩惱了。於是。我吃過夜飯。就往青年俱樂部裏去消遣。一回臨行時。叮囑施桂。如果有什麼信息。可打電話給我。那晚雨脚仍絲絲不絕。俱樂部中的部員。因而減少許多。我剛走進奕棋室去。忽見那司事李潤蒼。又含笑進來招呼我。道：「包先生這裏又有一封信。還是上燈時候來的。」我接過一瞧。心裏又微微一震。原來那信面上的字跡。和日間接得的一封相同。不消說。又是那匪人寄給我的。當時我不露聲色。謝了一聲。就走到圖書室中。裏面果空虛沒人。因悄悄拆信讀道。

大偵探包朗先生此番總可以得一個教訓了。我勸你從今以後還不如偃旗息鼓換一種職業。那你還有成婚的希望。假使不然無論這一次事成畫餅你終身也許娶不成功妻子呢。哈哈。

我讀完這信不由的怒火勃發。那廝果真可惡。他既將佩芹誘騙藏匿。還敢作書戲我。真使人忍無可忍。但回想這兩封信。雖然虛張聲勢。差專人投送。却又都從俱樂部轉寄。不敢直接送到我們寓裏。也可以想見他的膽力大概。那人果真不出霍桑所料。乃是一個有智沒膽的人。不敢明槍交戰。祇得暗計害人。現在霍桑既已着手偵緝。少不得要落在我們手裏。那時我總要給他嘗些滋味。洩洩我此刻的怒氣。我一個人自譬自解。竭力要使我趨向樂觀的一途。可是一回念我意中人的安危。未卜方寸中總不能安寧。一回兒我重新回進奕棋室去。有幾個朋友見我悒悒不樂的狀態。便含笑說道：「包朗兄。你這幾天籌備婚事。忙得怎樣？」又有一個道：「我瞧你的顏色。似乎不但忙碌。還有些心不定呢。莫非新夫人有什麼條件要你遵守。你却有些爲難麼？」我含糊應了幾句。連忙把別的話岔開。我的心事說出來。難免要惹笑。那裏可以教人知道呢。我正和他們閒談的時候。忽有一個侍役走進來。叫我說有電話。我搶

步。走。出。預。料。這。大。概。是。施。桂。打。來。的。可。是。霍。桑。已。回。來。了。麼。或。是。有。什。麼。好。消。息。麼。等。到。握。着。電。筒。打。電。話。的。果。真。是。施。桂。我。大。喜。問。道。「施。桂。可。是。有。什。麼。信。息。麼。」施。桂。答。道。「正。是。有。一。個。好。消。息。在。這。裏。你。快。些。回。來。罷。」我。一。聽。但。覺。得。心。口。頭。別。別。亂。跳。慌。忙。應。道。「好。好。我。就。來。了。但。這。是。什。麼。消。息。你。不。妨。先。給。我。說。一。聲。」施。桂。答。道。「我。即。刻。收。到。一。封。掛。號。信。乃。是。高。佩。芹。小。姐。寄。來。的。」我。聽。了。這。句。再。不。敢。虛。費。一。秒。鐘。的。工。夫。忽。忽。走。出。俱。樂。部。來。叫。了。一。輛。車。子。回。寓。唉。佩。芹。有。信。來。了。這。可。見。得。伊。此。刻。不。但。沒。有。危。險。却。還。有。一。部。分。的。自。由。否。則。決。不。能。夠。寫。信。給。我。又。想。這。一。封。信。可。是。伊。困。厄。中。求。救。的。信。麼。如。果。如。此。霍。桑。雖。然。不。在。我。也。當。盡。我。的。能。力。無。論。虎。穴。盜。窟。總。須。將。伊。救。引。出。來。但。萬。一。那。信。出。於。別。人。的。假。冒。或。是。佩。芹。被。匪。人。強。迫。而。寫。的。只。是。一。種。誘。餌。的。作。用。要。使。我。一。同。入。圈。我。又。怎。麼。樣。對。付。呢。我。想。起。霍。桑。提。及。的。汪。銀。林。來。如。果。那。信。覺。得。可。疑。我。爲。妥。當。計。只。能。去。請。教。銀。林。派。幾。個。巡。捕。幫。我。去。救。應。我。坐。在。車。中。自。問。自。答。兩。點。陣。陣。從。車。篷。中。飛。撲。我。的。臉。上。竟。似。沒。有。感。覺。好。容。易。車。子。到。了。寓。前。我。付。了。車。錢。大。踏。步。走。到。裏。面。施。桂。立。刻。將。一。個。小。紙。包。給。我。我。雙。手。接。紙。包。時。覺。得。我。周。身。的。血。運。陡。然。間。流。動。很。速。這。不。是。一。封。尋。常。的。信。乃。是。一。個。小。小。的。紙。包。似。乎。

裏面還附着什麼東西。我一眼瞧在紙包面上，便見那左面的一行寫明孟納拉路高佩芹寄字樣，並且那娟秀的字迹一望而知是我心上人的手筆。決沒有錯。原來伊的手筆我見得多了。每次信來寫我的姓「包」字的最後一鉤，總喜歡寫得很長。這一個包字依舊如此。不過筆畫間略略有些屈曲。大概寫的時候芳心中總不免有些驚恐罷。但我敢確信這決不是別人能夠假冒的。我將紙包仔細捏捏，內中有一種堅硬的東西，不知道是什麼。隨即拆開包封裏面，却裹着許多報紙。我一層層的打開，希望發見一張信箋。老實說那時候我的手指都顫動了。我將紙展開到最後一層，斗覺得有一股冷氣從我脊梁上直瀉下去。爲什麼呢？這時我手指的觸覺已報告我紙頭裏面的東西乃是一隻戒指。等到將最後一層的紙撕開，果真是。一隻鑽石戒指。我斗的一呆，幾乎使戒指落在地上。一時間呼吸也急促起來。好似感受了什麼不可思議的電力。這就是我贈給佩芹的定婚約指啊。當三星期前我們在半淞園裏的柳蔭底下，我親手將這指環套在伊纖指上的。現在伊怎麼將這東西寄還我呢？論理這一隻約指既經退還，分明是悔婚的表示。難道佩芹竟和我決絕悔婚麼？我想決不會罷。然而退還約指又不是兒戲的事。到底有什麼用意呢？紙包中除了戒指以外，並不見有一張信箋。我又將

一張張包裹的新聞紙仔細察驗恐防有什麼暗藏的祕信但尋了一會都是些尋常報紙又失所望因思佩芹如果真個悔婚也應當說明原委現在單單將戒指退還顯見伊一定是受了匪人強迫的緣故並不是伊的本意試瞧那封面上屈曲的字跡就可想而知伊必定受了威脅心有所怖手指也禁不住顫動起來照這樣看伊現在的處境一定在匪人的掌握之中無論伊的自由完全喪失也許還有意外的危險那麼我豈能夠再袖手坐待麼霍桑此刻雖已在那裏着力進行但不知他進行的路途是否可靠我可惜不知道他的蹤跡否則和他通一個消息若能聯手辦事自然比較容易成功但無論如何我也應當整刷精神盡盡我的本分於是我將紙包的封皮仔細瞧瞧乃是第十一分局發出的打印的時間是四點鐘可知這指環付郵的時候在四點鐘前那時大概就是我和木林第二次問話的當兒現在我從那一個方向進行呢若到郵局裏去當然沒益還不如往高家去走一趟一則探探口氣二則也許可以知道霍桑的蹤跡以便追蹤上去問問他的消息究竟怎樣

(五)

我。到。得。高。家。門。前。不。覺。踉。蹌。起。來。了。心。想。見。了。敬。修。怎。樣。開。口。退。回。定。婚。指。環。的。事。可。要。和。他。

說明麼躊躇了一下就打定主意隨機應變先聽聽他們的口氣再說我走進門房木林一見是我彷彿怔了一怔面上也登時露出冷淡的神色我暗暗詫異但仍鎮靜着問道「你家主人在裏面麼我要見他」木林緩緩把他的頭搖了一搖低聲道「老爺出去了」我見他的態度似乎不願意我進去不覺盛氣答道「那麼你去通報太太說我要進見」木林沒法只得悻悻然進去我跟在後面私忖木林爲什麼有這種態度莫非悔婚的事果真是佩芹的本意並且伊的父母也已同意木林已聞得這個消息所以把這副面孔對待我麼然而退一步想這理想究竟太覺虛空未必竟成事實只是我神經過敏罷了不一回佩芹的母親傳言請我進去顯見我剛才的意想果然錯誤否則伊也許要拒絕我了。我見高老太的面容帶着憂色一見我便嘆口氣說道「這一件事實在是出乎意外的須知小女素性溫柔心腸又軟一聞得人家的慘苦憂痛便要感動這一次竟聽信了匪人落了他們的圈套害得一家人都皇皇不安正不知怎麼樣結果呢」我忙應道「伯母姑且別急我的朋友霍桑方才打電話告訴我已有了把握大概令愛不久就會安然回來的」高老太道「霍先生原這樣說過的但拙夫究竟放心不下夜飯都沒有吃此刻又冒着雨出去尋了」我問道「他往那裏去尋呢」

高老太道：「他說往佩芹的叔叔家裏去的。」我道：「他怎麼往親戚家裏去尋令愛，不是被匪人誘去的麼？」高老太道：「我們起先也這樣想，但霍先生另有一個理想，料佩芹也許往親戚家去，因他在三點過後的時候，在孟納拉路和成都路的轉角，上瞧見伊的，所以他——」我急攙言道：「那是他瞧錯的，令愛却沒有回來。」高老太道：「不，小女那時候確曾回來過一次，不過我當時沒有知道罷了。」我不禁詫異道：「伊在三點過後當真回來過的麼？但你們怎麼樣知道的？難道已有人證實了麼？」高老太道：「正是着門的木林瞧見的。」我突問道：「什麼他瞧見的？但我事後問過他，他却說小姐沒有回來，他竟打謊話騙我麼？」高老太道：「他不但騙你，並且也騙過拙夫。據他說，佩芹臨走的時候，叮囑他不要聲張，所以當拙夫回來問他，他也回答不知。直到晚餐時分，霍桑先生來了，我們又接得了佩芹的回信，霍先生重新叫木林進來，究問他才說出真話。」我這才明白，方才他這種狀態，原來就爲着說謊的緣故，有些內餒，但當時我竟被他瞞過，實在出乎所料。我接續道：「伯母不是說令愛出外以後來過一封信麼？」高老太點頭道：「正是，可是信中只寥寥幾句，據說要出去暫避幾天，叫我們不要着急，至於出避的緣故，容後再說。伊這種舉動，既是突然發生，信中又不

說明緣由。伊雖不要教我。我很着急。我們又那裏能夠安心不驚怪呢。我聽了這話。低頭把我從前的理想印證一下。覺得有許多已不成事實。因據現在的情勢論。似乎伊從張園出來以後。回來過一次。重新出去的。這可見伊的出行。出於自願。已和我先前料伊由於被匪人強迫的理想相反。那麼伊此刻在什麼地方呢。是不是和我理想中的匪人。在一塊兒。假使如此。當然也出於伊的自願。決計不是強迫的。再進一步推想。那寄還戒指的舉動。難道也是伊自動麼。我想到這裏。渾身不由的發冷。真像瘧疾發作時的景況一般。因為我的推想。萬一不幸而中。我的前途。真像漫漫長夜。一些沒有光明了。這時我當着高老太的面前。只能竭力忍持。不願把戒指退還的事實說出來。一回我又斂神抬頭問道：「那麼當令愛在三點過後回來的時候。伯母可曾見過伊麼。」高老太道：「沒有。我只知道伊在一點鐘模樣往永安公司去購東西的。到了兩點一刻。伊購物回來。我見過一面。後來伊什麼時候出去。回來又重新出外。我都沒有知道。」我道：「我聞木林說。令愛購物回來時。曾經接過一封信。這話也實在麼。」高老太道：「霍先生也問過他的。他說實在接過一封信。還說那信形式很大。有一個人專誠送來的。諒來不至於再會說謊罷。」我道：「那麼這一封信。伯母自己沒有瞧見。」高老太道：

正是我沒有見。但伊購物歸後，我聽見伊打過電話。我忙道：「唉，伊打過電話的麼？大概就是打給我的。」高老太道：「我聽見電鈴響過兩次呢，好像伊打過兩次電話。」我暗想：這兩次電話中的一次，一定就是施桂接到的那一次。但還有一次，伊又打給誰呢？況且伊起先既然打算和我商量，接着爲什麼又悄悄而去？至於後來的退還約指的舉動，更加不可思議。這裏面究竟有怎麼樣的祕密？我的腦筋實在推想不出了。這時我知道不便多留，正想告辭出去，忽然佩芹的父親回來，我只能略停一停，和他應酬幾句。他告訴我剛從他弟弟敬德那裏回來，佩芹却没有去過，並知道霍桑也到敬德家去打聽過了。但此刻又往那裏去偵探？他却不知末後對我說道：「包先生，你但放心，小女一時執迷，有這舉動，但伊的操守素嚴，決不致有什麼意外。現在霍桑先生既然盡力探問，不久一定可以得平安消息的。」我鞠躬應着，隨即辭別出來。原來那時候，我滿腹心事，却不能夠向他們訴說。他們雖竭力的安慰我，以爲佩芹決不會有什麼危險。這一着我果然相信的，但他們可知道佩芹的身體上雖然沒有遇險，伊的意志上也許已經發生了一種變動。麼？這種變動可以算得是我的致命傷。別說他們的說話，不論什麼都是不能安慰我的。因爲照現在的情勢，佩芹將戒指寄還給我，分明是伊自

已。作。主。的。但。伊。爲。什。麼。要。退。戒。指。呢。我。自。問。沒。有。待。虧。伊。的。地。方。伊。竟。突。然。悔。婚。情。理。上。實。說。不。過。去。那。麼。寄。戒。指。雖。然。是。伊。自。動。到。底。還。不。是。伊。自。願。大。概。伊。從。前。和。什。麼。人。有。過。交。誼。那。交。誼。也。許。非。常。密。切。已。到。了。論。婚。的。地。步。我。和。伊。締。交。不。久。所。以。沒。有。知。道。但。這。一。次。我。和。伊。訂。婚。的。消。息。被。那。個。人。聞。知。因。此。突。來。要。求。伊。毀。去。我。的。婚。約。以。便。和。那。人。重。續。前。歡。那。人。對。於。佩。芹。或。者。還。有。什。麼。把。持。事。物。佩。芹。就。只。能。聽。命。不。能。抵。抗。除。此。以。外。還。有。一。種。理。想。或。是。佩。芹。對。於。那。人。起。先。也。曾。傾。心。相。愛。過。的。後。來。因。事。離。異。這。一。次。那。人。一。聞。得。佩。芹。另。外。和。人。訂。婚。便。來。向。佩。芹。悔。過。認。罪。佩。芹。舊。愛。重。熾。便。舍。我。就。彼。這。樣。伊。所。以。退。還。戒。指。不。但。自。動。並。且。也。出。於。自。願。的。這。兩。種。假。定。的。理。想。乃。是。我。當。時。反。覆。推。想。的。結。果。私。忖。第。一。種。情。形。佩。芹。只。被。一。種。惡。勢。力。所。困。我。們。不。難。用。全。力。打。破。十。二。日。的。婚。期。還。不。致。搖。動。若。第。二。種。情。形。差。不。多。就。是。我。死。刑。的。宣。告。書。再。也。沒。法。可。想。了。那。麼。佩。芹。此。去。到。底。出。於。第。一。種。被。脅。呢。還。是。出。於。第。二。種。自。動。呢。我。又。想。到。在。安。愷。第。背。後。發。見。的。粉。紙。似。乎。伊。和。那。人。相。見。時。非。常。親。暱。這。一。個。回。想。真。使。我。不。寒。而。慄。了。



松耶柏耶

西神

從前交通不方便的時代往來山東直隸一帶的旅客無論是做官的奉着差使押解餉銀或是護送憲眷的經商的問候親友身邊略帶銀錢的總得聘請一位保鏢師父做護身符纔敢坦然首途無憂無慮要是不如此啊盜賊橫行伏莽遍地簡直是跬步荆棘失了些金銀珠寶還是小事動不動便要犧牲了一條性命所以凡是天涯游子無不談虎色變

一定要請鏢客保險方像有了泰山之靠甚麼事都不怕了因此保鏢的生涯著實不惡北地健兒也大半投身此中很有幾個出類拔萃的人物不愧英雄好漢可惜太史公之後沒有第二個人有著這種好筆墨不然替此中人做上幾篇游俠列傳龍門史筆慷慨激昂非但是為史乘增光寶刀烈士相得益彰也不至讓櫻花三島中人獨以武士道大和魂等的新名詞霸佔亞洲目空一切了

下閒文言歸正傳且說前清光緒中葉直隸滄州出了兩個名鏢師原是兄弟兩人哥哥喚做朱如松弟弟喚做朱如柏兄弟倆學的一身好武藝自小參拜山東少林寺裏的和

尙爲師。山東少林寺是中國有名的拳術大家。寺中規矩嚴肅，很不容易得其門而入。如果專誠前往學武，先到寺中知客僧那邊報名掛號，便有一個教師前來試驗。先驗他的體格，再驗他的忍耐力。若是生性浮躁，便認爲不能忍辱。負重不是擔負大任的人。這入學試驗，便算失敗了。好容易兩項都能及格，便給他排上一個名字。好像馮驩初到孟嘗君那裏，許他爲門下之食客。但是馮驩終日無所事事，可以彈彈長鋏，唱唱山歌。少林寺中初試及第的學生，却大不同了。第一樁事情是叫他去燒火、打鐘、掃地、燒飯、煮茶。原是出家人做慣的苦行事業，不道少林寺中的燒飯、勾當，却比別處寺院又大不相同。做小說的人曾經到過常州天甯寺去游玩，看見寺中的飯鍋比人家的浴鍋還要大些。燒飯的柴不是用一束一束的火把，是用整捆整擔的柴，儘著望竈門中直送進去。當時想這種規模真大極了。據說少林寺中還要比他加上幾倍燒火的火鉗，每把足有幾百斤重。平常的人休想動得他分毫。入學的學生能夠燒上一個月火，舉重若輕，便認他膂力及格。再行第二項試驗，便是挑水。我們單聽挑水二字，更覺沒有甚麼難能可貴之處。那知少林寺中那副水擔是用純鋼打成的，兩隻吊桶自然是重得可觀。那座水碼頭又是單用許多鐵樁疏疏落落的一根一

根堆成。因爲是鐵樁做的。所以滑不留足。因爲是一根一根疎疎落落相隔太遠。所以狹不容身。還要挑着那副純綱的水擔。飛奔上下。而且桶中的水不許有點滴落地。一定要像陰陽河中李桂蓮挑的那副擔子。旋轉如意。方能入選。這挑水的試驗。又難不倒他。便算水火既濟。這個人。便是有香火因緣。可以希望修成正果。不致身入寶山。空手而回了。寺中的方丈。特地爲他擇了一個黃道吉日。焚香燃燭。擊磬敲鐘。召集了全寺僧侶。舉行開堂大典。禮拜過菩薩。參過祖師方丈。再引他到一間祕密室。中室中空。無所有。只有四面粉壁。但是壁上却畫得一絲不漏。頰上添毫。栩栩欲活。把水滸傳上七十二天。罡三十六地。煞整整齊齊。一百零八個好漢。一齊畫上。差不多和凌烟閣畫功臣紫光閣圖名將一般無二。到了那個所在。自然令人發生崇拜英雄的思想。覺得英風颯然。靈爽若接。那位方丈用很鄭重很嚴肅的態度。對他說道。這是你終身大事。請你自己選擇。罷。譬如你喜歡射箭的。便皈依小李廣。花榮座下。喜歡泗水的。便皈依混江龍李俊。座下。或是情願做武行者。第二。或是要想做花和尚。再世都隨著各人的喜歡。最沒有價值的。要算是鼓上蚤。時遷。不過學學偷雞的本領。只好做一個小毛賊。到寺中學本領的人。誰也不肯幹這個勾當。不過水滸傳上的小賊。

畢竟和尋常的賊不同。單看他盜取那副鎖子甲。何等的伶俐。溜啊。所以方丈遇著。僅可升堂。難容入室。可與少知不可大成的學徒。便強迫他拜著。時遷為師。在寺中自然只好追陪末座。學成下山。無佛稱尊也。儘可顧盼自雄。咧。一經認定之後。方丈便照著那位梁山好漢的本領。盡心教他。也並不是方丈自己現身說法。自有寺中前輩老和尚。學著祖師衣鉢的分門教授。不過入學之始。一定要如此鄭重。其事的罷了。如松如柏兄弟。當時也照此固定的手續。一一履行。却又兄弟二人都皈依在神行太保戴宗座下。所以都學得一身飛毛腿。本領難兄難弟。第一個好像插翅的虎豹。一個好像騰雲的蛟

龍。越發所向無敵了。他們兄弟倆從小到老。約可分為三個時期。第一是復仇時期。原來他們的老子是。被一個土豪冤殺的。所以兄弟倆從小。便立志要做忠臣孝子。報仇雪恨。纔不惜歷盡千辛萬苦。嘗膽臥薪。到少林寺中去學成。這一身好本領。第二是豪橫時期。他們中年時代。受著不良社會的支配。惡劣環境所驅迫。黃金無賴。赤血有緣。白刀子進。紅刀子出。也很造下了幾樁彌天罪孽。但是逼著他們兄弟倆。做這種勾當的。自然另有。人負責。他們不幸。做著傀儡。還供人們的攻擊。真是有冤沒處訴。啊。第三是修行時期。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古來大英雄。大聖。大賢。都

有此一番經過。如松如柏兄弟倆跋扈半生。一旦幡然覺悟。立即悔過自新。雖然野性難馴。遇著地方惡霸貪污官吏。腐蠹紳衿。未免依舊要弄些狡獪。把他們捉弄一番。却也大快人心。隱寓鋤奸扶弱之意。未可爲他們晚蓋之玷。他們一生歷史。雖然有這麼三個時期。可分。但是他們所做的。事情又往往神出鬼沒。沒有意使人不可捉摸。弄得一件事發生之後。十個人中。倒有九個都猜到。是他們兄弟倆做的。不過究竟。是如松做的呢。還是如柏做的呢。却一時不敢武斷。又不敢說。他們兄弟倆是實行合作主義。道一聲松柏同春。因爲單單任憑那一個人。已經能夠做出這樣的希奇古怪的事情。若再兩

個人合作起來。那真要做孫行者大鬧天宮。咧。所以遇到了一樁重大的案情。大家都有肇事的人。非松即柏之觀念。松柏二字成爲一種口頭流行品。好像六朝時代烏衣門第一。第一要算王謝二家。王謝二家之下。便是陸姓和顧姓兩家了。所以當時凡是有客人來訪。主人一定先問道。是姓陸還是姓顧的。說順了。便單單只剩陸顧二字。現在江浙內地各處土語。尙有問誰人爲落家（讀如路葛猶言那個也）之習慣。其實即六朝時陸顧二字之轉音。滄州人在如松如柏不可一世的時代。社會上流行松柏兩字。也和陸顧二字一樣。這就可想見他們兄弟倆的勢力了。

現在我且把他們幾件小事情胡亂湊成一篇短篇小說。至於他們的磊落大節遺聞軼事我想另外替他好好兒做一篇傳記也。算是表章義俠呢。

一、半夜飛頭

辛漢英是滄州一個富戶也是滄州地方一名土豪他的同鄉背後談論起來都喚他土皇帝。他有了幾個錢無惡不作。家內養了一班游手好閒的人。雖然比不上戰國時候楚國的春申君齊國的孟嘗君魏國的信陵君趙國的平原君四大公子那般的豪侈。門下有珠履三千的食客。却也和水滸傳上柴進史進結交了一夥莊客。不相上下。平常最喜歡鬥雞馳馬。又喜歡

養西洋哈巴狗和一種和小馬差不多大的獵狗。我寫到這裏却亦想到一件事。前幾年歐洲大戰的時候。聯軍中編成一隊警狗。或是往來探報。緊急軍情。或是傳遞軍書。檄文。或是幫助紅十字軍做種種的慈善事業。着實建立下許多功績。有幾隻狗死了。聯軍主帥還替他築墓立碑。做了一篇很悲痛的誌銘。一時傳爲佳話。就是現在上海巡捕房中也有警狗的組織。不多幾時報上還載著一段新聞。說有兩個印度人犯了罪。幸虧捕房中一頭警犬嗅著足印引導捕役前去。纔能捉到破案。其實犬性通靈。古時早已利用他做種種事業。如黃犬傳書之類。至如打

獵。的。時。候。更。少。他。不。得。譬。如。隔。著。一。條。大。河。打。中。了。一。隻。飛。禽。或。一。頭。走。獸。有。著。大。河。攔。阻。可。望。而。不。可。即。獵。犬。便。會。泗。水。而。過。將。你。的。獵。獲。品。好。好。兒。的。啣。過。河。來。還。有。遇。著。危。急。的。時。候。發。縱。指。示。簡。直。可。當。他。一。員。大。將。所。以。書。籍。上。面。記。載。許。多。義。犬。的。事。蹟。和。漢。高。祖。所。說。功。臣。功。狗。的。譬。喻。真。是。一。些。不。錯。既。然。狗。有。這。許。多。用。處。怪。不。得。辛。漢。英。愛。之。若。命。常。常。化。了。好。幾。百。銀。子。買。一。頭。西。洋。名。種。吃。的。是。山。珍。海。錯。睡。的。是。玉。几。金。牀。許。多。的。窮。隣。舍。看。了。都。忿。忿。不。平。不。免。道。一。聲。可。以。人。而。不。如。狗。乎。面。子。上。雖。然。是。羨。慕。狗。的。榮。華。富。貴。養。尊。處。優。實。在。是。對。於。辛。漢。英。深。致。不。滿。之。意。說。他。重。狗。輕。人。和。衛。

懿。公。使。鶴。乘。軒。後。來。有。起。事。來。國。人。皆。曰。使。鶴。一。般。的。口。頭。輕。薄。却。不。料。如。松。如。柏。的。父。親。竟。因。着。這。事。送。了。一。條。性。命。原。來。漢。英。最。心。愛。的。一。頭。狗。全。身。黑。色。却。有。一。點。一。點。的。白。花。勻。灑。在。上。面。綽。號。喚。做。烏。雲。蓋。雪。如。松。如。柏。的。父。親。本。來。是。住。在。漢。英。隔。壁。生。平。最。愛。養。鳥。有。一。對。大。鸚。哥。紅。襟。翠。羽。善。學。人。言。寶。貝。得。甚。麼。似。的。不。知。如。何。却。葬。送。到。烏。雲。蓋。雪。的。腹。內。如。松。如。柏。的。父。親。便。到。漢。英。家。內。大。罵。了。一。頓。漢。英。喝。令。門。客。攢。打。剎。時。間。便。打。得。三。魂。渺。渺。六。魄。沉。沉。仗。著。錢。多。竟。把。一。場。人。命。關。天。的。官。司。輕。輕。了。結。毫。毛。都。沒。有。損。害。一。根。那。時。如。柏。不。過。六。歲。如。松。也。只。

得七歲耐著一腔怨氣直到十幾年之後學成武藝纔把這不共戴天之仇親手報復把漢英的一顆首級瀝血生祭供在他們父親的神主前面也可算天理循環報應不爽了講到漢英的遭殺却又很可憐的這天他和一位如夫人在花園內賞月開了一縷十年陳的竹葉青喝得糊塗爛醉睡到半夜那位如夫人起來更衣從玻璃窗上射進的月光底下舉眼向牀上一看漢英臥在血泊之中却少了一個頭顱再一看自己身上也染得像紅人兒似的血腥觸鼻嚇得拚命叫喊家人聞聲奔視却看見粉壁之上還用鮮血寫上一殺人者我朱如松也」八個大字那時正當半夜三更連夜報官請驗到

了天明地方官前來履勘冤有頭債有主况有親筆的供狀便吩咐衙役到朱家去捉人却只有如柏一個人睡眼矇矓出來應接問他如松何在說還是昨天到隣縣去賣布一天沒有回來便把如柏捉到衙門中去責成他交出如松殺人正犯那知這天隣縣也出了一件案子早上城門剛開的時節一個賣雞蛋的鄉下人挑了一滿擔的雞蛋進城叫賣却和一個做生意的人從城內走出迎面一撞把一擔雞蛋打碎得乾乾淨淨一個說有心衝撞一個說故意訛詐爭執不明便用起武來那個賣雞蛋的雖然是鄉下人粗手大脚禁不得那位生意人練就了一身好武

藝只消三拳兩脚便打得他頭破血流旁觀的人都替那賣雞蛋的抱不平蜂擁著到知縣衙門問做生意的叫什麼名字據供滄州人叫做朱如松昨天來此賣布不及回家因此一早便趕出城去接著囉囉囁囁的說了一大堆自己一毫不肯認錯縣官見他傲上無禮大發雷霆當堂判責二十板備文押回滄州交本管地方官依法懲辦當下便喚兩名差役一個叫張龍一個叫趙虎的押解如松直到滄州衙門恰值堂上正在追比如柏如柏本極口呼冤毫不知情現在如松經隣縣押解而回更給他一個強有力的證據比鐵還來得堅硬些他說我的哥哥既然是殺人正犯怎麼三更半夜在辛家殺

人天纔放亮又會到隣縣去闖禍難道他有分身術不成這分明是冤家有意誣陷請青天大老爺伸冤地方官給他們這般一鬧也弄得墮入五里霧中有些糊裏糊塗朱如柏固然一毫沒有殺人的證據連嫌疑犯也牽扯不上朱如松又證據充足不是殺人的凶犯既不是松又不是柏這案子究竟那一個主動呢雖然費了紹興師爺再三的研究漢英家屬幾番的哭訴結果終以莫須有三字不能定讞那位地方官又立志要做好官斷不肯濫用非刑冤屈平民那時又沒有甚麼福爾摩斯等大偵探替他偵查秘密便只得安慰屍親懸為疑案却讓如松如柏兄弟

倆道遙法外他們暗暗說一聲僥倖道我們學的神行術真不錯啊只消費一兩小時的奔跑便把一件人命重案消滅得無影無踪還把一班人弄得七顛八倒好像受了催眠術一般真教他們莫明其妙咧

二、小試其技

報仇一事自然是如松主謀居然出手得盧馬到成功隔了幾時如柏便對他老兄說道現在有一件小事讓我做弟弟的來試一下子罷這句話不打緊地方上却又要多事了滄州紳士中間要算姓彭的坐第一把交椅甚麼父子會狀兄弟翰林祖孫尙書叔姪榜眼一大串的官銜記也記他不盡單講現在那位彭二大人自

己雖只照例捐了一個候補道他的父親是禮部尙書他的兒子又做到雲貴總督他夾在中間人家都稱他夾板大人却是少年公子老封君真好福氣啊遇到令節慶賀的事家宴一堂滿牀牙笏遍地萊衣五世同堂賒賒濟濟比著郭汾陽的七子十八壻真要鬧熱多咧有一回這位彭二大人對著尙書公說笑道一家中的福分要算我做兒子的第一單拿父親來和我比較你的老子不過做了一任內閣學士比不上我的父親是堂堂禮部尙書你老人家的兒子那更不如我的兒子了你的兒子雖然算是一個紅頂花翎的道臺却是銅臭換來的祇可冠帶榮身真

是虛有其表。照著紈袴子弟的習慣。有了幾個錢。總得捐一個撈什子來裝裝門面。奉行故事。那裏趕到上我的兒子。建牙開府。煊赫一時呢。他這番說話。原想博老人一開笑口。和老萊子作小兒舞一樣的用意。尙書公聽了。果然掀髯一笑。舉觴盡醉。天倫真樂。誰也不羨慕他呢。這位二大人生平有一癖好。就是古董。秦金漢玉。破鐵爛銅。都是他的至寶。尙書公有一御賜的白玉斑指。是件無價之寶。傳給了他。作爲傳家珍玩。二大人天天戴在手上。一天在茶館中品茗洗面的時候。除了下來。忽然遍尋無著。二大人一怒之下。只消送張名片到衙門中去。害得一班吃公事飯的。忙得屁滾尿流。查了多時。不能破案。地方官礙著二大人面子。懸賞緝拿。一面限期。追比公門中人。會議之下。斷定這件事。十分之九。是朱如松如柏兄弟倆幹的。別人也沒有這般膽量。那時正是兄弟倆橫行時期。和官中人互通聲氣。大家知道這兄弟倆。是不可輕犯的。便上門和他情商。請兄弟倆幫他們一回忙。不要累他們屁股遭殃。兄弟倆一口答應。說事情是如柏做著頑的。明天二大人喝茶的時候。仍在茶館內奉還原物。便了。不過地方官所出五百元的賞格。却一文不可少。必須銀物兩交。衆人啫啫而退。連夜稟告二大人。明兒二大人坐在茶館之內。兩個差役拿著五百塊現洋。侍候在旁。

邊照二大人的定計等如柏送斑指的時候便把他縛下送官重辦到了約定的時間那裏有如柏的影子不過對面座上却來了一個闊客翩翩年少戴了一頂貂帽穿著青種羊的袍子獐獠猴的馬褂顧盼非常儀容端穆喝茶的當兒偶然吐一口痰恰巧吐在二大人狐皮袍子之上二大人正待發作這位貴客趕著立起來賠罪還在身邊掏出一方絲巾俯下半身給二大人袍子之上抹去了那口痰痕二大人看他溫文爾雅倒也不能再說什麼抹完之後那人便。在。身。邊。取。出。一。張。名。片。放。在。二。大。人。面。前。說。了。一。聲。幸。會。幸。會。多。多。得。罪。請。勿。見。怪。便。揚。長。

而。去。二。大。人。看。他。的。名。片。正。寫。着。朱。如。柏。三。字。正。在。羞。憤。交。集。却。見。家。人。呈。上。一。封。信。拆。開。一。看。又。是。朱。如。松。寫。的。信。內。說。原。物。已。由。舍。弟。奉。還。尊。靴。之。內。賞。格。五。百。元。代。作。賒。濟。貧。民。之。用。二。大。人。讀。完。了。信。伸。手。一。摸。靴。中。果然原物具在問兩個差役手中的銀錢何往他們因著二大人和少年寒暄問話的時節暫時放在桌上不知又早已不翼飛去二大人呆了半晌方歎了一口氣說道松啊柏啊瞧不出你們倆的本領很有些像外國小說上說的大偵探呢



胡安探案

浜內之屍

徐恥痕

我哥哥胡閑他是掛牌的私家偵探。可是他的探案本領實在不濟。人家委託他的案子沒一次有好結果的。要論他的思想還算靈敏。不過心粗些。遇到複雜的案情不肯仔細推究。而且自信力太深。所以往往就在這上面出毛病了。我雖不做偵探。然而也很喜歡研究這一道。看見我哥哥時常失敗。很有些忿忿不平。每想代他辦一兩件離奇的案子。給他掙掙場面。可是總遇不着機會。湊巧今天他剛到蘇州去。就有一位姓鄭的主顧來了。這正是我挺身出馬的時機。不免就去走走。

鄭家住在躍龍浜。離我們寓所很近。我走到那裏。看清了門牌。只見門口立了兩個警察。我投了名片進去。不一會裏面走出一位將近五十歲的老者。岸然

道貌。愁鎖雙眉。把我讓到東廂房客室裏坐下。問道。閣下便是大偵探胡閑的令弟胡安先生嗎。我說不敢。他又道。舍下的這件案子。真奇特得很。待我來詳細的告訴你。我說且慢。我要先問你幾句話。你家不是出的人命案子嗎。他說是的。我道。死者是你什麼人。現在屍身在那裏。你可曾報告警署。已經相驗過沒有。他說。警長一早就來相過了。死者是我家請的一位教書先生。他本是死在水裏的。不料檢驗吏相驗之後。說死者身上傷痕甚多。明明是打死了。而後把屍身遺到水裏去的。他家屬聽得了這話。便硬說是被我家所害。先生。我們賓主的情感。素來極好。決計沒有害死他的道理。這真是天大的冤枉啊。現在屍身還在河灘上。沒有收殮。我領你去看看。好不好。我說好的。於是便起身隨他從客室裏出來。他家住的是兩進舊式房子。中間一個小天井。我們走過天井的時候。看見一個十一二歲丫頭模樣的女孩子。立在牆壁外面。好像預先在那裏竊聽我們談話似的。見了我。便一溜烟跑入後進右首的房中去了。我們穿過堂屋。出了後門。便是一條已經淤塞的河浜。浜內約有二三尺深。不大清潔的水。那時死屍已搬到岸上。屍旁坐着一個中年婦人。哀哀哭泣。鄭老告訴我。就是死者的母親。其餘還有十來個看熱鬧的人。七張八嘴的在那裏猜測致死之由。我也不去細聽。俯下身。在屍體上。

詳細察看果然見有好幾處傷痕咽喉間一條紅印最深顯見是兇手力扼其吭因而斃命的。這時鄭老從石塔上拾起一條半舊的毛巾一塊用剩的肥皂拿給我。我看道：「先生你看這許多東西都是與屍身同時在這裏發見的。這就可證明死者是因爲洗毛巾一時不慎落水淹斃的。」末……這時我正把那塊毛巾接在手裏覺得一股香氣直冲鼻觀心裏一定神。鄭老的話却沒有聽得清楚。搭訕着說道：「這裏我已看過了。到裏面去坐着再談罷。」一壁說一壁舉足沿河向右面走去。屋盡處便是一個小院。落推開院門見裏面栽着幾色花草。由這裏直通前進。便不必再打後堂。經過昨天夜間本下了幾點微雨。我仔細察看地下並沒有一個脚印。走到前面屋裏。鄭老指着西首兩間說道：「我們就在這書室裏坐罷。」我點點頭。跟他走進。去裏面縱橫擺着幾張書桌。桌上堆了些論孟一類的書。再進去便是臥室。這室內光線很不充足。鋪位倒有五六張。靠後壁本有兩扇短窗。這時却緊緊關着。我便走去推開來。頓時氣象一新。從窗內望去。恰和後進西房的窗戶對個正着。而且兩面的窗都砌得很低。當時我心中忽起了一種幻想。假使有人從這窗上爬出去。儘可再把那面的窗戶撬開爬進。倒是很容易的事。既而又想。這是於案情上沒有關係的。不必去研究他。回頭問鄭老道：「死者就住在這裏嗎？」鄭老搖

鑽道。這是學生的宿舍。他的舖還在前面廂房裏咧。說着又領我走去。我到那面一看。共總是兩張舖。上首一張被褥摺疊得很整齊。對面一張帳子掛了半邊。被窩也沒摺好。我無意中撩起帳角。忽見邊緣上印着一個很鮮明的血指印。再看到被褥上也隱約有些血跡。心想這倒不可疎忽。都是極重要的證據。啊。便用剪刀把那個血印剪下。藏在大衣袋內。那牀前是一張方桌。桌上雜亂無章的攤了些書報。一隻玻璃盆內堆了一堆碎磁片。好像是新打破的茶碗。地上還落了幾片。我益發檢了起來。低首看見牀底下拋了一支點去半截的洋燭。我順手拾着問鄭老道。你家電燈機關壞了嗎。他道。不是的。此地電燈十二點鐘過後便熄了。所以不得不用洋燭預備着。我道。這屋裏警長大約也來看過了。那張杌櫂是什麼時候倒在地上的。鄭老道。警長和偵探長都在這屋裏察看了好久。杌櫂早晨就是如此。據警長說。這都與本案大有關係。所以我未敢移動。等你來看過的。我又問道。你不是說學生都宿在後面嗎。那末他一個人要設兩張舖。作甚。鄭老道。這一張是預備我家親戚或是他的朋友來住的。因為我家房屋少。後進的東房是我的房間。西房是小女和傭婦的房間。其餘便沒有閑屋。所以昨天舍甥來也是宿在此間的。我急忙問道。令甥昨晚也住在這裏的嗎。他叫什麼名字。現在那裏去了。

鄭老道他叫汪叔良警長說要帶他署裏去問幾句話連我家玉官和幾個附學生都被帶去了我聽着點點頭想警長這一着倒不錯不過怎麼一個極重要的證據血指印都沒瞧見也可見得偵探長的疎忽了因道你現在不妨將出案的始末細細告訴我讓我好着手偵查鄭老皺了皺眉道先生我實在疲乏極了我們吸一回烟再講可好我說也使得於是他便走到門口喚了兩聲「春蘭」便見先前那個竊聽的丫頭走出來問什麼事鄭老低聲向他說了幾句話丫頭答應着去了此時我靠在藤椅上閉目凝神暗想此案的先決問題即在毆斃與淹斃照現在情形看起來無論傷痕顯露就是那浜內二三尺深的水也決計淹不死人至於那毛巾肥皂更有可研究的價值我看這裏晾着兩塊洗面毛巾都是三角牌的我剛才假意拿着揩手嗅了一下並沒有一些香味那塊却是鐵錨牌的而且香得很烈這就可見非死者素用之物我正想到這裏耳畔忽聽得一聲「先生吃茶」這聲音粗而且濁我睜眼一看却是一個三十餘歲的傭婦濃眉巨眼粗膀大腰一手託着茶盤顛巍巍立在我旁邊那雙弈弈有光的眼睛不住地向我臉上睜視我一面叫伊放下茶盤一面暗暗納罕想鄭家爲何用這種蠢人服侍這當兒鄭老又開始他的談判了他道先生我有一個女兒今年十八歲一個兒

子才十三歲。妻子是早已亡故了。我生平最相信功名。最反對洋學堂。所以兒女教育。都是請先生在家裏教授。往年的先生。是我的幼年同學。不幸去歲死了。他垂危時候。荐了他一個受業門徒給我。說是品學俱佳。我信了他的話。今年便請了來。這位先生姓馮。號秋山。才二十六歲。學問很好。我因他年紀輕。爲避嫌起見。便把小女停了學。但是馮先生獨教我一個兒子。未免太寂寞。便又在外邊收了幾個附生。馮先生學規很嚴。這是我極贊成的。昨晚。上罷夜課。我把舍甥送到這裏來睡覺。大家還談了一會。天不料。今晨張媽起來。開後門。就看見這種慘事了。鄭老說到這裏。忽然指着窗外。說道。玉官等。倒都回來了。看有什麼消息。沒有我抬頭一看。果見走來四五個。十餘歲的學生。內中一個最長。大概有十七八歲。已是成人模樣。他們見了我。似乎都有些驚訝。一個肥白可愛的孩子。指着。我問鄭老道。阿爹。他是誰。鄭老拉着他的手。道。他就是胡大偵探來替馮先生偵緝兇手的那孩子。重復看了我一眼。撇着嘴道。馮先生淹死了。的要末去緝鬼。咧。鄭老恐怕我見氣。連忙搭訕着道。玉官。叔良哥哥。怎麼還不回來呢。那孩子道。叔良哥哥嗎。警長說他是嫌疑犯。於今已押起來了。鄭老聽了這話。吁了一口氣。對我道。先生。天下的事。冤枉真多啊。我家那外甥。恂恂儒雅。就叫他殺隻雞。也不敢那裏能生打。

死人說着幾乎要哭了出來。我安慰他道：不是這樣說的。辦公事的人照例有一定的手續。令甥雖不是兇犯，然而嫌疑兩個字總免不了。就是我辦這案子，也須在他身上着眼。因為這房間裏，昨晚只有他們二人。啊，鄭老道話雖如此，可是舍甥決非殺人兇犯。這是我可以身家擔保的。請先生萬萬不要疑心。我點點頭，這種話本不可認爲有價值的信條。不過鄭老的確是篤厚長者。他既說得如此鄭重，未嘗不可當參考的資料。我和鄭老談話的時候，那班學生都立在旁邊靜聽，而且不住的拿眼睛睜着我。有時我偶爾一瞬，他們便又立即避去。好像有些怕我似的。我無意間指着那年長的問道：你叫什麼名字？他聽了我這話，不覺向後退了兩步。半晌也不答言。這一來，我倒有些疑心起來了。緊逼上一句問道：你叫什麼名字？家住在那裏？在此地讀書幾年了？不妨告訴我啊。他這才囁囁着說道：我叫許朗生，住在西門會館路。來此讀書已經六年。剛說到這裏，忽聽得外面一陣亂嚷。原來馮家已買了棺木來收殮。鄭老慌忙出去料理。我便繼續問道：你家離這裏不遠，可時常回去？已經娶過親，沒有他聽我問他娶親的話，不覺臉上一紅，旋道：我並不常回去，親也還沒有訂咧。我道：馮先生昨晚睡覺的時候，你們都已睡了嗎？他道：我們睡在牀上，還聽見他和汪先生講了不少時候的話。敲過十一點。

鐘我就睡着了。後來彷彿聽見有桌椅相撞的聲音。但是睡夢中也不知在什麼地方。直到今晨五點多鐘。張媽在後面鬧起來。我才驚醒起身。看見這裏房門虛掩。推開門來。只見汪先生一人睡在牀上。馮先生不知那裏去了。地上還擱破一隻茶碗。我把碎磁片擄掇在茶盆內。然後把汪先生也喚醒了。同到後面去。那知竟出了這個亂子。咧。我道你們出去。看見大門和前進的後門都關好嗎。他道大門門得緊緊的。和往日一樣。後門彷彿也是門好的一時却記不清楚了。我見他對答尚還清晰。便道好了。你到後面去。把那個叫「春蘭」的小丫頭喚了來。我要問他幾句話呢。朗生聽說便轉身走了出去。這時那幾個學生早已到後面去。看着殮屍房中。祇賸我一人。我便略為搜檢。也搜不出什麼證物。後來忽在書護中發見一張信箋。上面字跡娟秀。知為女子手筆。我不暇細看。搥在衣袋內。重複走到後房窗口。看天井內都是青石鋪成。上面縱橫有許多泥印。也辨不出長短大小。據鄭老說。對面就是他女兒的臥房。這時窗門緊閉。素幙低垂。然而窗檻上却有兩處新破裂的傷痕。我很為疑怪。再看着這邊窗沿上光潔如新。像是纔經揩拭過的。而窗門兩旁則又附着不少的灰塵。并且還有好幾個手印。我至此胸中愈起了一陣疑雲。想此案與鄭老的女兒一定大有關係了。轉身見朗生已同着春蘭。

進來。春蘭見我似乎很爲蹊促。我知他這是因我先前撞破他竊聽的原故。便揮手令朗生退出一面笑嘻嘻地對他道：你是服侍你家小姐的嗎？他說是的。我道：你家小姐讀書嗎？他道：小姐本來讀書的。因爲王先生死了，今年不讀了。不過有時在房裏自己也還讀讀呢。我道：他讀到不明白的地方，什麼人教他呢？他聽了這話，向我看了一眼，扭頭笑道：我不告訴你。我想作怪這丫頭倒調皮得很，不得不用點手段對待他。咧隨帶笑擦着他的辮梢，說：春蘭，你的頭髮多們好啊！唉，可惜這支水鑽夾針太不時式了。我家裏開的珠寶店，明天拿一支愛司式珠子穿的來送給你，好不好？春蘭朝窗外望了望，低聲道：先生真的嗎？馮先生本來也說買一支珠子的。送我的，可惜他又死了。我道：哦，馮先生的夾針就是送給你的嗎？他前天在我們店裏定購了兩支，共總五十八塊錢。一支送你那一支，一定是送給你家小姐的了。春蘭看我一眼，嘆味笑道：那裏來的話？我家小姐首飾多得很，誰還希罕他的呢？我故意昂着頭，淡笑道：你不要扯謊。我都知道了你家小姐不是要馮先生教字的嗎？不是常常寫信給他的嗎？他們交情很好，那夾針不送他又送誰？你不信，我拿證據給你。看說着，便從袋裏摸出那張信箋來。他一見便現着驚異色道：哎，喲，這是前日我送給他的。你從那裏得來的？我道：前天馮先生給我，看被

我藏起來的春蘭道。那麼他和我們小姐的事情都告訴你了嗎。唉。他還在小姐面前撒謊說。什麼人都瞞了呢。我道。他也常到你小姐房中去嗎。春蘭道。怎麼不去。昨天晚上十一點鐘還在那邊的我聽了心上霍地一動。追問道。他從那裏進去的。什麼時候才走。你都曉得嗎。春蘭道。進去是開的窗。這是走慣了的。什麼時候去。我却不曉得。因為我嫌張媽骯髒不高興。和他困。讓他睡在下面。我一個人睡在閣樓上。十一點鐘敲過。我就睡着了。後來好像聽得有什麼東西擊觸的聲音。然而睡夢中却不知在什麼時候。我又問道。那汪先生你也認得嗎。他道。認得的。從前他也常到我家來。現在却來得疎了。聽說我家老太爺作主要把小姐嫁給他。所以他有些害羞。咧我道。你家小姐不是說要嫁給朗生的嗎。怎麼又要許配汪先生了。春蘭縴着眉道。那是小少爺的癡話。爲這件事。小姐不知和少爺吵過幾次了。當初同在一起讀書的時候。原是大家要好。後來漸漸大了。小姐曉得朗生家裏窮。就不大和他親近。也是前世裏緣法。少爺偏生和他好。硬要教老太爺把小姐許給他。朗生也好似着了迷。挨在這裏幾年不走。剛說到這裏。忽聽得後面大哭大嚷。中間還夾着鄭老忿怒的聲音。漸漸要嚷到前面來了。我連忙把春蘭支開。起身走出去。原來死者的母親看見兒子已經收殮。恐怕冤抑難伸。正在揪住。

鄭老拚命許多人勸不住。我也上前安慰了他一番。允許三日內替他破案。好容易才勸得伊放了手。我把鄭老扯到前面屋裏說道。這案的內容很複雜。我現在就要出去和令甥會談一下。明日再來給你回音罷。鄭老淚眼盈盈顫聲答道。寒家不幸遭此意外。還要仗先生大力替死者洗冤兼替舍甥剖白。那就存歿均感了。我給他這幾句話。幾乎也要把眼淚說出。勉強安慰了他幾句。告辭出來。一壁走。一壁想。馮秋山的死於打死於水。這兩層已經不成問題。現在所應當研究的。就是叔良的嫌疑和行兇的所在。據朗生說。十一點鐘還聽見秋山和叔良講話。春蘭又說。十一點鐘在他小姐房裏。這在時間上已發生衝突。也許是春蘭夜深渴睡少聽了一下。亦未可知。但就假定春蘭誤聽了。也不過相差一點鐘。這一點鐘之間。叔良未必睡着。秋山怎樣脫身的呢。或者叔良睡在牀上。正想着什麼心事。假寐無言。秋山已當他入夢偷偷出去。叔良心疑。便也躡足跟出。在窗外窺悉隱祕。以爲秋山汗辱自己的未來。妻子一時妒忿。交加又不得其門而入。便向窗上揮拳猛擊。想破窗進去。秋山不知誰何。吃了一嚇。恐被東房裏鄭老聽見。乃奮身躍出。恰與叔良相遇。二人且搏且走。攪到前面房裏。秋山氣力已盡。跌倒在地。被叔良抗住咽喉。因而致死。叔良爲避罪計。乘夜遺屍河濱。這一層理解。在秋山臥室中。

凌亂的跡象。上看起來和朗生聞得的聲音相引證也還說得過去。不過那兩面窗上的痕跡和毛巾肥皂又怎樣安放呢。況且叔良也是一個文弱書生。決沒有深夜遺屍的胆量。縱使有此胆量。決沒有這般氣力。然而這也不能確定。或者他預先知道秋山與鄭小姐的情史。懷恨在心。蓄意謀害。昨晚約了同黨埋伏在外。等到秋山從後屋逃出。他便開門將同黨放入。幫同行兇。安箇妥貼。然後再令逸去。也是容有之事。然而由前屋到後面去不走。後堂必須打西邊院裏經過。怎麼地下一個脚印。又沒有呢。除掉這一層。就要算朗生最可疑了。朗生既醉心鄭小姐。對於伊的行動。當然十分注意。秋山和伊的關係。決無不知之理。因之醋海興波。演出這場慘劇。所不明白的就是他和叔良是否合謀。倘若是合謀的。那就更無疑義哩。我想到這裏忽然失笑道。我真呆了。放着現成的證物。不去研究。却在這裏亂想。於是喚了一部街車坐上。叫他拖向警署。一面從袋內摸出那張信箋。只見上面寫道。

所事應速進行。老父對姑家心頗熱。聞明日又將招叔哥來。或有不佳之消息。君始終不啓齒。將欲使老父以愛女送君耶。君所慮雖是然。非萬無挽救之方法。明晚得間請來一談。當有盡策。益君惟須注意惡魔。彼近日似已察破我等之秘密。頑弟蠻劣殊可恨也。妹婉白。

我剛剛看完。車子已在警署門口停下。這警長是我哥哥的好友。我也和他會過幾面。門警投了片子進去。不一會。請在客廳裏相見。我說明來意。警長極表歡迎。並介紹了他們的偵探長給我。以便合力共作。我乘便請與叔良一面。警長也欣然許可。隨教偵探長領我進去。我剛跨進柵門。忽聽得耳畔呼道：逸度兄，你也來這裏做什麼？我抬頭一看，不禁訝道：你不是小竹兄嗎？爲何在此啊？他未及回答。偵探長屢言：道他便是鄭家案內的嫌疑。要犯汪叔良呀。我聽了不懂。因爲小竹是我中學校裏的同學。相處兩三年。從沒聽他有過叔良的名字。他的品性。我知之最稔。再謹慎。沒有的。因對偵探長說：要求暫時恢復他身體自由。偵探長答應了。我把他同到一間靜悄的小室中坐下。先把來意告訴他。然後問他道：這件事你究竟與聞不與聞？平白地又把名字改掉。是爲什麼原故？小竹發急道：我的性情。你還不知道嗎？我和馮秋山素無仇隙。這種傷天害理的事情。我敢與聞嗎？至於叔良這個名字。本是我小時的乳名。止有我家裏人和幾家老親戚曉得。後來進了學校。就取了小竹二字。所以外面沒人知道。咧。我道：你既未與聞。儘管放心。自有我替你洗刷。現在請你把昨夜的情形詳細告訴我罷。他道：我舅舅昨日打發人來喚我。說要和我商量什麼要事。我下午五點鐘到他家裏吃過夜飯。他留我住宿。

我因爲不知他要和我商量什麼事。還沒有談起。所以就住下了。黃昏時一班學生讀夜書。我和舅舅秋山在一處閒談。敲過十點鐘。才各自安睡。我有一個脾氣。睡在牀上。一定要看書。否則萬萬睡不着的。昨天晚上。我照例拿了一本秋雨簾隨筆。在牀上看。但是秋山不知心裏有什麼事。東一站。西一摸。也不和我講話。只是不睡。我心裏雖然奇怪。又不便問他。後來他掀開我的帳子。見我還未睡着。頗露着失望的樣子。立了一立。很躊躇的對我說道。今天我有幾個朋友。約准了。晚上到花巧玲家去打牌。我因爲你在這裏。又不便丟下你。獨自去。倘若不去。又失了朋友的信約。這件事。倒有點爲難。咧。我素來是惡嫌嫖賭的。聽了他這話。心頗不以爲然。然而我和他交情淺。又不便阻止他。忙道。你有正經事。儘管自便。我這裏是來慣的。不用你奉陪。這句話頗有怪他的意思。然而他並不以爲怪。欣然向我道。那末。請你先睡。我到那邊看。如可規避去去。就來說着。便轉身去了。我當時懶得起身。也沒有注意他。有沒有開大門。祇暗想。這人可算是下流極了。這是什麼時候。還要出去幹這種荒唐事。我早知如此。也假裝睡着。免得他在這裏打磨。旋了。我看了一回書。不覺沈沈睡去。矇矓中忽聽得有巨大的響聲。我驚醒了。睜眼一看。那時電燈已滅了。接連又聽得拍的一響。我辨了辨。方向好像。在後面天井裏。

便。揀。一。個。認。識。的。學。生。喚。了。兩。聲。不。見。答。應。我。想。這。些。孩。子。怎。這。樣。癡。睡。倘。若。賊。來。了。把。人。還。要。偷。去。呢。一。面。想。一。面。便。披。衣。起。來。當。上。床。時。候。本。看。見。桌。上。有。一。支。點。剩。的。洋。燭。的。這。時。我。便。伸。手。去。摸。不。料。一。隻。手。剛。觸。着。洋。燭。一。隻。手。却。把。一。個。茶。碗。碰。倒。連。忙。縮。轉。觸。洋。燭。的。那。隻。手。來。搶。茶。碗。只。聽。得。嚙。啣。一。聲。茶。碗。已。攢。在。地。下。攢。碎。了。再。去。摸。洋。燭。早。已。不。知。去。向。我。心。上。頗。有。些。懊。惱。也。不。知。這。是。什。麼。時。候。秋。山。還。不。回。來。自。己。既。在。這。裏。深。夜。聽。得。這。響。動。又。不。能。不。出。去。看。看。祇。得。在。暗。中。摸。索。心。想。祇。要。把。這。裏。房。門。開。了。後。面。窗。戶。裏。總。該。有。些。亮。光。透。進。來。便。舉。足。向。前。祇。因。心。慌。了。一。點。一。腿。剛。碰。在。杌。凳。上。把。杌。凳。碰。翻。頓。時。我。的。腿。上。也。痛。得。發。勉。強。退。到。床。邊。坐。下。用。手。去。一。摸。覺。得。濕。津。津。的。知。已。出。血。我。這。時。真。恨。極。了。又。下。死。勁。的。喚。麻。了。兩。聲。仍。不。見。答。應。我。也。沒。法。想。聽。了。一。會。並。不。見。動。靜。腿。上。又。痛。不。可。耐。便。仍。舊。睡。下。好。久。才。睡。着。了。直。到。今。天。早。晨。那。邊。學。生。來。喚。我。才。知。道。秋。山。出。了。變。故。這。不。是。很。奇。怪。的。事。嗎。我。聽。他。說。完。才。明。白。那。臥。室。內。的。紊。亂。情。形。和。蚊。帳。上。血。指。印。的。由。來。又。問。道。你。對。警。長。也。是。這。番。話。嗎。他。道。自。然。是。這。番。話。因。爲。這。都。是。實。情。要。教。我。更。改。一。句。也。不。能。的。我。看。他。說。話。的。時。候。言。爽。氣。促。足。以。證。明。他。心。中。的。委。屈。便。道。我。已。明。白。了。你。不。要。性。急。再。到。那。邊。去。登。一。回。

等我破了案再同你出去。小竹氣忿忿地道：「這事是有關名譽的不等。到水落石出就是請我出去。我也不出去啊。」我向他笑了一笑，作別出來。警長問我有什麼意見。我道：「汪叔良雖犯着絕大的嫌疑，我敢斷定他是沒有罪的。」警長驚道：「何以見得呢？」我道：「現在且不必辨證，請你派八名警士給我，去把兇手捉了來，自然明白了。」警長見我不說出原由，頗有些躊躇。偵探長也道：「從各方面看起來，汪叔良不是主犯，或者可信。要說是毫無干係，恐怕說不去吧。」我笑道：「不論他是正犯，從犯，現在且不釋放他，一面到那邊去捕人，倘若捕錯了，都由我一人負責。」警長見我說得堅決，也就首肯了。我同偵探長帶了警士，來到鄭家，一逕走入書室，見朗生和幾個學生正在那裏收拾行李。我叫警士把他們看住了，不要放走一個。然後走入後堂，與鄭老相見。鄭老問我可曾會過叔良，我說會過了。現在此案已完全解決，與令甥並沒有關係。謀害者却另有其人，祇因證據未齊，現在還不便宣布。我還有一個冒昧的請求，要和小姐一面問他幾句話哩。」鄭老驚問道：「這事與小女也有關係嗎？」我道：「略為有點牽涉，但也許是我的錯料，祇要當面一質證，便知端的了。」鄭老聽了這話，怒形於色，隨叫春蘭去把小姐喚出來。不一會，春蘭走來，道：「小姐說他做的事，他都不抵賴，倘若要他到公堂上去，也可以馬上隨去，就是陪着。」

馮先生死他也情願的。我道那更好了。就請他出來。隨我走一趨罷。春蘭復翻身進去。旋見門帶一掀。鄭小姐穿着一身素淨衣裳。果然隨着春蘭出來了。我看伊丰姿倒還楚楚可人。兩目紅腫。淚痕猶漬。向我微微鞠了一個躬。我起身對鄭老道。幸恕唐突鄙人。此來是奉着警長之命。於今便要去覆命了。請老先生不必擔憂。有我在那裏。決不難爲小姐。並且要設法替伊保全名譽。說着向門外做了一個手勢。偵探長便帶了警士進來。把鄭小姐張媽和春蘭朗生等一齊簇擁而去。鄭老此時已氣得面色發青。只是搓手頓足。又向我道。先生這是那裏說起呀。我家世代清白。不料到我手裏。却出了這種敗壞家聲的賤婢。請先生轉語警長公堂之上。不必留情。依法懲辦就是了。我勉強安慰了他幾句。不再耽擱。隨雇車趕到警署。那時警長已把朗生等問過口供。朗生起初還不肯招承。無如那幾個小學生經不起恐嚇。已說了出來。朗生也只得直供了。原來秋山和鄭小姐秘密往來。朗生知之已久。無法抵抗。遂想暗中重重的打他一頓。使他不敢在這裏教讀辭館而去。又慮一人力不能敵。乃慫恿一班小同學那些小學生。本無定見。平時受了秋山的夏楚原懷着滿腔怨毒。今見朗生出頭相約。亦樂於相從。昨晚秋山出去的時候。朗生還未睡着。伏在窗眼裏看着秋山在那邊越窗而進。登時妒嫉怒高十

丈輕輕喚醒諸同學穿好衣服一個個從窗上爬出再將那面窗戶打開盪擁而入那時房中電燈已滅鄭小姐祇當盜劫因爲私藏秋山在內不敢聲張秋山更是手足無措被一班小英雄揪倒在地拳足交加朗生恐怕他呼喚便一腳踏住他胸脯一手扼住他咽喉等到秋山不動彈了才放手而去當時本不知秋山已死所以大家都歡天喜地的回房安睡祇把個鄭小姐嚇僵在牀上多久也不敢下牀還是張媽胆大起來點了燈看看秋山直挺挺的倒在地板上嘴唇邊血水直流摸摸胸口已是冰冷了鄭小姐嚇得魂不附體又不好告訴父親得知連問張媽可有法想張媽是鄉裏人有什麼見識祇以爲死無對證只要將屍身擯到河裏去便可說是淹死的了當下便出了這個主意鄭小姐神智已昏祇得由他擺佈張媽輕輕開了房門又把後門開了然後把秋山馱在背上送至河濱後來鄭小姐覺得不妥又叫張媽把一塊日常所用的毛巾和肥皂置諸屍畔以爲可以泯跡不料今日仍被我偵出鄭小姐知難狡賴且不忍使小竹無辜被誣遂一五一十的說了當由警長抄了供辭押了一千人犯解赴地檢廳按律懲處我見手續已完遂同着汪小竹由警署出來到溫泉浴室洗澡去了



繼母之賜 王·天·恨

(施蒂生探案之四)

繼母之賜

一個警察拿了三四封信。走進辦公室。交給偵探長施蒂生。施蒂生接過來。一一拆看。拆到末一封信。忽而驚呼道。啊。這是甚麼一回事。這是甚麼一回事。唉。又是一件失蹤案麼。我們倫敦。真是個罪惡之藪。而且神祕不可思議啊。那信上寫着道。

施蒂生探長。求你瞧上帝面子。到我這裏

來。我的弟弟却克奇爾斯失蹤了。唉。我親愛的弟弟竟失蹤了。我本擬親自到警署中來。爭耐我已病倒床上。不能起身。就請你今午三點鐘時到我這裏來罷。非常盼望。白克路一百二十二號曼麗奇爾斯上。

施蒂生反覆讀了幾遍。自語道。這封信寫得攏統。却克在何時失蹤了。伊又爲了甚麼生病。却沒有寫明。我可不能不去。不能置之腦後的。可憐的女郎。我一定在三點鐘時去會你。施蒂生爲了這事。心裏很不安寧。他想這一件失蹤案子。不知可容易着手偵探。却克可否能夠尋出。這是萬不可預料的。到了三點鐘。施蒂生急急乘了一輛自由車。開到白

克路尋到一百二十二號叩叩門就聽得裏面一陣脚步聲大約是個男子因爲那步履很驟急決不是扭扭捏捏的女人一會兒裏面的人把門開下果然是個男子施蒂生見那人是個橫眉怒目的大漢頭髮鬃鬃的覆滿了額際閃灼的眼睛射出一種咄咄逼人的光來施蒂生暗想一個女郎竟用了這麼一個粗蠢的僕役麼那人忙道先生可就是施蒂生探長……施蒂生道正是我正是施蒂生那人道我們姑娘已等候了好久咧施蒂生道此時不是三點鐘麼那人道是的但伊在一點鐘時就盼望了探長請你進來罷施蒂生不響隨着那人走進去穿過廳事登了樓那人立在一個房間門首說道探長姑娘就臥在這裏面施蒂生跨進了房只見帳幃尙垂着施蒂生微呼道密司曼麗……那帳幃便開了曼麗斜臥在床上頭黃金色的頭髮亂得和草一樣玉容憔悴得異常顫聲說道你可是施蒂生探長麼施蒂生點點頭曼麗道我的上帝你竟答應了我的請求了探長那邊有一張椅子請你坐下來恕我不能起身了施蒂生坐下來道別客氣你的弟弟怎麼樣失蹤的失蹤了已有幾日就請你告訴我罷曼麗道唉我親愛的却克失蹤了已有十天了你答應我偵尋麼施蒂生道我一定替你偵尋的密司曼麗你弟弟失蹤竟已十天了麼曼麗道十天了他

由十五這天晚上出去。一共沒有回來。今天是二十五日。整整十天了。探長。我已想了多少法子。都尋不着他的蹤影。才煩你的。施蒂生道。十五這天晚上。却克到那裏去。你曉得麼。曼麗道。他說是有一個人約他會晤。施蒂生道。啊。是一個人約他會晤麼。這約他的人喚做甚麼名字。曼麗道。我不知道。他只說有個人約他會晤。却不曾告訴我是甚麼人。施蒂生道。唉。可惜。你既不曉得約會的人是誰。那麼。爲了甚麼事約却克會晤。你當然也不清楚了。曼麗道。是啊。我一點都不知道。施蒂生道。他們會晤的地方。你可知道麼。曼麗道。這倒曉得。是在赫司旅社裏。但我已到赫司旅社裏查詢過幾次。都說十五這

天晚上。却克沒有去。我因此才驚慌起來的。施蒂生道。啊。你已去查詢過好幾次。都說却克不會去麼。那可就困難了。密司曼麗。却克今年多大年紀。可有甚麼職業麼。曼麗道。却克今年二十歲。沒有甚麼職業。閒在家裏。施蒂生道。你的父母可在着麼。曼麗悲聲道。母親在。三年前已死了。父親又在去年病逝。現在只有一個繼母。施蒂生道。你繼母可在家裏。曼麗道。探長。我繼母在兩月前就到了法國。還沒有回來。施蒂生詫異道。你繼母到法國去做甚麼。你家家裏祇賸了你姊弟二人麼。曼麗道。我繼母到法國。是到一個親戚家去。現在我家裏除了我和却克。只有一個男僕。

和一個女僕。施蒂生道：男僕可就是應門的那個漢子麼？曼麗道：正是施蒂生道：唉，你家怎麼竟用了這麼一個僕役？曼麗道：這是我繼母命我僱用的。施蒂生又詫異道：啊，難道你繼母做甚麼事都要先得你的同意麼？曼麗道：不，這是我繼母到了法國後寄來了一封信，命我僱用的。我接到那封信的第二天，他就到我家來也說：接了我繼母的信，前來受僱，所以我就留下了。施蒂生道：這事倒有趣味。那男僕喚做甚麼？曼麗道：喚做吉勃爾。施蒂生道：在吉勃爾未來之前，你家可有僕役麼？曼麗道：有的喚做南森，爲人甚是忠誠。叵奈迫於母命，只得辭退了。施蒂生道：那麼南森和吉勃爾比較起來，誰優誰

劣呢？曼麗道：唉，探長吉勃爾非常粗魯，性情又極暴躁。那裏有南森那麼和善？我真厭極了。施蒂生道：照此說來，倒很令人懷疑。你繼母的那封信，可能給我一看麼？曼麗就從枕邊取出一封信，授給施蒂生。那玉腕還顫動不止。施蒂生接過來一看，信上道：

曼麗吾愛：我已安抵法境了，但我很不放心。家裏的事，那南森和華惹是不可靠的。他們的心都很陰險。我久已看破了。最好你將他們兩人一齊辭退。我家（伊的母家）裏從前用過的美詩和吉勃爾，都是十分忠誠的人。你可將他們僱用。我是非常信任他們。現在我已同時寄了兩封信。

一給吉勃爾一給美詩吩咐他們到你面前去。所以他們的地址無須告訴你。我很願你遵我的話。願你康健。母氏筆。

施蒂生看罷說道。你說南森忠誠。你繼母却說他陰險。究竟誰的話不錯。曼麗忽作恨恨聲道。伊簡直是一片胡言。南森委實是再忠誠不過的人。沒絲毫陰險心。施蒂生道。華瑟是誰。可是你家的女僕麼。曼麗道。是我家從前用的女僕。現在也辭退了。也遵了我繼母的命。另僱了美詩了。施蒂生道。你繼母這一舉。很是奇怪。令人不可思議。密司曼麗美詩的爲人如何啊。曼麗道。伊也是個極粗蠢的人。不知怎麼竟都邀了我繼母的青眼。施蒂生道。此時美詩到那裏去。

了。曼麗道。他替我請醫生去了。施蒂生道。唉。你的病可是由却克失蹤後才患的麼。曼麗道。是啊。所以我自己知道我的病是由於憂念。却克所致。施蒂生道。替你診治的醫生。喚做甚麼啊。曼麗道。喚做康伯。是一個不出名的醫生。施蒂生道。你怎麼請一個不出名的醫生診治呢。曼麗道。這是美詩的主張。我以為病不很重。沒有選擇。那知竟日見不起了。曼麗說到這裏。已是十分吃力不住的嬌喘着。施蒂生却陡的驚呼道。啊。這事很有些蹊蹺。密司曼麗。這事蹊蹺極了。南森現在那裏。你可知道麼。曼麗道。南森尙沒尋到新主住。在自由街二百六十號。施蒂生道。華瑟在那

裏。曼麗道。華。瑟。已。備。於。施。密。司。貴。爵。府。裏。了。施。蒂。生。立。起。身。來。一。抬。頭。忽。見。壁。上。有。一。幀。婦。人。的。小。影。便。問。道。這。是。誰。的。小。影。曼麗道。就。是。我。繼。母。施。蒂。生。近。前。細。細。的。看。了。一。看。說。道。密。司。曼。麗。我。此。刻。且。先。回。署。一。定。將。却。克。尋。回。來。就。是。你。可。安。心。罷。

施。蒂。生。回。到。警。署。知。道。這。事。已。不。能。遲。緩。形。勢。已。緊。張。了。便。喚。過。一。名。警。察。吩。咐。了。幾。句。話。那。警。察。喚。做。蘇。貝。很。是。機。警。素。得。施。蒂。生。的。信。任。當。下。受。了。施。蒂。生。的。命。立。刻。前。去。施。蒂。生。又。匆。匆。到。了。赫。司。旅。社。問。十。五。這。天。晚。上。究。竟。可。曾。有。個。二。十。歲。的。少。年。喚。做。却。克。的。到。這。裏。來。會。晤。一。個。人。旅。社。中。人。說。實。在。沒。有。這。回。事。密。司。

曼麗已來詢問過三次了。施蒂生無奈。又到。了。自。由。街。尋。到。二。百。六。十。號。屋。中。那。屋。子。十。分。湫。隘。施。蒂。生。走。進。去。早。看。見。一。個。頭。髮。微。白。的。老。人。坐。在。裏。面。一。見。施。蒂。生。詫。問。道。先。生。你。是。誰。施。蒂。生。道。你。可。是。喚。做。南。森。麼。那。人。道。正。是。我。正。是。喚。做。南。森。施。蒂。生。道。你。是。不。是。曾。備。於。却。克。奇。爾。斯。家。裏。南。森。不。禁。愕。然。心。想。這。人。怎。麼。如。此。怪。突。他。到。這。裏。來。做。甚。麼。並。且。又。問。我。這。些。話。做。甚。麼。然。而。又。不。敢。得。罪。他。只。得。答。道。不。錯。我。備。於。他。家。已。將。十。年。不。知。爲。了。何。故。竟。把。我。辭。退。施。蒂。生。道。辭。退。的。原。因。你。可。知。道。麼。南。森。搖。搖。頭。施。蒂。生。道。辭。退。你。是。你。主。母。的。主。動。啊。南。森。道。這。

我曉得密司曼麗曾向我說明了的。施蒂生道。那麼你的舊主人家裏現在已出了一個大亂子。你可曉得麼。南森駭然道。啊。出了個大亂子。麼是甚麼亂子。施蒂生道。你家小主人却克失蹤了。失蹤了已十天了。怎麼你不知道。南森道。我在十天前就到哀汀堡去尋一個朋友。昨天方始回來。所以沒有聽得說。先生你到底甚麼人。施蒂生道。我是警署中的偵探長。施蒂生此刻正是爲偵尋却克而來的。南森聽說是施蒂生不由恐怖起來。聲音也顫動了。惶然說道。施蒂生探長。你敢是疑惑我麼。却克失蹤。我委實一點都不知道。啊。我昨天才由哀汀堡回來的。施蒂生道。你別怕。我也知道你不清楚。這回

繼母之賜

事。南森吁了一口氣道。我的上帝。你相信我。全不清楚這回事麼。施蒂生道。我極端相信你。但你既備於他家十年。他家的一切事。總該知道詳細。却克的繼母和却克兩下。可和睦。請你告訴我一個字。都別隱。南森道。主母和却克並不很和睦。這是誰也知道的。施蒂生道。和曼麗可和睦麼。南森道。也不很和睦。施蒂生道。那麼你主母同誰和睦呢。南森搖搖頭道。探長。我主母是個很奇怪的人。沒一個和伊親密。伊那一付嚴酷的臉。天天如罩了濃霜。不容易看見笑容。對於我們。尤其是峻言厲色。一語不苟。像這樣的婦人。真是少見。施蒂生道。伊可常常出外麼。南森道。不常

七

出外鎮日坐在家裏。這回到法國去。恐怕還是。有生以來第一次旅行遠地呢。施蒂生道。你主人家裏的財產可富足麼。南森道。很十分富足。共有二十萬金。施蒂生道。那麼你主人臨終時。是怎麼樣遺囑的。你可清楚麼。南森道。我主人臨終的時候。遺囑八萬給却克。八萬給曼麗。祇給四萬。我的主母。施蒂生道。你主母可覺得太非麼。南森道。當時伊並沒有說甚麼話。其實遺囑雖然如此。財權仍完全操之伊手。施蒂生道。啊。却克和曼麗。幾時才得承襲呢。南森道。那須等到兩人二十二歲方能承襲。施蒂生道。却克今年才二十歲。曼麗今年多大了。南森道。曼麗長却克一歲。今年二十一歲。施蒂生點點頭。便

不多問。立刻走出南森的屋子。又回了警署。聽候蘇貝的報告。這時施蒂生對於却克的失蹤案。已有幾分明白。但仍有困難的。是却克現在那裏。是否有生命的危險。依舊不能算有把握。不禁有些兒悶懣起來。他正欲走出辦事室。到園內去散步時。那蘇貝已回來了。蘇貝急匆匆的由外奔入。不待施蒂生發問。即道。探長。那廝果然不出探長所料。去報告一個人。施蒂生道。他果然去報告一個人麼。你可曾尾隨他。蘇貝道。幸虧我敏捷。如慢一步。就尾隨不着了。他出了門。走了幾步。就僱了一輛街車。分付到歇克街。我不敢遲緩。也僱了一輛街車。

緊緊尾隨着。到了歇克街。我恐怕被他覺察。先下了車。飛步相隨。他却仍坐在車子上。直到一百五十三號屋前。方始下來。叩門進去。我不便撞入屋中。只得趕緊回來。報告探長。施蒂生揮了揮手道。如此。我即刻就帶警察去搜查。你可出去傳齊一隊警察。隨我到歇克街。蘇貝應了一聲。出了辦事室。一會兒那一隊警察已經傳齊。隨着施蒂生前往。到了一百五十三號屋前。施蒂生吩咐警察道。你們都立在門外。我一人進去。如有危險。我吹起警笛。你們就都進去。警察們答應了。施蒂生把門一推。忽然而開。便悄悄的走進去。那知裏面空無所有。全無一點聲息。似乎已變做了一所空屋。施蒂生不禁稱

奇。很懷疑的走入小廳中。在各室門口竊聽了多時。仍無人跡。多分這屋中的人已遷往別處。一會兒猛聽得樓上微有脚步聲。施蒂生暗暗自語道。唔。原來他們都藏在樓上。我不可不登樓一看。於是急急的登樓。忽而一聲駭呼。似乎是一個女人的聲音。施蒂生那敢怠慢。走到樓上。早看見那橫眉怒目的男僕吉勃爾正在設法外遁。接着一個寢室的門裏。忽探出一個頭來。施蒂生大呼道。啊。你是赴法國的奇爾斯夫人麼。當下忙取出警笛。狂吹了一陣子。外面的警察聽見了一窩風奔上樓來。吉勃爾知事已敗。露舉起兩個拳頭。想和施蒂生決鬥。一下却被警察們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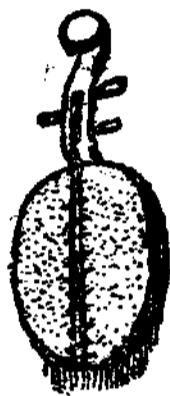
前。按。住。了。只。聽。鏘。的。一。聲。一。付。鋼。手。械。已。加。在。吉。勃。爾。的。雙。腕。之。上。施。蒂。生。又。呼。道。你。們。快。快。搜。尋。這。樓。上。不。止。這。惡。魔。一。人。還。有。一。個。女。犯。呢。警。察。們。到。寢。室。中。搜。尋。時。果。然。有。三。個。人。蟻。伏。在。壁。角。裏。却。是。一。男。兩。女。警。察。們。一。一。拘。出。來。都。用。手。械。械。住。了。施。蒂。生。向。那。婦。人。一。看。和。曼。麗。臥。室。中。的。照。片。絲。毫。無。異。知。道。是。奇。爾。斯。夫。人。無。疑。便。怒。呼。道。你。是。不。是。却。克。和。曼。麗。的。繼。母。奇。爾。斯。夫。人。此。時。已。灰。敗。了。臉。一。雙。眸。子。裏。滿。含。着。懊。喪。的。神。氣。頹。然。說。道。我。正。是。却。克。和。曼。麗。的。繼。母。施。蒂。生。道。你。的。陰。謀。我。全。明。白。了。你。爲。了。曼。麗。明。年。就。是。二。十。二。歲。就。要。承。襲。遺。產。所。以。定。此。惡。計。將。却。克。誘。出。來。置。之。死。地。

使。曼。麗。憂。念。成。疾。你。又。將。心。地。忠。誠。的。僕。役。辭。退。換。上。兩。個。心。腹。以。去。障。礙。然。後。反。僕。爲。主。硬。主。張。請。一。個。無。學。術。的。醫。生。敷。衍。盲。治。使。曼。麗。因。循。自。斃。可。不。是。麼。唉。你。真。惡。毒。極。了。奇。爾。斯。夫。人。低。着。頭。一。聲。不。響。施。蒂。生。又。道。却。克。現。在。那。裏。還。是。已。被。你。們。謀。死。快。說。出。來。奇。爾。斯。夫。人。益。發。頹。喪。得。利。害。臉。上。的。血。色。全。褪。嘶。聲。說。道。却。克。現。在。廐。舍。裏。我。怎。忍。將。他。謀。死。施。蒂。生。哼。了。一。聲。吩。咐。警。察。到。廐。舍。裏。去。帶。來。又。向。吉。勃。爾。道。你。是。甚。麼。人。竟。和。這。惡。婦。同。謀。吉。勃。爾。却。一。些。不。膽。怯。悻。悻。然。說。道。你。問。我。是。甚。麼。人。麼。我。家。曾。和。奇。爾。斯。夫。人。的。母。家。做。過。鄰。居。現。在。才。遷。居。這。

裏。我們因從前的鄰誼。才助伊一臂。施蒂生道。那男子是誰。那婦人又是誰。吉勃爾道。他是我的哥哥。那婦人就是我哥哥的妻子。我們並沒有犯甚麼罪。你這樣的大驚小怪。做甚麼。施蒂生怒道。你還說沒有犯罪麼。吉勃爾盛氣說道。我們實在沒有犯甚麼罪。瞧你怎樣。施蒂生勉強把一股怒氣捺下去。說道。你們由法國寄來的幾封信。是搗的甚麼鬼。吉勃爾忽而獐笑道。施蒂生這一着。你竟不明白麼。可見你的偵探本領。還有欠缺。我索性告訴你罷。那幾封信。是由我寫成了。緘入一個大信封裏。寄給法國的一個朋友。請法國朋友轉寄我們的。這一個小。小。小。虛。你竟料不到麼。可笑得很。說罷。發癩般。

呵呵的笑了。一陣。施蒂生道。哼——你們這起人。真可惡極了。這時警察們已將却克帶上樓來。施蒂生一看。却克已萎黃得不像一個人。頹頹的似乎患了大病。施蒂生也不多說。將一起人先帶到曼麗家裏。拘捕美詩。那知美詩已經逃遁。吉勃爾大笑道。施蒂生。你別再尋事做了。伊是我的妻。你拘捕伊做甚麼。施蒂生瞅了吉勃爾一眼。把却克扶入曼麗房中。曼麗一見。驚喜得不知所可。大呼道。感謝上帝。我親愛的却克竟安然回來了。却克。你可知我因你病得如此麼。却克道。曼麗。你可知我廐舍裏的生活痛苦麼。我那天還以為真個有人約我會晤。那知一出了門。就

被他們捉入汽車中。我迷迷糊糊的如入夢境。是你們的「繼母之賜」啊。說罷。走出臥室。醒過來後。已禁在廐舍裏。不能自由了。直至今。押着一起犯人向警署而去。天方始得見天日。施蒂生在旁。太息道。唉。這都



劉勇

黃轉陶

劉勇。吳江人。饒膂力。精拳藝。年十六。能舉百斤石。擔作旋風舞。性豪俠。里有不義者。必爲所殺。強暴咸恨之。刺骨。但畏其勇。亦無如何也。時有陸氏昆仲。以爭產涉訟。經年不解。後兄賄有司。產盡歸之。弟貧乏。無以自存。流爲丐。事爲劉勇悉。大憤恨。思有以懲之。一日。遇劉兄於途。勇遽撻之死。知其家屬必不甘。乃夜入官中。留一刀一札。警其弗究。遂携女小春宵遁。越兩年。返。則案已撤消矣。晚年以平生心得拳藝。盡授小春。小春能聆父教。勇之技。小春無不精。勇又愛花。好覓異種。培植有方。故亦號花師。



密札

隱者

詹臣者。倫敦之私家偵探也。富於理想。而深於觀察。某夕。方兀坐書室。吸土巴菰。時暮色蒼茫。仍未掌燈。已而閤人報史丹至。史丹爲倫敦警察長。體幹魁梧。魄力雄偉。履聲橐橐。登堂入室。詹起逆詢來意。史對以有事奉商。詹謂事如費尋思。則冥中索摸更佳。乃囑僕暫勿掌火。旣坐。詹曰。得毋又發生人命案耶。史曰。否。否。事極顯易。部下警察處之。當遊刃有餘。素耳幹練。用敢造擾。爲君緬陳顛末。詹曰。毋乃事近淺易。而固棘手乎。史吃吃笑。乃述案之原委。

先是。皇后某接密札一緘。方展閱。間某皇子。陡至。該札固與皇子有密切關係者。后掩藏不及。遂覆置案頭。冀皇子不疑。有頃。某相。臣繼至。相固奸滑。機警。擅權。國人皆知。三人籌商。國際問題。相之鷹視。耽耽。早已了然。案上密札之外。封爲誰氏手筆。且后辭色。張皇頻頻。注視不

啻和盤托出。相乃自衣際出一書。作展讀狀。繼置之后。密札側片响。復探手取案上書。則乘機攫后札。以去。后礙於皇子在。祇得袖手旁視。莫奈伊何。後檢閱遺書。乃一尋常應酬之書函耳。相既得后密札。遇事凌藉政界。大受影響。后爲所制。亟欲獲回原書。惟祇可智取。最忌播揚。故請計於史。謂事果有濟。許以上賞。

詹聆至是。曰后所託得人矣。以君之才之智。珠還合浦。易若反掌。史謙遜曰。忝居警長。直類行尸走肉之儔。承君過譽。令我懷慚。因思相之利用該密札者。爲挾制后計耳。非故欲暴露其祕史也。且目下朝事紛紊。正當留該函札以備不時之需。豈肯假手他人。或移匿他所。故度該札仍存相寓。幸相恆夜出。侵曉始歸。其二僕性嗜酒。近三月來。余無夜不在相寓。肆演搜覓手段。責任所膺。且賞格極重。不得不克躬盡瘁也。但竭智盡能。卒不可得。又賞密飭警察。僞爲剪徑。要相於路而搜之。亦杳無所獲。詹曰。此舉未免多費手續。巨滑如相。於斯重要密札。要路之險。安有不見及而預爲之防。無已。請陳搜覓之策。史曰。倫敦警察固諳於是道者。余分屋爲數段。逐段偵尋。案撤其面。椅探其足。蓋常有穴。案椅以匿物。復實以棉。雖敲之不能覺。其異職是凡於其舍。符處輒察。以顯微鏡箱篋。皆以套匙啓。鑰底蘊盡揭。至書籍文卷。亦翻閱靡遺。防夾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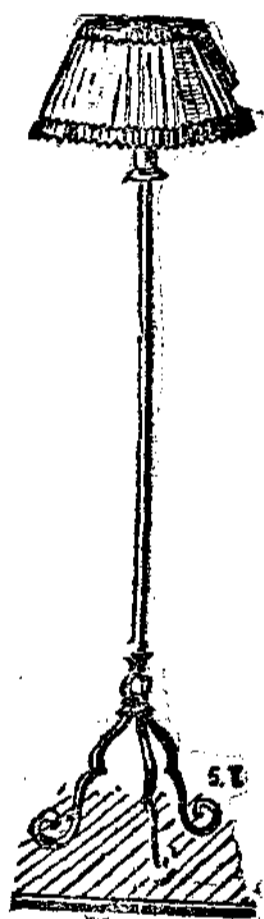
中上而承塵。下而樓板。傢私牀榻。氈毯帳幔。無一不反覆搜尋。終杳如黃鶴。詹君將何以教我。詹曰。從頭再搜之。史曰。徒勞耳。余決該密札必不在相寓。至其何在。殊不可測。詹曰。除再搜外。恐無他策。君能告我以該札之模樣否。史出一日記簿。內記該札極詳。史朗誦之。誦已。志喪神悴。興辭而出。

約一星期後。史復至。告詹再索之無效。詹曰。敢問賞格所許者幾何。史曰。懸賞極重。余雅不欲舉以告人。然苟有能得該函者。余當立書五萬磅以酬。蓋事機日迫。后近已倍其賞。然卽什伯之。余亦無能爲力。詹曰。是何言。子未盡人力耳。史曰。人力從何措手。詹曰。何不延智者而問計。昔有守財奴。患某症。不忍拔一毛。以延醫。一日遇名醫彌陀於友人座間。乃叩之曰。假有人患疾。其病狀如此。如此。君將何以治之。彌曰。勸之延醫而已。今君事得毋雷同。史急曰。余豈吝刻者流。果有能助我璧返原物者。五萬磅可立致。決無背約。詹起授史筆墨。請先繕銀票。史目瞪口呆。半晌神始定。姑書五萬磅銀票。詹接票閱畢。出一札奉史。史如獲異寶。兩手顫動。匆匆察書內容。不及興辭。疾步離座。行。

事後友有叩詹臣以得書法。詹曰。倫敦警察堪稱健者。能耐忍。多機巧。且皆嫻習警察門徑。余

知史之搜尋相寓凡伊心目所及之處必無遺漏所經手續亦完備矣無訾可議而其誤者乃在其誤度相耳竊思相臣爲一世之雄沈譎機變迥異凡夫夫匿物於暗陬密處者尋常人所爲耳相豈其儔哉縱以最暗之陬最密之處終不能逃史警察之針之鑽之顯微鏡也因疑相必置札於衆目共睹之處而史固明足察秋毫之末而不見輿薪者流子不見通衢上之招牌乎小者每更觸目於大者猶憶在校時教師授地理學詢學童以輿圖上大書特書之地名童茫然不知所對及詰以字細於蠅頭之地名反能指其所在良有以也余某晨謁相臣於其寓相呵欠偃臥狀若疲倦不勝其實倫敦中所謂毅力敏警能望其肩背者實不多觀余就與談其所極重之某事時余鼻架深綠鏡告以有目疾不得不爾蓋余此際外貌則慷慨高談而陰藉綠色眼鏡肆意細察室內之陳設初頗注視其書案迨凝目詳審全無動疑方瀏覽間忽見火爐架上懸一紙糊信插中插名刺數張舊信一函信污垢中霉幾斷驟見之下若無足重封面蓋某邸印上書相名字畫嬌婉宛若出諸婦人手筆余偶一覩及卽決其爲后之密札無疑異處雖多而長短則相吻合其可疑者則相之性好整齊何來此污垢函件實則諸般矯揉欲使人見而知爲無足輕重者耳至其置諸顯處與余之理想誠合符節余於是萃精養神

深印其信之模樣。字畫印章於腦。帶然後告別。瀕行故遺一鼻烟壺。返舍後極力仿摹。其信以麵包爲印章。信成。越晨懷之。復往訪相。求昨遺之鼻烟壺。方談論間。樓前鎗聲。訇然呼叫。甚厲。繼以人衆喧闐。相迅步趨牖間。推窗下視。余亦隨之起。至火爐架前。出僞信。易信。插內所插者。事畢。復隨至窗前。假意致詰。擾攘之由來。其實余賄一無賴。使裝瘋態。持空彈。手鎗沿途向路人轟擊。路人以其瘋或醉也。齊起逐之。調虎離山計亦妙矣。無何余以大功告成。遂別相出。友曰。初次訪相。既見札在胡不奪之。遁豈非省却許多繁瀆乎。詹曰。子未知相之爲人耳。果敢慄悍。假掠其札。余恐難生出相門矣。后之動輒得咎爲時已久。相以所恃者仍在。必更肆其暴戾。循此以往。必自陷顛覆。而後已。當事急需。后札時展僞函。一讀吾不知其將作何狀態也。蓋余於僞函中書七字曰。「多行不義必自斃」。




暗殺大總統

卓·弗·靈·

利用電話機的犯罪。最近在歐美各國大爲盛行。這裏也是一種。某日一個體面紳士在茄德馬拉共和國總統府去謁總統卡佩拉氏。談了一會。把總統引誘到府外。其時另有一個紳士闖入府中。將電話機上弄了一下。就此不見了。

大總統回到府中時。也不知其細。而忽桌上的專用電話有響聲了。總統一執聽筒。立刻爆發。把總統炸倒在地。

侍者聽得聲音趕來。見總統倒地。流血甚多。原來凶漢要暗殺大總統。利用着電話機。將炸彈裝在桌子下的。幸而炸彈方向向下。總統單單負傷。沒有喪命。



念年前事

梧·碧·張·

念年前事

這真是駭異的消息啊。李松樵竟會自殺死了。他本是當地的富戶，擁着二十多萬的財產。年紀雖將近花甲，精神却很康健。老妻尙在，夫婦感情也很融洽。有一子一女，名幼樵。娶妻已死，女兒早已出嫁。家庭間很是和樂。去年冬天，他還花了三百多元，買了個窮人家的女兒，名叫金寶的。做妾。老年納妾，自是寵愛非常。特地買了一所房屋，作為藏嬌的金屋。于此可見他老興很豪了。他每個月中都住有二十天。住在妾處自殺的那晚，正住在那裏。他是用一柄鋒利的小刀，在喉際橫劃了一下。氣管和食管都已割斷。死在伊的床上。據說那時候伊正在樓下，並未聽見一些聲響。後來上樓到了房裏，見他已死在血泊之中。右手裏還執着一柄利刃呢。但他的境遇既這樣富有安樂，爲甚麼竟要自殺呢？凡是認識他的人，都是萬分奇詫。在背地裏紛紛議論，有的因奇詫極了，更生出神經過敏的幻想，猜疑他並非自殺，實是被人所暗害的。不過他平常待人，很是和霽，並不自視是個富翁，裝出倨傲的神氣。雖然也有人

批評他的不是却祇是意見上的參差並沒有深仇大恨自然談不到暗殺了同時再有人說他被人暗害的原因料必爲在財產上面也許有人垂涎他的財產所以下這毒手想攪歸己有但仔細一想這話實在毫無理由因爲他既有兒子他的財產當然由他兒子承襲那人倫果真想謀奪財產應該害死他兒子纔是否則縱把他害死他的財產仍不能到手的呀又有入說老年納妾本是危險的事必是他的妾嫌他年老暗中活動又嫌他礙手礙腳不禁陡起毒心把他害死他不在老家中自殺偏巧死在妾那裏這正是個絕可注意的關鍵啊這話雖有些近似但若果真這樣他的老妻和兒女自

必立刻把他捉住抵償他的性命怎麼口口聲聲承認他自殺呢……他的家人既承認他是自殺外人自然相信他是自殺了然而從他的境遇上看來他委實沒有值得自殺的理由啊

石秋走進私家偵探宋悟奇的書室中時他正坐在沙發上把兩臂支在膝上用右手托住下巴閉着眼睛似乎正苦苦深思甚麼石秋走進室中他竟未曾覺察石秋怕擾亂他的思潮便悄悄的坐在椅上見旁邊桌上有一張牙黃色的粗紙紙上零零落落寫着幾行字伸手拿來瞧時正是李松樵的報喪單單上寫着今天上午十一時大殮石秋心想現

在。已。是。下。午。三。點。鐘。悟。奇。必。已。候。殮。回。來。了。李。松。樵。是。富。戶。大。殮。時。的。禮。節。想。必。很。隆。重。的。石。秋。正。想。着。悟。奇。仍。閉。着。眼。睛。道。石。秋。你。悄。沒。聲。的。坐。着。做。甚。麼。石。秋。道。你。眼。睛。不。睜。怎。能。曉。得。是。我。坐。在。這。裏。呢。悟。奇。慢。慢。的。睜。開。眼。睛。向。石。秋。微。微。一。笑。道。你。以。爲。我。不。覺。得。麼。其。實。你。走。進。來。時。我。便。覺。得。了。我。們。是。天。天。在。一。起。的。難。道。你。的。脚。步。聲。我。還。辨。不。出。麼。不。過。我。正。盤。算。着。一。件。事。不。願。意。開。口。罷。了。李。松。樵。刎。頸。而。死。你。以。爲。可。有。甚。麼。疑。竇。麼。石。秋。沈。吟。了。一。下。道。外。人。都。說。他。境。遇。很。好。實。在。不。必。自。殺。或。許。竟。是。被。殺。也。未。可。知。悟。奇。慢。吞。吞。的。道。他。們。猜。疑。他。是。被。殺。諒。必。有。根。據。的。理。由。試。問。是。甚。麼。理。

由。呢。石。秋。道。他。們。却。說。不。出。甚。麼。理。由。更。有。人。替。他。分。辯。說。他。外。無。仇。人。內。無。家。難。誰。來。殺。他。呢。再。則。照。他。的。表。面。情。形。而。言。果。然。是。內。外。安。謐。但。俗。話。說。得。好。一。家。不。知。一。家。事。也。許。他。有。說。不。出。的。隱。衷。無。法。解。決。不。得。不。自。殺。悟。奇。道。這。樣。說。來。你。已。相。信。他。是。自。殺。的。了。石。秋。道。這。也。不。是。不。過。把。自。殺。和。被。殺。兩。方。面。的。情。形。拏。來。細。想。覺。得。自。殺。是。比。較。可。信。的。罷。了。悟。奇。微。微。一。笑。道。你。未。曾。親。眼。瞧。見。他。的。屍。體。無。怪。你。有。這。謬。誤。的。觀。念。據。我。看。來。他。自。殺。之。說。絕。對。不。能。成。立。必。是。被。人。殺。死。的。石。秋。微。吃。一。驚。道。但。不。知。你。是。根。據。甚。麼。理。由。的。悟。奇。把。身。體。挺。了。一。挺。道。松。

樵和我雖祇認識了三年却和我十分親切常常到我這裏來閒談他家中我也去過幾次這是你曉得的我看他平日的舉止神情很是愉快更喜歡講講笑話這可見他心中必無甚麼痛苦否則他縱善于矯情做作也不過是一時的既然是日常如此自必是自然的流露了所以。我。昨。夜。接。到。他。的。報。喪。單。聽。說。他。已。自。刎。而。死。不。禁。大。為。奇。詫。但。就。以。為。他。或。是。受。着。甚。麼。重。大。的。刺。激。因。一。時。的。激。憤。下。這。毒。手。及。至。今。天。早。起。照。例。到。茶。館。去。喝。茶。聽。見。有。許。多。人。正。談。論。這。回。事。內。中。有。大。多。數。對。于。他。是。自。殺。都。懷。着。十。二。分。的。猜。疑。于。是。更。引。起。我。的。注。意。好。奇。心。便。躍。躍。大。動。了。所。以。我。在。九。點。半。鐘。便。趕。

到松樵的妾處——他是死在那裏的只得在那裏入殮了——想查看一切有沒有形迹可疑的地方那當兒松樵的妻妾兒女正都站在床前一面哀哀哭泣一面替他洗滌血迹我便上前瞧看一眼看見他頸間的傷痕不由得令我咄咄稱怪……石秋忙問道爲甚麼呢傷痕有多長多深呢悟奇道約有三寸多長深度却不得而知但氣食兩管都已割斷想來定然不淺這都不足介意最奇怪的除掉這三寸多長的傷痕外頸間再有幾處短而淺的傷痕不過都非致命之傷悟奇說到這裏斗然頓住瞧着石秋似乎讓他接下去說但石秋並不接着說下去祇嘖咕着道。

再有幾處短而淺的傷痕……再有幾處短而淺的傷痕……悟奇再道這不是怪事麼大凡人自殺都是因情感上一時的猛烈憤激鼓動了那一股不顧一切的非常勇氣纔能下這毒手松樵倘是自殺當然也是如此可是他割下一刀之後怕他已無勇氣接連再割第二刀因爲皮肉上的重大痛楚足能使那股勇氣頓時減退的這是生理上的自然感應稍具常識的人大概都能明白的那末松樵的頸間怎會有那幾處傷痕呢難道他的那股勇氣比較旁人更加強固能不因痛楚而減退麼再進一步詳細解說那幾處短淺的傷痕倘是在致命傷之前割下的我想以他年近花甲之人皮肉上又

迭受痛楚仍能保持他那股勇氣再割下那道深長的致命傷於學理和事情上似乎都有不合倘說是在致命傷之後割下的那就更不對了食氣兩管都已割斷自必立刻身死怎麼仍能握着刀再割幾下呢祇就這一點上着想不是已頗有間隙可尋了麼石秋連連點頭道對呀難道他割了一刀之後旁人怕他不死再加上幾刀麼悟奇道你莫說笑話了天下那有這種事更那有這等人呢我想這當中定有蹊蹺再有一件奇事當他的妻子撥轉他的頭揩拭後頸的血漬時我又瞧見他右耳後面有兩道橫形的紅痕約有二寸多長和麻線差不多粗細外皮已破

碎。像。是。被。指。甲。搔。破。的。……石秋你對於這兩道紅痕可有甚麼見解麼石秋道那破碎的外皮是不是已現枯皺之狀呢悟奇道你這話問得很是切要當時因這兩道紅痕不如簡直叫做搔傷——很惹起我的注意忙湊近些細瞧見稍有枯皺之狀石秋道那末自然是搔傷未久了或許是他的妻妾兒女替他揩拭時人多手亂不經心搔傷的罷悟奇微微搖頭道這是不見得的因為他本是死在床上在揩拭之前料想他們不會大大的搬動他的屍體揩拭時我又在旁瞧着委實未曾搔傷他再則生時的搔傷和死後的搔傷是能穀分辨得出的我敢說那必是在他生時——在他臨死前搔傷的石

秋忙道對了必是他正要自殺之前心慌意亂無意之中自己搔了一下悟奇凝視着他略為提高聲音道你仍說他是自殺麼……你這話完全說錯了你和松樵也曾見過好幾面諒你定曾瞧見他的手指他雖是老年人却並無那養長指甲的惡習十隻指甲都剪得很短指頭肉更凸出一些那末他倘不着力自然不能搔破外皮既經着力破處必不祇那樣粗細更不祇有兩道因此我敢斷定不是他自己搔的必定是一個有兩隻稍長的指甲的人搔的石秋遲疑着道這人是誰呢悟奇道他倘果是被殺而死這自然是殺死他的人搔的了更可曉得殺死他的人

必有兩隻稍長的指甲。至於那人怎會搔傷他的想必是那。人站在他床前。——在他的右首。——執刀割下時。怕他呼喊。用左手揪住他的頸項。可是他雖喊不成聲。頭仍能個掙扎。於是那人的兩隻稍長的指甲。便搔破他的外皮了。你若再閉上眼睛。默想當時的景況。定能相信我這話不錯。因爲那人既是站在他的右首。又須讓出頸的中部預備下刀。用左手揪住時。便不得不稍稍偏向右方。手指自必達到他右耳後面。那末搔傷的所在。自當在他右耳後面了。石秋連聲道。對的對的。聽了你這番明晰的解釋。怎能不信服你呢。悟奇微笑道。再有一層。如今男子都是不養長指甲的。更不會祇養兩隻。因此

我疑心殺死他的人。或許不是男子。石秋很驚異的問道。不是男子。是婦女麼。但他已是六十歲的老人。和外界的婦女。諒無甚麼重大牽涉。何致於遭婦女的毒手呢。又低低的道。外面本有人議論說他的妾。或有野心。把他害死。也許是真個這樣。罷。悟奇道。你怎麼忽又說出這糊塗話來。伊的兩手我已瞧過。固然無有長指甲。伊倘果有害死他的嫌疑。他的妻子兒女。又怎能饒恕伊。恐怕早就把他捉到官廳中去了。再則伊並非妓女出身。諒不會有那水性楊花的惡性。據說伊父母都早已去世。一向是隨着一家親戚過活。生活十分困苦。一旦嫁到像松樵這樣的富家。

起居飲食都很舒適。比較從前有天地之別。伊自必心滿意足。松樵縱然年老些。伊至多覺得美中不足。照情理而論。決不致於起這狠心。下這毒手。而且我也曾見過伊的態度。很是凝重。容貌也很和善。更不像那種慘酷的婦人。並且略通文墨。不過眉宇之間。似乎隱隱含着愁悶的神氣。大概因為從前過那艱苦生活。心傷神鬱。一時尙未能復原罷了。石秋道對啊。不過他是死在他房中。床上的外面的人。不必論是男是女。怎能溜進。又怎能逃出他的妾。又說是坐在樓下。倘有人進出。決無不看見之理。房間又在樓上。諒也不能越窗逃走的呀。悟奇道。這話很是可惜。那房裏的景况已被他們大

大的移動。否則我必能再查出些證據來。不過我現在推想所得。已斷定松樵多分是被殺。殺他的人十有八九是個婦女。這婦女的左手上必有兩隻稍長的指甲。至於伊是誰。怎能自由進出。無人瞧見。又爲着甚麼。值得把松樵殺死。大約再經過我的詳密偵查之後。諒必能完全明白。那時便可替我的好友報仇雪恨了。

悟奇獨坐着默想。道這就奇了。外人既無從進出伊家中。又無有多人除掉伊以外。祇有一個娘姨。一個車夫……呵。伊雖未聽見甚麼聲響。他們或許聽見的。我不妨去查問一番。當下悟奇便整衣前往。走到半路上。又想

照情理而論。伊固然沒有顯明的嫌疑之處。不過我根據歷來的經驗。案情變幻。往往能出乎事理之外。我似乎也不可過分相信。伊最好先暗地裏查問那兩個用人。然後再去盤問。伊看兩方面答覆我的話。是不是一一符合。悟奇拿定了這個主意。等走到伊家前門時。見門正關着。祇輕輕的推了一推。却推不開。怕驚動了伊。便不敲門。兜到了後門口。後門却大開着。朝裏望時。見有一個中年娘姨。臉朝門外。坐在一張矮櫈上。劈柴。伊已見門外站着。一人抬頭瞧着。悟奇忙向伊招招手。伊立刻起身。走出來。悟奇掏出一個雙毫銀幣。給伊。伊很驚疑的。不敢接受。悟奇用和易的聲音。說道。你儘管受下。我有

話問你。祇須你照實回答。我好了。伊這纔笑嘻嘻的。接過去。悟奇便問道。你家奶奶在家麼。伊道。伊正在樓上睡。中覺悟奇聽了。這話覺得伊不會走出來。很是放心的問道。前晚你家奶奶曉得你主人已死了的時候。你在樓上。還是在樓下。伊道。那時我剛從外面回來。奶奶接過了茶葉。轉身上樓。接着便大喊。主人已死了。悟奇道。那時候已是十點多鐘。你到外面去做甚麼的。伊道。是奶奶分付我去買茶葉的。並叫我定要到裕豐茶葉店去買。我說時候已不早。何必跑這老遠的路。便在近處買了罷。奶奶聽了。大怒罵我不該偷懶。時候祇有九點鐘。更不能算遲呀。伊既動

怒。我。只。得。去。買。了。那。條。路。真。遠。來。回。足。足。跑。了。一。個。多。鐘。頭。悟。奇。道。買。的。是。甚。麼。茶。葉。買。了。多。少。伊。道。奶。奶。給。我。一。個。四。開。五。個。銅。板。叫。我。買。二。兩。龍。井。悟。奇。道。難。道。家。中。茶。葉。已。泡。過。了。麼。向。來。是。二。兩。一。買。麼。伊。道。不。是。的。家。中。茶。葉。很。多。奶。奶。說。主。人。要。喝。好。茶。悟。奇。問。到。這。裏。暗。暗。稱。奇。松。樵。在。甚。麼。時。候。死。的。雖。不。曉。得。正。確。的。鐘。點。但。總。在。十。點。鐘。前。後。松。樵。倘。是。自。殺。在。九。點。鐘。時。未。必。得。有。閒。情。品。茗。罷。倘。說。是。他。有。意。託。詞。好。把。娘。姨。岔。開。去。但。首。先。應。當。岔。開。的。是。他。的。妾。娘。姨。在。家。有。甚。麼。要。緊。呢。再。則。近。處。也。有。大。茶。葉。店。爲。甚。麼。定。要。跑。遠。路。到。裕。豐。去。買。呢。接。着。再。問。道。車。夫。呢。那。時。候。也。不。在。家。麼。娘。姨。道。他。也。不。在。家。他。是。在。我。之。前。出。去。的。我。回。來。了。一。刻。他。纔。回。來。悟。奇。道。他。回。來。時。你。已。曉。得。你。主。人。死。了。麼。伊。道。已。曉。得。了。他。回。來。奶。奶。便。又。分。付。他。到。老。公。館。去。報。信。悟。奇。道。難。道。他。第。一。次。出。去。也。是。你。奶。奶。差。出。去。的。麼。伊。道。是。的。奶。奶。差。他。到。裕。民。街。去。買。火。腿。的。悟。奇。道。誰。等。着。火。腿。吃。呢。伊。道。沒。有。人。等。着。吃。火。腿。晚。飯。早。已。吃。過。了。主。人。們。也。向。不。吃。夜。飯。的。悟。奇。不。禁。失。聲。道。奇。了。奇。了。縱。然。第。二。天。要。吃。火。腿。也。不。必。在。這。時。候。趕。去。買。呀。爲。甚。麼。先。後。把。兩。個。用。人。都。差。出。去。買。東。西。呢。這。當。中。可。委。實。耐。人。尋。味。了。娘。姨。聽。悟。奇。自。言。自。語。不。知。是。何。用。意。瞪。着。眼。睛。呆。

呆的望着悟奇再問道你家奶奶正睡中覺麼
娘姨道是的天天都要睡一回的悟奇掏出一
張名片遞給娘姨道你去喊醒你奶奶把這名
片給伊就說我有要緊事須和伊面談娘姨接
過名片楞了一楞道好先生你會見我家奶奶
時切莫提起給我的錢也莫說我把這番話告
訴你的伊偷曉得了定要罵我說不定再要歇
掉我的生意呢因爲伊曾分付我不許向人說
的悟奇聽到這最後一句話覺得很是中聽微
微點了點頭道我一字不提你你放心便了娘
姨這纔轉身進去悟奇站在後門口等了不多
一會娘姨已返身出來說奶奶已起來了請到
客堂裏去坐罷

悟奇見了金寶細察伊的神情雖是面帶愁
容但先前眉宇間含蓄的那愁悶神氣似乎
已消散了許多不禁很是詫異當下也不叙
客套便問道近來松樵的舉動神情之間可
有甚麼特異的朕兆麼伊哭喪着臉道一些
沒有的萬想不到他竟會自殺唉我的命真
苦他既死了我不是又要復從前那種困苦
孤寂的生活了麼悟奇安慰伊幾句又問道
前晚你在樓下娘姨和車夫都在那裏呢伊
把差他們出去購物的話一一說了和娘姨
說的大概相同悟奇道茶葉火腿都非等用
之物爲甚麼定要去買又爲甚麼定要跑老
遠的路去買呢伊楞了一楞纔道是松樵分

付。這。樣。的。唉。我。怎。能。想。得。到。他。要。自。殺。否。則。我。定。不。放。他。們。出。去。好。隨。時。監。護。着。他。呀。悟。奇。道。他。們。出。去。後。自。必。有。一。會。工。夫。纔。能。回。來。你。似。乎。不。必。坐。在。樓。下。等。門。呀。伊。暗。暗。的。瞧。了。他。一。眼。纔。答。道。也。是。松。樵。分。付。我。的。本。來。我。若。在。他。身。旁。他。怎。麼。能。動。手。呢。這。可。見。他。必。久。有。自。殺。之。念。纔。能。安。排。得。這。樣。周。到。悟。奇。道。是。的。這。話。未。嘗。無。禮。不。過。外。人。都。議。論。他。死。得。蹊。蹺。我。也。覺。得。有。些。詫。異。現。在。想。偵。查。一。切。他。倘。果。是。自。殺。的。那。自。然。罷。了。萬。一。是。被。人。害。死。他。和。我。既。交。好。了。一。場。我。必。得。替。他。報。仇。捉。住。凶。手。抵。他。的。性。命。這。個。諒。你。定。是。很。盼。望。的。說。時。再。用。明。銳。的。眼。光。察。看。伊。的。臉。色。見。伊。聽。了。這。話。立。刻。露。出。不。安。的。神。態。臉。色。也。微。有。變。動。很。勉。強。的。懇。切。答。道。這。個。自。然。希。望。你。早。早。探。出。實。在。不。過。他。向。無。仇。人。又。是。死。在。房。中。牀。上。的。利。刃。再。在。他。掌。握。之。中。這。不。都。是。他。自。殺。的。明。證。麼。悟。奇。也。不。答。辯。祇。說。等。探。明。實。在。後。再。來。告。訴。伊。便。向。伊。告。辭。伊。也。不。多。留。却。開。了。前。門。送。他。出。來。悟。奇。隨。即。又。向。伊。的。隣。家。打。聽。他。們。都。誇。贊。伊。老。實。勤。儉。平。常。難。得。出。門。一。步。也。不。和。人。往。來。又。很。敬。愛。松。樵。真。是。一。個。良。好。的。婦。女。啊。悟。奇。別。了。他。們。之。後。再。去。尋。幼。樵。剛。巧。他。們。母。子。都。在。家。中。接。見。之。下。悟。奇。問。道。外。邊。的。議。論。你。們。諒。有。所。聞。不。知。可。有。甚。麼。感。想。幼。樵。首。先。很。堅。決。的。道。我。

父親刎頸而死。雖事出意外，但說他是被人殺死，我却絕對不信。世界上殺人的惡漢雖多，但我敢信無論如何決不會來殺我父親的。因為我父親向來是和善待人，人人都稱頌他。一聲好，至于對於他的妾的猜疑，那更是神經過敏。伊進我家的門，雖不足一年，但我們信任伊的心，却十分牢固。天下安有節儉耐勞，知分安命的婦人，會害死丈夫的道理呢？就這一點上看，來外人對伊的猜疑，不必解釋，自可明瞭了。他母親聽他這般說，也連連點頭稱是。並道：這種無端的流言，切不可被伊曉得。伊已傷心萬狀，倘再曉得外間有這種流言，難保伊不悲憤異常。自殺剖白，那真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了。悟

奇見他們這樣堅決的信任，不禁暗暗稱奇。也不把那些種種疑竇告訴他們。祇再問道：松樵死後，你們預備怎樣待伊呢？幼樵道：今年春天，我父親曾生了一場大病，他自分必死，曾立下遺囑，寫明在財產中提出四萬元，給伊做贍養費。後來病雖全愈，遺囑却仍保留着。將來他百年歸天後，仍照這樣分派。所以昨天我父親大殮後，曾和伊講起這事，伊却一口謝絕，說伊無子無女，要財產何用？祇須每月給伊若干數，敷衍適當的生活罷了。還說：孤身獨住，諸多不便，想和我們住在一起，可以隨時照應。宋先生你聽伊這番話，大概也要稱許伊心地光明正大罷。悟奇回答。

不出甚麼祇點了點頭也不再說甚麼便告辭走了。

悟奇忙着偵查了兩天仍未能得到一個切實的答案。這天早起後正在盥漱的當兒石秋匆匆的跑來見了悟奇高聲喊道怪事怪事松樵的妾金寶竟在昨夜逃走了。這定是和情夫同逃的。悟奇聽了也很詫異却道伊忽然逃走自然是怪事但未必是和情夫同逃因爲伊既要和情夫同逃早就該逃了不必等到昨夜呀。石秋道你錯了伊本以爲平日做作周到得着

你出場偵探生怕奸謀敗露難逃法網這纔夤夜逃走的。悟奇道伊的細軟自必席捲一空了。石秋道這倒不曉得大概是席捲而逃的。悟奇道待我趕去查問一回定有分曉。當下悟奇胡亂的吃過早點便趕往幼樵家。正走到他家門首見他正從外面回來他見了悟奇一把拉住悟奇的膀臂同到客堂中。聲音略帶震顫道金寶竟逃走了我們過分相信伊了。伊這一逃可見外間的議論不爲無因了。宋先生我想立刻去報告警察局趕快把伊捉得回來。悟奇道慢着你莫躁急我想你正是從金寶那裏回來的不知伊捲去多少衣飾。幼樵道衣飾我已查點過了大概

並不缺少甚麼。悟奇道：這就是了。倘果如外間所說，伊自必是和情夫同逃的。那末，怎會不把衣飾帶走呢？縱然說多帶了累贅，軟細却毫不累贅呀。如今伊既是隻身出走，我以為當中尙有別情，未必祇像和情夫同逃那樣簡單。幼樵聽他這話，也覺有理，便道：不必管伊是不是和情夫同逃，我們先捉伊回來，再作計較。悟奇道：這話不錯。松樵究竟是怎樣死的？正在衆人猜疑之中，伊剛巧在這時候逃走，自然萬分可疑。應該捉伊回來，問個明白。不過驚官動府，勢必致全城皆知你父親已是慘死，何苦再叫他出去露醜？我想你且慢報告警局，待我先去偵查伊的去向，尙能把伊截獲，住問明伊果曾害死

你父親的那時，再送到官廳，究辦你以為怎樣呢？幼樵沈吟了一下，道：這樣也好。請你看，在先父的面上，趕快去捉伊，遲了伊就將逃走遠了……哦，我急昏了。我在伊房中的桌上，看見一封信，是伊寫給你的。我已拿來，說着從袋中掏出遞給悟奇。悟奇很驚異的，接過來拆開信封，抽出信紙，見紙上祇寫了不多幾個字，寫的是：宋先生鑒，我已退讓一步了，請你顧全你的亡友，不必四下裏搜尋我了。悟奇看了，萬分不解，道：奇了甚麼，叫做退讓，甚麼叫做顧全呢？難道是伊有意這樣寫，聳動聽聞，使我不去追尋伊，便可遠走高飛了麼？幼樵道：現在

不必多費工夫研究捉了伊回來各事都可明白。悟奇道：「這個自然。」沈吟了一下，又道：「當初你父親買伊時是誰人出面的？」幼樵想了一想，道：「便是撫養伊的那個親戚，姓王，名叫福海，住在興隆街一間矮屋裏。」悟奇道：「曉得了，我先去查問一下子罷。」

悟奇尋到了這王福海，他是一個六十多歲的老者。悟奇問他和金寶是甚麼親戚，他說金寶是他的表姪女，又問把金寶賣給李家，可是他出面，他說是的，又說賣了三百多元，除掉經手人的費用，淨落不足三百元，拿來買了一方地，把他父母的棺柩落葬。悟奇又正色厲聲道：「現在伊已逃走了，捲去許多衣飾，價值很貴，諒來

都窩藏在你家，你可曉得窩藏賊賊是有罪的麼？」福海急急的答道：「伊是空身來的，並無甚麼衣飾呀。」悟奇微笑道：「伊是甚麼時候來的？」現在還在屋中麼？」福海頓了一頓，臉色發白，道：「我不曉得，伊不會到我家來。」悟奇喝道：「你方纔說伊是空身來的，既不會來，怎能曉得是空身呢？你還是快些說出真話，和你無關，否則先把你捉了去，押在監牢裏，叫你交出伊來，監牢裏的苦楚，你大概也曉得的罷。」福海嚇得張口結舌，說不出話。悟奇又連連催促，福海纔抖抖的道：「我說出實話，你能饒恕我麼？」我已這麼大的年歲，禁不起受監牢的苦了。」悟奇狠和氣的道：「你偷說出實話，定

不難爲你是了。福海道：伊是昨夜三點鐘來的。對我並未說甚麼。祇說伊不能再在李家過活。要到東鄉觀音菴去修行。那菴裏的當家本是伊的姨母。我勸伊不要去。伊不肯聽。從天光纔亮便僱了一部小車動身去了。臨走時再三叮囑我：倘有人來尋伊，千萬莫說出伊曾來過和去處。這都是實話，沒有半句虛言。你說甚麼衣服，我却委實不曾瞧見。更不敢窩藏。我已說出實話了。諒來和我無關了。悟奇不答，撥轉身忙忙的趕往東鄉觀音菴去了。

要替松樵報仇，自不得不追到這裏再問你個明白。伊道：報仇麼？你已斷定他是被人殺死的麼？悟奇道：這個自然。我早已看出破綻來了。不過上次會見你時，未曾提起罷了。悟奇便把瞧見松樵頸間的傷痕和耳後的搔傷大起疑心的事一一說了。伊忽深深的嘆口氣道：虧你這樣細心，真不愧是著名的偵探。不過你講到報仇二字，可委實是多事了。因爲殺死松樵的人，本是爲着報仇。你再替他報仇，那勢必再有人出來替這報仇的人報仇。這樣循環的報下去，何時纔能終結呢？悟奇聽了這話，很是奇詫，不覺沖口問道：你和他有甚麼仇恨呢？伊道：你怎能曉得是我

呢。悟。奇。道。你。也。不。必。來。問。我。你。種。種。的。做。作。當。時。固。然。以。爲。能。夠。遮。人。耳。目。其。實。適。足。以。令。人。疑。心。你。過。後。思。量。諒。必。都。已。覺。察。何。必。再。要。我。多。費。唇。舌。呢。伊。又。嘆。氣。道。我。本。想。大。仇。已。報。不。願。在。他。死。後。再。宣。揚。他。那。段。罪。史。偏。偏。你。來。到。我。家。向。我。細。細。盤。問。我。怕。你。追。求。不。已。總。有。逼。得。我。不。得。不。說。的。時。候。所。以。我。決。定。讓。你。一。步。悄。悄。的。來。到。這。裏。再。留。給。你。一。封。信。當。做。勸。告。不。想。你。仍。然。追。蹤。而。來。唉。你。這。樣。的。追。尋。我。雖。是。要。替。你。好。友。報。仇。實。則。是。逼。我。宣。揚。你。好。友。的。罪。史。這。是。何。苦。呢。悟。奇。正。色。道。你。休。要。託。詞。搪。塞。松。樵。一。生。公。正。有。甚。麼。罪。史。呢。伊。也。很。沈。著。的。道。這。話。不。像。是。你。說。的。了。我。聽。說。你。和。他。

祇。結。識。了。三。年。他。從。前。的。事。蹟。你。自。然。不。能。曉。得。悟。奇。道。那。末。你。且。說。給。我。聽。事。已。如。此。你。也。不。得。不。說。了。伊。又。深。深。的。嘆。口。氣。道。松。樵。呀。我。本。不。願。替。你。宣。揚。叫。你。死。了。之。後。再。留。個。罵。名。但。如。今。實。逼。處。此。不。容。我。不。說。你。死。而。有。知。諒。也。不。會。怪。我。的。宋。先。生。請。你。聽。着。罷。這。一。段。事。距。今。已。有。二。十。年。了。那。時。我。尚。在。襁。褓。之。中。我。父。親。本。在。外。埠。做。生。意。一。年。中。難。得。回。來。一。兩。次。和。我。母。親。很。是。愛。好。先。前。本。按。月。寄。錢。回。家。那。一。年。不。幸。生。意。不。順。虧。耗。很。巨。以。致。不。能。按。月。匯。寄。縱。寄。數。目。也。很。小。家。中。雖。祇。有。我。們。母。女。二。人。生。活。竟。難。以。敷。衍。我。母。親。沒。法。不。得。不。賴。十。指。稍。爲。

補助剛巧近處有一家姓李的富戶便是李松樵家了。需用一個做針線的人。我母親曉得了。便央人去舉荐李家。一口答應。並特別通融。准許我母親把我帶在身邊。我母親有吃有住。每月再有工錢。母女又不必分開。自然非常的感激李家了。那時候我母親纔祇二十多歲。又生得稍有幾分姿色。松樵見了。竟陡起邪心。幾次三番誘惑我母親。我母親粗知大義。都嚴詞拒絕。但同時又有一種恐懼。深怕因此觸怒主人。歇掉生意。因此終日惶恐不安。但松樵野心未死。仍以利誘威嚇。拿出種種卑鄙狠毒的手段。來可憐我母親。孤獨之身。又完全在松樵的勢力之下。怎能抵抗到底。便不知不覺的降服了。

松樵又因家中耳目衆多。主僕的名分攸關。諸多不便。就一面假意的辭歇。我母親一面在外賃屋同居。這樣大約過了三個多月。我母親接到父親的來信。說儘月內要回家來了。我母親一時無有了主意。忙和松樵商量。松樵說好。在你在我家幫傭。你丈夫是曉得的。你在他面前不妨假說這裏是我的小公館。你是在小公館裏幫傭的。料他決不會起疑心。再則不多幾天。他便要動身的。諒也不會在外面聽見閒話。你和他見面也可假說在公館裏。不便出去。尋個所在。你祇須把衣服換一換。裝成僕人的模樣好了。我母親無可奈何。只得一一依從。他不多幾天。我父親

果然。回來了。和我母親見面之下。說他在外埠。做的生意已不能繼續。此番回來預備在本地。尋些生意做。我母親聽了。這話。心想。那種欺瞞。手段。不過是救急的日期久了。必要戳穿。那便。如何是好。便再告訴松樵。問他有甚麼主意。他却含糊。並沒有切實的答覆。過了兩三天。我母親正非常焦急。一天午後。忽有人跑來說。我父親在某處曠地上。不知怎的。已被人打死。凶手早已不知去向。幸虧他尚有微氣。說出他的妻子在這裏幫傭。說完這話。便氣絕身死了。我母親這一嚇。直嚇得魂飛天外。松樵却很高興。說他的障礙已除此後。毫無顧忌了。當下拿出些錢。作為做善事的。把我父親胡亂收殮。可

是我母親心中萬分狐疑。我父親常常在外。本地向無仇人。又是回來不多幾天。誰會把他打死呢。這話常向松樵說起。他起初祇笑而不答。後來纔說出。因我父親活着礙事。特地花錢買出人來。把我父親生生打死。我母親聽了。自然是又氣又恨。又自怪性情太懦怯些。深怕和松樵吵鬧起來。和自己的名節有關。又怕勢力不敵。不能佔勝。便隱忍着。不響。但恨松樵的心。却非常深切。後來又過了不足一年。松樵因又有了新寵。斗然的和我母親冷落了。一兩個月後。索性把我母親棄如路人了。我母親雖恨他不該打死伊的結髮之夫。又恨他不該始亂終棄。但我母親

畢竟是個懦怯的孤獨婦人不敢奈何他又因
有我這個女兒不忍自殺便吞聲忍泣自恨命
苦罷了所幸手裏有些衣飾但爲數也不很多
便茹苦含辛過那悲憤淒涼的歲月希望把我
撫養成。人。保留我父親的一點血脉其實我那
時纔祇四歲啊我到了八歲時我母親並命我
去讀書一連讀了六年我已十四歲了我母親
纔能專心替人家做針線家裏的瑣事都由我
料理到了我十八歲那年可憐我母親以憂傷
悲痛之身竟得了一場瘟病而死直到病重時
纔把那一段傷心的歷史告訴我聽了便緊
記在心頭常想李松樵害死我父親的性命破
壞我母親的名節再把伊半途遺棄害得伊憂

鬱而死這是多麼深的仇恨啊後來我在無
意中聽說李松樵還老而未死便動了報仇
之念但我是一個獨的少女能奈何他怎樣
呢去年冬天我聽說他要納妾暗喜機會來
到了便託我的表叔王福海轉請旁人前去
說合活該他惡貫滿盈死期已到見了我一
面很是中意於是我便賣到他家和他日夜
接近了但我尙不肯立刻下手因爲我志在
殺死他本不必把他的罪史張揚出去使他
留個永久罵名處罰未免太重再則我母親
的隱事更不願令人曉得所以我一年以來
竭力做作務使人人相信我是個好女子那
末他縱然慘死自然無人疑到我身上從前

的事。便可。永久的。在隱秘之中。了。不想。我於。非常。祕密之中。仍因。我的。手抖。他的。頭掙扎。便。割下。那幾處。散碎的。傷痕。我。用手。揪住。他的。頸項。再。搔破。他。耳後的。皮膚。——事後。我已。覺察。忙。把兩隻。長指甲。剪去。——以及。他。種疑竇。便。引起。你的。注意。如今。追尋。到這裏。逼得。我。不能。不。完全。說出。唉。使。我在。滿意之中。仍。不免。十分。遺憾。……伊。說到。這裏。早已。淚流。滿面。臉色。慘白。聲音。也。啞了。又。連連。抽咽。不能。再。說。下。去。悟奇。

也。聽得。呆了。儼着。瞪眼。望住。伊。一聲。不響。過了好多。一會。伊。再道。如今。我。大仇。已報。你。倘因。我是。殺人的。凶手。須。押往。官廳。治罪。祇。須你。分付。一聲。走。我。定。毫不。畏怯。立刻。和你。同往。不過。你要。明白。我。悄悄的。來到。這裏。並非。畏罪。潛逃。實在。是一。半。顧全。我。母親。一。半。顧全。你的。好友。呀。悟奇。仍。凝視。着。伊。一句。不。答。……



第二號室 英國瓦拉斯著

程小青



第九章 呂明登的故事

佛雷呂明登繼續道：「羅白死的時候必在九點鐘。華盾醫士第二次到他寓裏以前，因為我伏守在屋旁，醫士兩次到羅白寓裏，我都瞧見。第二次他也瞧見我的，他可曾告訴你麼？」黑來勃郎搖搖頭。呂明登又道：「我確信他瞧見我的，他所以不告訴你也許為著不願將我牽涉進去的緣故。我再說一句，羅白在我進去的時候至少已死了一個鐘頭。至於我為什麼到羅白寓裏去，並且有什麼舉動，我此刻不願意說。」德倫納接口道：「你的舉動，密司毛丁知道的。」呂明登道：「我不知道你為什麼提起密司毛丁，敢是你要將我許多朋友一個個都牽入旋渦中去麼？」勃郎道：「佛雷，我們已知道當昨晚兇案發生以後，伊和你會見過的。此刻你不如把你的事迹說個明白，須知這一著和你有生死關係呢。」呂明登從床上下來。

穿上了睡袍反執著兩手低頭在室中踱了一回少停他坐在床邊說道「很好我聽你的話我想密司毛丁對於羅白的婚約你們大概也已知道了當我一聽得這個消息立刻便想結果他的性命我知道他是一個殘忍鄙陋的小人因我認識一個人那人和他的朋友曾費了多年的功夫準備報復羅白使他吃虧這一件事警士們諒必也知道了」德倫納點點頭呂明登又道「因此我一聞得羅白和密司毛丁訂婚的消息忿怒填胸當夜就到潑拉瑪屋去預備謀死他那是前天星期五晚上的事但那晚我並沒進去過了一夜我的計劃略略有些變更我知道羅白手中執著幾張密司毛丁的債票那債券所以落在羅白手裏就因密司毛丁和羅白常在麥希蘭勳爵家裏賭博伊屢次敗北羅白便盡力吸收起初伊不知道共負多少直到前天晚上他才告訴伊伊已欠他五萬鎊了伊突然聞此出乎意料以外不覺大驚其實那債券的四分之三都是羅白假造的因每逢密司毛丁立債券的時候羅白終教伊用鉛筆寫字的鉛筆自然比墨水筆容易假冒羅白的用心當時已很顯明羅白既將欠債的數目告訴密司毛丁同時又說他經濟窘迫逼伊還債否則就應當允許嫁他密司毛丁當然沒有這許多錢並且還有一個患病的母親如果因著還不出債發生什麼岔子那老母一定擔受

不起。伊爲情勢所迫，就勉強選擇了一個比較容易的方法。但伊一聽得我要殺死羅白，便非常驚惶。到了昨天晚上，果然也守在潑拉瑪屋的附近。可是伊到底沒有瞧見我進去。我是從鐵梯上爬上去的。我早知道梯上接著一個報警的電鈴，所以昨天早晨先到潑拉瑪屋去過一趟。趁著守門人不在，將警鈴的電綫割斷。因此昨晚我爬上梯去，既沒有鈴聲，驚動霧氣，又重也不虞被人瞧見。到了羅白的窗口，窗正開著，裏面的電燈也完全明亮。第一種接觸我目光的東西，就是那僵臥在床上的羅白。我不由的大吃一驚，就想退逃下去。同時又記得密司裴廉毛丁有債券在他手中，因冒險跨進窗去。勃郎忽問道：「你可是說那窗開著麼？但據密勒說，那窗是關著，並且下拴的。如果如此，外面一定開不開的。」呂明登點頭道：「不錯，但那時實在開著。我既走進去，直到羅白的床前，瞧瞧他到底死了沒有。因伸手摸摸他的胸口，他却果真死了。就在那時，我的袖口上便沾了血迹。接著我走到他憩坐室裏去，先到門口聽聽一些沒有聲音。那門却是鎖著。」勃郎問道：「鎖孔中可有鑰匙麼？」呂明登道：「沒有。當時我也覺得稀奇，可是沒有功夫推究。我在寫字桌的抽屜中搜尋一回，却沒有尋到什麼債券。於是我不敢多留，急急退出，仍舊從鐵梯上下來，到了街上，就遇見裴麗伊。一見我十分驚

恐我假言只等候一個朋友並沒幹什麼勾當那時伊就把羅白向伊求婚的真相和我說明。我便勸伊回去。因我覺得這一件事我已蒙了重大的嫌疑。我割斷過警鈴的電綫。又說過恫嚇的說話。——勃郎問道：「那麼你爲什麼重新到俱樂部去？我和華盾醫士都瞧見你的。」呂明登道：「你們也在那裏麼？我當時竟沒有覺得我所以到俱樂部去。就要瞧瞧火車開行的時刻預備悄悄的逃去。以免受連累的禍。但反過來一想。又覺得這種舉動未免太愚。因思我既逃走差不多我自認是有罪的人在理。我只應把這件事情報告就近的警察。或是和那守門人剖誠說明。可是我回到了潑拉瑪屋去。終沒有那種自首的勇氣。只在屋前徘徊躊躇。久久不決。在那時候我瞧見華盾醫士。我很願意招呼他。和他攀話。但到底爲恐懼心所勝。不敢叫他。後來又見警察們到來。接著你和華盾醫士也一同到場。我於是越發驚疑不定。心中很想探聽你們對於這件事有什麼意見。懷疑什麼人。並且打算怎麼樣處置。因此不顧危險。不知不覺重新走進了草地。伏在樹影底下。忽見一個警察打從我面前走過。幾乎被他發見。又見一個人從鐵梯上下來。接著仍從梯上上去。再過一回不見動靜。我放大了胆。走到梯旁。冒險攀著上去。不料剛才跨上兩步。斗見梯上有一個人下來。我拚命的向下一跳。急急逃出。

了。草地這就是我經歷的故事。」勃郎道：「當時你可曾見鐵梯上還有別的人下來麼？」呂明登道：「沒有。」勃郎道：「你在樓上的時候可曾到隔壁的餐室中去瞧過？」呂明登道：「也沒有。」勃郎走到窗前向外面望望，又回頭道：「那麼桌子上有一張紙頭寫著一個P字，你可曾見過？」呂明登搖頭道：「我也沒有覺察，只見有兩隻椅子倒翻在地，還有一束信件。我當時以為是裴麗的借券取起來，一瞧却是一個女子所寫的信，信中的語意似乎訴述對於伊丈夫的怨苦。」勃郎和他的下屬德倫納同聲道：「有信麼？」接著德倫納又道：「密司脫呂明登，你確實瞧見的麼？我却尋不著什麼信，你可曾見那信的簽名麼？」呂明登答道：「我記得簽著一個K字信上的地址好像在羅馬尼的一月咖啡店裏，那信紙也是很普通賤价的東西。」德倫納兀自詫異，因為他當時不但沒有發見信件，並且也沒有見什麼傾倒的椅子。又向呂明登道：「照你的說話，似乎當你進去的時候，那兇手還在樓上搜索什麼，後來避匿一處，你却沒有瞧見，不過你這一番話沒有確實的證據，還不容易教陪審人相信。」勃郎接口道：「我却相信的。」德倫納一聽臉上顯出一種不快的神色，因為在探案的時候，當著嫌疑人的面前，上司和下屬的意見不一致，實在是少見的事。德倫納因冷然答道：「先

生我以為他的說話究竟還不能完全憑信」勃郎勉強笑了一笑說道「我對於密司脫呂明登的故事完全信任並且願擔保他的行止決不致發生意外德倫納你須知我所以把這件案交給你辦就為你是一個最正直和最敏慧的人你如果措置適當我當然不會阻擋或減輕你的權力現在我願使呂明登暫時自由等到會見了華盾醫士以後再著手進行因華盾曾聽見室中人的聲音並且聽得羅白說道「伊一定要這樣做」此外當醫士第二次往羅白寓裏去時他聽得三層樓上電鈴的聲音但當守門人將升降機開上去時並不見人這一點我以為也很緊要不能不先向醫士問一下子並且我今天早晨聞得三層樓上住著一個叫做柯斯太的寓客柯斯太也是東方人本來和羅白有些怨嫌這時據說他已往法蘭西去寓中空關著沒有人住但這話未必可以盡信據我想那兇手如果從鐵梯上逃走那麼他不但可以向下也可以向上到三層樓去所以我料那人行兇以後便悄悄的伏在樓上也未可知德倫納作簡語道「那麼他伏了一回就掣鈴叫升降機上去麼」勃郎道「那鈴聲也許是偶然的那人或者立在升降機的門前向下面窺探他的手指不期觸在鈴上因據華盾醫士說那鈴聲非常短促」這時忽有叩門聲音呂明登聽得他的管家婦的聲音說道「先

生華盾醫士要見你」呂明登向二人瞧瞧勃郎點點頭呂明登便道「請他進來」醫士一見呂明登的二客十分詫異向勃郎道「你來尋他麼我却希望你不要弄錯」呂明登緊握著醫士的手說道「你竟成全我沒有告訴勃郎你昨晚瞧見我的」醫士道「我本不願說明但我不知你到潑拉瑪屋去有什麼勾當此刻就要來問個明白但照此情形大概他們二位也早已問過你了」呂明登就把他的故事重複說了一遍醫士的臉色漸漸的變成嚴肅末後說道「我却明白記得並沒有傾倒的器具」勃郎問道「你還記得升降機上的電鈴聲音麼」醫士點點頭勃郎又道「你可曾聽得那時三層樓上有什麼人麼」醫士道「我不能確說因當電鈴響時那守門人以為三層樓上有人當下我也以為如此但你現在怎麼樣對待呂明登呢」勃郎道「我現在並不捉他只把那些染著血漬的東西帶回去存案」醫士欣然道「謝謝天」他的感謝實際上却並沒有用原來兩個鐘頭以後德倫納已向比黑來勃郎職權較高的上司取得了允准就把佛雷呂明登捉進去了

第十章 窗口裏逃出去的女子

偵探長德倫納回到了潑拉瑪屋第二號室就預備在各室中細細下一番搜檢功夫他用顯

微鏡在各處觀察雖一方寸的地方都沒有遺漏凡有什麼疑點指印等類他都很慎重的收取保存當呂明登被捉的那天就是星期日的下午德倫納坐在羅白的寫字桌前檢讀留存的文件他的助手忽從警署中回來挾著許多放大的照片預備德倫納察驗德倫納急忙問道「那張有一個P字的紙上可曾有什麼發見」那助手檢了一張照片答道「有一個手套的印子在左下角上却很淺淡分明是一隻皮手套的印子好像那人寫字的時候左手按在紙上」德倫納搖搖頭道「這個發見沒有什麼用祇可以知道那兇手是戴手套的但昨晚那麼天氣差不多人人都是戴手套的此外還有什麼別的發見麼」助手警士道「紙上還有兩個字却没有墨水好似那人寫字時沒有多蘸墨水除了一個P字以外後面兩個字都不著墨迹現在那筆尖劃過的痕迹上看一個好像F字或F字和一個Mica字此外更瞧不清楚了」德倫納將照片靜察了一回說道「這張紙也許在那天日間寫的姑且喚密勒進來問問」說著他按一按桌子上的電鈴密勒就應聲進來見問答道「昨天下午書桌上並沒見什麼紙頭因昨天早晨密司脫羅白告訴我抽屜中信牋已經用完我因特地取了一本新紙放在書桌屜中不到一個鐘頭密司脫羅白也從俱樂部中回來末後直到那

却利進來。我在書室中出進多次。也不曾見書桌上留什麼信紙。德倫納點頭道：「那麼這一張有P字的信牋。總算有著落了。你姑且出去。」又回頭向他的助手道：「還有那張燭盤的照片呢？」那警士又尋出了兩張照片道：「燭盤上只有密司脫黑來勃郎的指印。別的却瞧不出來。但我聞得這殺人的兇器就是密司脫勃郎在餐室中發見的。」德倫納立起來道：「你姑且坐這裏。我覺得羅白被害的時候就在這隻椅上。那行兇的人坐在或立在書桌的附近。乘著羅白不備。就下毒手。」警士應命坐下。德倫納却立他的旁邊問道：「你的頭略略偏向那壁爐。你可還瞧得見我麼？」警士道：「我只見你的手正要摸取那隻燭盤。但是我留心注意你的舉動的。假使沒有成見。那我一定瞧不見你。」德倫納試演了一回。仍將燭盤放在原處。又道：「這樣看來。那人的一擊。羅白一定沒有防備。並且我料那人必是從這扇通餐室的門裏進來的。羅白既偏向壁爐地板上。又鋪著氈毯。即使有人進來。當然聽不見足聲。」說著。又按鈴喚密勒進來。鈴聲沒有停止。密勒已跨進室來。德倫納問道：「密勒。昨晚發案以前。這一扇通餐室的門。你知道可曾鎖麼？」密勒道：「我不知道。」德倫納道：「餐室中還有兩扇門。一扇通廚房。一扇通客堂。昨晚可都鎖麼？」密勒道：「我想不見得鎖。但如果有人從

餐室。出。去。那。麼。客。堂。中。的。華。盾。醫。士。一。定。要。瞧。見。的。」德。倫。納。道。「但。假。使。有。人。進。了。僕。役。出。進。的。門。打。從。廚。房。進。來。却。當。別。論。譬。如。你。走。進。了。甬。道。盡。端。靠。石。梯。的。廚。房。回。到。餐。室。裏。去。醫。士。就。聽。不。見。你。可。不。是。麼。」密。勒。把。眼。光。移。在。別。處。似。乎。很。不。自。然。答。道。「那。時。我。不。會。回。進。來。我。出。去。瞧。我。的。女。朋。友。的。」德。倫。納。向。他。冷。冷。的。瞧。著。問。道。「你。的。女。朋。友。是。誰。住。在。那。裏。」密。勒。遲。疑。了。一。下。說。道。「伊。是。密。司。卡。杜。住。在。公。園。街。一。九。六。號。但。伊。在。人。家。做。一。個。女。傭。你。如。果。要。向。伊。問。話。實。在。是。很。不。便。的。」德。倫。納。道。「伊。如。果。不。能。回。答。我。的。問。句。那。你。要。不。便。了。」

密。司。卡。杜。還。有。幾。分。姿。色。從。狀。貌。上。測。度。分。明。是。很。誠。實。的。德。倫。納。去。見。伊。的。時。候。伊。便。告。訴。他。昨。晚。伊。的。未。婚。夫。密。勒。約。伊。九。點。鐘。等。在。潑。拉。瑪。屋。左。近。會。面。德。倫。納。問。道。「那。時。他。果。真。出。來。見。你。麼。」密。司。卡。杜。點。點。頭。德。倫。納。又。道。「他。出。來。見。你。停。留。了。約。摸。多。少。時。候。」那。女。子。道。「只。有。一。兩。分。鐘。」德。倫。納。道。「當。真。只。有。一。兩。分。鐘。麼。」卡。杜。道。「確。實。只。有。一。兩。分。鐘。他。和。我。說。了。兩。三。句。話。就。急。急。趕。回。去。的。」德。倫。納。咬。著。自。己。的。嘴。唇。問。道。「那。時。他。的。態。度。怎。麼。樣。可。覺。得。有。些。慌。亂。麼。」卡。杜。道。「果。然。略。有。些。慌。亂。的。他。說。密。司。脫。羅。白。的。脾。氣。愈。」

弄愈壞再不能和他同處。因此他問我能否就在一個月內結婚。據說他已買了一所房子預備租給人家居住。作爲我們成婚後的生活。德倫納問明了情由。回到潑拉瑪屋重新問密勒道：「你自己說昨晚出去十五分鐘。但你和密司卡杜相見至多不過五分。一來一回加上三分鐘。還有七分鐘你又幹些什麼呢？」密勒道：「我遇見樓下一個寓客的僕人。和他談了幾句。」德倫納道：「談什麼話？」密勒道：「我們談起一個朋友。那人是我們倆都認識的。」德倫納聽了。還不敢相信。可是到下樓去。找到那僕人。問問却又實有其事。密勒在羅白處服務已經十四年。他的工資本來很大。並且那些來往的富客不時又有賞錢給他。所以他手中著實積蓄了幾個錢。當德倫納向他索閱銀行支票簿時。他毫不遲疑。立刻取出來給德倫納。察驗支票簿中的存款總數。雖然不少。可是都是零星存進去的。並沒有整數。鉅款。德倫納見沒有疑跡。重新將支票簿還他。密勒方才安心。因說道：「先生。我聞得密司脫呂明登已經捉進去了。」德倫納點點頭。密勒道：「我不知道他爲什麼被捉。」德倫納道：「他自己承認。昨天晚上到過這裏。」密勒詫異道：「他到過這裏來的麼？怎麼樣進來的？」德倫納道：「從窗裏進來的。那窗却是被他在外面撬開的。」德倫納嘴雖這樣說。心中也很明白。他曾仔細驗

過也沒有發見撬窗的痕迹密勒竭力搖頭道「這決計不能的」又回頭向一個警士道「昨晚我不是說過的麼因爲窗的下部還有兩枚手旋的螺旋釘在裏面旋著實在不容易撬發的」說著領了德倫納等進臥室裏去走到窗口俯身一瞧窗框上有兩個小洞才知道那窗除了捐鍵以外還有螺旋釘旋著確然不容易撬發密勒又說道「這螺旋釘是我昨天下午親手旋過的因爲昨天霧氣很重正是偷兒們動手的機會我特地把那螺旋釘摸過以防偶然疏忽被什麼偷兒乘隙進來」於是德倫納向四處尋覓螺旋釘等到把床上的單被揭去才見褥單上有兩枚很小的螺旋釘德倫納問道「這兩枚釘起初一定在屍身底下但當屍沒移動的時候我不在這裏」因向旁邊的一個警士問道「你可曾瞧見麼」警士答道「沒有我們移屍時電燈忽然熄滅後來點了蠟燭才把他移去」德倫納將螺旋釘用白紙襯著承在掌中走到隔室中細瞧一回那釘尾雖然有黃銅的旋柄但非常細小因說道「這東西上當然瞧不出指印的」又回頭問道「密勒昨晚你出去時可曾戴手套麼」密勒道「戴的」德倫納道「你將那手套給我瞧瞧」密勒將手套取出來時德倫納接過察驗乃是粗皮做的接著又說道「這兩枚螺旋釘既然這樣細小若使不熟悉這屋子的人似乎不

容易瞧見。」密勒應道：「正是。若使不留心瞧時，果然不容易瞧見的。密司脫羅白也時常忘記我憶約十年前以前密司脫羅白爲了這兩枚釘，竟把我大加申斥。因我把這兩枚釘旋得很緊，他却急急要放一個人從鐵梯上下去，忽遽中竟旋不開來。後來他因此大責怨我。」德倫納道：「他放出去一個什麼樣人？可是女子麼？」密勒道：「正是那時我也記得是重霧的晚上，忽有一個朋友到這裏來。密司脫羅白就急急的將室中女子放出。」接著密勒又說：「那朋友是誰？已記不清楚。女子却見過多次，年紀很輕，面貌也很美麗。伊自己也有鑰匙進來的時候，總在密勒出外的當兒出去時，密司脫羅白又必親自陪送從後門出去。又說道：「伊每一次來見他，他總要把許多東方古物、絲綢和雕刻的東西給伊瞧，似乎伊很喜歡東方的東西。密司脫羅白就也借此獻媚，但自從那一回從窗口中逃出去後，以後便不見伊再來。那時密司脫羅白覺得電鈴既不住的響著，窗上的螺旋釘一時又旋不開來。後來甚至旋破了手指。方才開窗放那女子出去。」德倫納問道：「密司脫羅白可有許多女朋友麼？」密勒道：「有的，但不多幾個。」德倫納指著手中的螺旋釘道：「你想那個叫做却利的人，可能知道這東西麼？」密勒道：「也許知道的。我覺得他從前已經來過，可是我也不記得十分清楚。」德倫

納冷然道：「你所不記得的事情多著呢。」

犯罪的種種

關北徐公

據西班牙馬特利市捕獲的一個凶漢供稱。他常常打扮得很體面。裝成一個紳士。見路人有可以下手的。便假做知己模樣。與他握手。這凶漢的大衣袋內。藏一強力蓄電池。導綫連續在他手中。一塊金屬板上。倘使路人與他一握手。忽然受到可怕的電擊。全身失去自由。凶漢便一手盜他的錢袋和錶等物。他用此法。曾經鬧過許多地方。

還有一種怪方法。在車站或火車中。有一個吸着烟的紳士。他向人乞火時。將細的注射器。在他吸口處。注射魔睡藥一二滴。若無其事的還他。此人吸了烟。便會人事不省。近來歐美各國的火車中。這種方法。常常應用着。法國有名的地理學家茄白奈博士。也在火車中這麼盜去過六千元。

近代俠義英雄傳

平江不肖生著 吳門陸澹盦評

第二十一回

言永福象物創八拳

羅大鶴求師賣油餅

話說金光祖在十年前用擒擊手點傷了的言永福。原是湖南辰州的鉅富。

上回寫到金光祖與羅大鶴比武開者固欲

知二人之孰勝孰負也不料此回開始忽然岔入言永福傳將金羅兩人比武事無端攔起不談直至數回之後方能繼續敘述閱者都爲之悶然文章之妙恰在此等地方作者筆端以人爲戲

言永福的父親

言錦棠學問甚是淵博。二十幾歲就中了舉。在曾國藩幕下多年。很得曾國藩的信用。由樂山知縣陞到四川建昌道。就死在雅安。言永福是在四川生長的。他雖是個讀書種子。然生性歡喜拳棒。那時四川的哥老會極盛。哥老會的頭目有個姓劉名采成的。彭山縣人。拳棒蓋四川全省。言錦棠做彭山縣知事的時候。劉采成因犯了殺人案子。被言錦棠拿在彭山縣牢裏。論律本應辦抵。但言永福知道劉采成是四川第一個好漢。想相從學些武藝。親自到牢監裏。和劉采成商量。串好了口供。又在自己父親跟前。一再替劉采成求情。居然救活了劉采成的性命。負一技之長者即可賴以得生由是觀之入之處世其可無一技之長乎劉采成從死中得活。自然感激言永福。將自己平生本領。全數

傳授給言永福。天下無難事，祇怕有心人。言永福既是生性歡喜武藝，又得了這種師傅，那有不成功的道理。因此祇苦練了五年，他的年紀才得二十歲。在四川除劉采成外，已是沒有對手。後來言錦棠病死在建昌道任上，言永福扶柩歸到辰州。辰州的木排客商會法術，會武藝的極多。論到武藝，也沒人能及得言永福。四川無人能敵辰州，又無人能敵。然入後卒敗於金光祖之手，故知此處一段，明是寫言永福暗中却是極力要襯出金光祖之神拳也。言永福在家守了三年，制心思想中國。這們多的省分，這們多的人民，武藝賽過自己的，必然不少。我獨自住在這窮鄉僻壤的辰州，一輩子不向外省走動，便一輩子也見不着了。不得的好漢，我於今既已閒着在家，無事何不背上一個黃包袱去各省訪訪朋友呢？若能遇見一兩個強似我的人，得他傳授我幾手驚人的技藝，也不枉我好武一生。言永福主意已定，遂略帶了些盤川，背上黃包袱，歷遊廣東、廣西、雲南、貴州，到湖北住了三年。所到之處，凡是負了些聲名把勢，以及江湖上賣藝之徒，言永福無不一一指名請教。共在南七省游了十個年頭，與人交手在千回以上，却是一次也不會逢過對手。出力寫言永福仍是出力寫金光祖也。於是從湖北到河南，聞得神拳金光祖的威名，便直到寧陵縣來拜訪。論到言永福的本領，並不弱似金光祖，也是一時大意了些。到處無人能敵，不免驕縱。則大意大意則失敗隨之矣。此數語不是迴護言永福，却是作者迴護自己也。被金光祖用擒拳手，將言永福的臂膊點

傷了。言永福當時知道不能取勝，遂向金光祖說了十年後再見。若自己無再見的緣法，當教一個徒弟來拜賜的話，即退了出來。言永福出了金光祖家，暗想北方果有好手，我初進河南就逢了這們一個對手，還虧得受傷不重，不至妨礙生命。若再進山東直隸一帶去，祇怕更有比這金光祖厲害的本領，得不到手，弄得不好，沒得倒送了自己的性命。不如且回辰州去加工苦練幾年，好來報這日之仇。知難而退在言永福可謂見機遂從寧陵仍回辰州原籍。他本來是一個富家公子，也曾讀過詩書，他生性除好武，而外還有兩種嗜好：一好養鶴，家中養了一二十隻白鶴，每日總有一兩次憑着欄杆看那二十隻白鶴梳翎剔羽。雅人深致不是武夫樣子，究竟言永福是個讀書子弟也。再有一種嗜好，說起來就很好笑了。他最歡喜吃那用米粉做的油炸餅，但是自己家裏做的不論如何做得好，他又不歡喜吃，專喜吃那些小販商人挑着擔子旋炸旋賣的。此種嗜好的確可笑的。他家雖是辰州的鉅富，然因他性愛揮霍，加以不善經營，又因急於想研究高深的技藝，好報金光祖之仇，就不惜銀錢，延納各處的武術名家，終日在家研究拳脚，如此不上三四年工夫，言永福的拳脚倒沒了不得的進步。而言錦棠一生宦囊所積的鉅萬家私，已容容易易的花了個一乾二淨。

昔人云文必窮而後工，我謂各種技藝無不皆然。言永福之傾家蕩產不可謂非永福之幸也。

點文學就在辰州設館教書度日練武者即以教書度日可謂別開生面俗語說得好窮文富武大凡練武藝的人

非自己的生生活寬舒常有富於滋養的飲食來調補不可言永福的生活既漸次艱難起來了

各處的武術名家不待說不能延納在家就是他自己的武藝也因心裏不愉快不能積極的

研練十年報仇的話雖不會完全忘掉然自知實行無期祇得索性把研究武藝的心思放下

專教一班小學生的詩云子曰倒也能支持生活極力頓折但他好武的念頭已因窮苦而減

退而好鶴與好吃油餅的心思却依然如故人之嗜好最不易改亦不獨言永福為然也不過家中養的鶴不似從前那

們多的成羣結隊罷了僅留了一隻老白鶴連他自己也不知道那隻白鶴有了多大年紀據

他說那隻鶴還是他父親言錦棠在十幾歲的時候飼養的言家已養了六十多年人言鶴壽最長觀此殆不

矣誣言永福將這鶴愛同性命這日用過早飯言永福剛教了小學生一遍書就伏身在欄杆上

面看那鶴亮着翅膀用他那長而且銳的嘴梳翅上的羽毛徐徐寫來令閱者毫不着意正看得有趣的時

候忽見那鶴聳身一跳兩翅一撲便跳過了天井那邊隨用長嘴向青草裏啄了一下疾言永

福的眼快早看見青草裏面鑽出一條六七尺長的青蛇大蛇可怕○非如此大蛇亦不能與老鶴鬥也伸頸揚頭的張開

大口向白鶴的喉頸咬去疾白鶴不慌不忙的亮起左邊的翅膀對準青蛇七寸上一撲長嘴

就跟着翅膀啄下。可是青蛇也敏捷的厲害。白鶴的翅膀方才撲下。蛇已將頭一低。從翅膀底下一繞。到了白鶴背後。白鶴的兩腿是一前一後。立着的青蛇既繞到了背後。就要在白鶴後腿上下口。疾言永福看。下心中着急。惟恐自己心愛的鶴被蛇咬壞。正打算跳過欄杆。去將蛇打死。夾寫言永福之着急文情絕妙誰知那鶴比蛇更靈巧。後腿運動也不動。祇把亮在後面的左翅膀挨着後腿掠將下來。疾翅梢已在蛇頭上掃了一下。祇掃得那蛇縮頭不迭。不過蛇頭上雖被掃了這一下。却仍不肯退去。且比前更進咬的快了。言永福很注意的看那鶴。竟是一身的解數。一語蛇鶴相鬥了三個時辰。蛇自低頭去了。作者寫人與人鬥寫得雖是十分細到亦尚不足為奇。因作者則真是奇絕。蓋作者非鶴非蛇。不知如何能體會出來。如此做小說。便不由人不五體投地也。言永福獨自出了好一會神。猛然跳起身來。仰天哈哈大笑。一旦豁然能不大快。○外國發明家創造一種新理。莫不于無將一班小學生都嚇了一驚。不知先生甚麼事。這般好笑。言永福狂笑之後。把那些小學生都辭了。不教對人說。是有要緊的事。沒有閒工夫教書了。其實言永福辭退學生之後。並不見他做甚麼要緊的事。祇終日如失心瘋的人一般。獨自在房中走來走去。有時手舞足蹈。一會有時跳躍。一會無畫。無夜的連飲食都得三番五次的催他吃。不然他簡直不知道飢餓。此所謂着魔是也。世間學問技藝非着魔斷不能精進。永福苦心孤詣。其有成也必矣。是這們在家。

裏。鬧。了。三。五。個。月。忽。改。變。了。途。徑。每。日。天。光。才。亮。他。就。一。個。人。跑。到。後。山。樹。林。中。去。了。他。家。裏。人。不。放。心。悄悄。的。跟。到。山。中。去。看。他。祇。見。他。張。開。兩。條。手。膀。忽。上。忽。下。忽。前。忽。後。學。着。白。鶴。的。樣。式。在。樹。林。中。翩。翩。飛。舞。原來如此茶。杯。大。小。的。樹。木。祇。手。膀。一。掠。過。去。就。聽。得。嘩。喳。一。聲。響。如。刀。截。一。般。的。斷。了。地。下。斗。大。一。個。的。石。頭。一。遇。他。的。脚。尖。便。蹴。起。飛。到。一。兩。丈。高。寫出十二分聲勢是。這。們。又。過。了。幾。月。才。回。復。以。前。的。原。狀。即在此數月之中技已成矣仍。招。集。些。小。學。生。在。家。教。讀。又。過。了。些。時。有。一。日。下。午。放。了。學。言。永。福。到。自。家。大。門。外。散。步。見。一。個。三。十。來。歲。的。漢。子。肩。上。挑。着。一。個。炸。油。餅。的。擔。兒。走。近。言。永。福。跟。前。放。下。言。永。福。見。了。禁。不。住。饞。涎。欲。滴。摸。了。摸。懷。中。祇。得。兩。文。銅。錢。就。拿。着。向。那。炸。油。餅。的。漢。子。買。了。兩。個。油。餅。吃。了。到。口。便。完。兀。自。止。不。住。饞。涎。呆。呆。的。望。着。那。漢。子。炸。了。又。炸。懷。中。沒。有。錢。不。敢。伸。手。那。漢。子。却。怪。炸。好。了。一。大。疊。油。餅。雙。手。捧。了。送。給。言。永。福。道。先。生。歡。喜。吃。儘。管。吃。了。再。說。賣餅者甚怪我。每。日。打。這。裏。經。過。先。生。不。拘。何。時。有。錢。何。時。給。我。好。哪。言。永。福。一。聽。這。話。心。中。好。生。歡。喜。一。邊。伸。手。接。了。油。餅。一。邊。問。那。漢。子。道。聽。你。說。話。不。是。此。地。口。音。怎。的。却。來。這。裏。賣。油。餅。呢。那。漢。子。笑。道。我。本。是。長。沙。人。流。落。在。這。裏。沒。有。旁。的。生。意。可。做。祇。得。做。這。小。買。賣。先。生。要。吃。時。儘。量。吃。便。了。此人之餅一若專誠為言永福炸者真是奇事言。永。福。真。個。把。一。大。疊。油。

餅吃了。次日這時候言永福來到門外那漢子已挑着擔兒並炸好了一疊油餅歇在門外等候。賣餅者又至豈貪圖言永福之生意耶見言永福出來仍和昨日一般的雙手捧了那疊油餅送給言永福道我知道先生歡喜吃已炸好在這裏了。不等言永福開口即將餅送上真是奇事言永福雖則接了油餅往口裏吃心裏終覺有些過不去吃完了那疊油餅問道你姓甚麼叫甚麼名字說給我聽我好記一筆賬十天半月之後一總給你的錢。言永福本非吃白食者流也那漢子搖頭道祇要先生歡喜吃隨意吃就是了這一點點小事用得着記甚麼賬。賣餅者不要錢更是怪事言永福聽了這話很覺得奇怪暗想做小買賣的人怎的有如此大方如此客氣並且我看這人的神氣全不像是流落在這裏不得意才做小買賣的。神情之樹當然看得出來遂問那漢子道你既是長沙人爲甚麼會流落在這裏呢那漢子笑道這話難說且過一會再說給先生聽罷。一邊要盤問一邊却偏不肯說妙極說着就挑起擔兒走了自此每日下午必來來必雙手捧一疊油餅送給言永福吃如此吃了兩個月言永福幾次給他錢他祇是不受。其非餅爲活者更可見矣言永福吃得十分過意不去對那漢子說道我和你非親非故且彼此連姓名都不知道我怎好長久叨擾你的你若是手中富有也不做這小買賣了我看你很不像是個流落在此的人你何不爽直些說出來有甚麼事要求的祇要我力量做的到儘可幫你的忙我想你

若沒有求我的事，決不會如此待我。問得又透，關又懸，擊賣餅者自不得不明白說破矣。那漢子聽了，點了點頭道：我姓羅，名大鶴。點出名姓。原來就是此人。在長沙的時候，早聞得辰州言師傅的名，祇自恨我是一個粗人，不敢冒昧來求。見到辰州以後，打聽得師傅歡喜吃這東西，便特地備了這個担兒，本打算每日是這們孝敬師傅。一年半載，方好意思向師傅開口求師傅指教。我一些拳腳，於今師傅既急急的問我，我祇好說出來了。求師心切，一至於此。今之少年求學者，盡共鑒之。言永福聽了，心中異常高興，滿面堆歡的問道：你既多遠的來求師，又存着這們一片誠心，你自己的拳腳工夫，想必已是很有可觀的了。羅大鶴道：我本來生性歡喜拳腳，已從師專練十個年頭了。有十年之苦工，尙急於求，師如此其志，洵可嘉矣。言永福即教羅大鶴將油餅擔兒挑進裏面，湖南學武藝的習慣，拜師的時候，徒弟照例得和師傅較量幾手，名叫打入場。名目奇怪。羅大鶴這時雖誠心求師，然他自己抱着一身本領，自然得和言永福較量較量，才肯低首下心的拜師。當下挑進油餅擔，言永福即自將長衣卸去，向羅大鶴道：你已有十年的工夫，我的本領，能不能當你的師傅，尙未可定。你且把你的全身本領使出來。我二人見個高下再說。這話正中羅大鶴的心懷，但口裏仍說着客氣話道：我這一點兒本領，怎敢和師傅較量。祇求師傅指教便了。言永福不肯，二人便動起手來。祇得三四個回合，言永福一仰丟手。

把羅大鶴拋去一丈開外。跌下地半晌不能動。此是言永福初試其技新刀發矚格外鋒利羅大鶴爬起來拜了四拜。言永福慌忙拉起說道：你若去去年來拜我爲師，我決當不了你的師傅。你此刻的本領在南七省裏除我以外已不容易找着對手。我能收你做徒弟，是我很得意的事。不過我有一句話得預先說明：你應允了我方肯儘我所有的本領傳授給你。忽然提出條件令人不測羅大鶴道：師傅有甚麼話請說出來。我沒有不應允的言。永福道：六年前我在河南寧陵縣和神拳金光祖較量，被他用擒拿手點傷了臂膊。當時我曾說了十年之後我自己不能來報仇，必教一個徒弟來論我此刻的本領。已打金光祖有餘，就因路途太遠，我的家境又不好，不能專爲這事跑到河南去。你既拜我爲師，將來本領學成之後，務必去河南替我報了這仇恨。怨毒之於人甚矣哉○條件原來如此閱者當爲金光祖捏一把汗羅大鶴道：這是當徒弟的應做的事。安有不應允之理。言永福點頭道：我於今要傳給你的本領，是我獨創的。獨創兩字果敢說一句大話普天下沒有我這種拳脚我從河南被金光祖打了回來，請了無數的好漢在家日夜談論拳脚，爲的是想報這仇恨。奈請來的人都沒有甚麼驚人的本領，皆不是金光祖的對手。許多人在我家鬧了三四年，我的本領不曾加高，家業倒被這些人鬧光了。言之可歎虧了一條大青蛇和我家養的老白鶴相打，我在旁看了，領悟出一身神

妙。莫。測。的。解。數。來。剛。才。和。你。動。手。所。用。的。就。是。新。創。的。手。法。點明前用這手法這一趟新創的拳祇有八下。少得不是有。高。強。本。領。的。人。斷。不。能。學。學。了。也。不。中。用。我。替。這。拳。取。個。名。字。就。叫。做。八。拳。目奇。像。你。這。種。身。體。這。種。氣。勁。學。了。我。這。八。拳。聽。憑。你。走。到。甚。麼。地。方。決。不。會。遇。着。對。手。羅。大。鶴。聽。了。自。是。又。欽。佩。又。欣。喜。從。此。就。一。心。一。意。的。跟。着。言。永。福。研。究。八。拳。研。究。拳。脚。有。根。底。的。人。用。起。功。來。比。較。尋。常。人。自。然。容。易。多。少。倍。羅。大。鶴。祇。在。言。永。福。家。苦。練。了。一。年。言。永。福。便。說。道。你。的。八。拳。已。經。成。功。了。但。這。一。趟。拳。我。不。是。容。易。得。來。不。能。不。多。傳。幾。個。徒。弟。你。回。長。沙。之。後。須。挑。選。幾。個。資。質。好。氣。勁。足。並。曾。練。過。幾。年。拳。脚。的。徒。弟。用。心。傳。授。出。來。再。到。河。南。去。越。是。傳。授。得。徒。弟。多。越。好。也。不。枉。了。一。番。心。血。不自私而欲傳人又是一種見解羅。大。鶴。再。拜。受。教。辭。了。言。永。福。回。長。沙。來。不。知。回。長。沙。傳。了。些。甚。麼。徒。弟。且。待。第。二。十。二。回。再。寫。

總評

此一回忽然折人言永福傳金光祖與羅大鶴比武之事。遂擱置不復談矣。此等處乃作者故意賣關子。使閱者爲之悶悶。故我嘗謂惟好小說爲能使人暢快。亦惟好小說爲能使人氣悶也。氣悶之極。卽是暢快之至。閱者請耐心以靜待之可耳。勿令作者笑也。

凡欲一藝之精。必先入魔。入魔愈深。則所得愈精。人世百藝。靡不如是。固不獨技擊爲然也。言永福以研究拳藝故。致毀其家。其入魔可謂深矣。卒之以鶴蛇之鬥。演爲八拳。豈非天憐永福。俾成絕藝哉。少年讀此。可以增長志氣。

言永福在南七省未遇敵手。志得氣盈。卒敗於金光祖之手。余以爲此實永福之大幸也。惟其失敗。乃思復仇。思復仇則刻苦研練。以圖精進。於是乎因蛇鶴之奪鬥。而發明八拳之絕藝矣。苟非金光祖一激。安能如是。故少年時失敗。正可激之大成。不足憂也。

言永福愛鶴。又愛食油炸餅。其徒適名大鶴。又適爲售油炸餅者。情事之巧合邪。抑作者之以文爲戲耶。

羅大鶴求師。至不惜屈其身爲賣餅之僮。以投言永福之好。其立志可謂勤矣。昔人求一明師。如此之難。今之少年。父母爲延師教導。尙不肯用心求學。以視羅大鶴固何如哉。中國藝術家。苟有特別技藝。爲他人所未經發明者。則大都深自祕惜。不肯傳之他人。數千年來。絕妙技術之因而失傳者。不勝指屈。良可痛惜。言永福發明八拳。不自珍祕。傳之羅大鶴。更囑大鶴廣爲流傳。俾不湮滅。其度量之寬。識見之遠。亦可謂藝術界中難得者。

矣。

因言永福廣爲流傳之囑。遂開出下文無數情事來。讀此可悟文章轉捩接筭之道。

本局朱子佳君新近發明美術信箋一種用彩色銅版精印非常美麗遠在別家西式信箋之上定價極廉每打祇售一角又美術信壳亦精雅絕倫祇售六分

近代
俠義英雄傳

平江不肖生著 吳門陸澹盦評

第二十二回

奉師命訪友長沙城

落窮途賣武廣州市

話說羅大鶴從辰州回到長沙。他家本住在長沙城內。西長街羅家大屋裏面。他臨行受了他師傅的命令。教他多傳授幾個好徒弟。他到家之後。便到處物色英才。這時恰好有一個江西南康人。姓陳名廣泰的。從廣東到湖南來。又出一位英雄。以下又從言永福傳折入陳廣泰傳矣。羅大鶴者二傳之過笥也。也是用一種極新巧的武藝。號召徒衆。設了一個大廠。在小吳門正街。湖南練把式的人。稍有聲名的。沒一個不會和陳廣泰交手。也沒一個能在陳廣泰跟前。走到十個回合。因此陳廣泰的聲名。婦孺皆曉。跟着他學本領的。共有一百七十八人。寫得十分聲勢。從來會武藝的人收徒弟。沒有一次收到這門多的。陳廣泰得意的了不得。每日從早至晚。專事教授。沒有絲毫閒暇的時候。如此才教了兩個月。羅大鶴從辰州回來了。聞得陳廣泰的名。見資質好些兒的徒弟。一股腦兒被陳廣泰收去了。心中不免有些醋意。遂假裝一個做小買賣的人。走到陳廣泰教武藝的廠裏。注意看陳

廣泰教徒的本領羅大鶴亦十分小心○陳廣泰名一連看了三日覺得陳廣泰的工夫實在不錯全看不出一些兒破綻不過尙能相信自己的本領不至門陳廣泰不過第三日正在看的時候忽聽得陳廣泰對一般徒弟說道我到湖南來設廠子教徒弟一不是爲名二不是爲利爲的是要把我這絕無僅有的本領在湖南開闢一大宗派使湖南人不學武藝則已要學武藝則非我這字門拳不可我教會你們這班徒弟你們便可代我傳授徒孫曾孫我自己就回江西原籍去使江西人學武藝的也都和湖南人一樣好大口氣○借陳廣泰一番話激動羅大鶴文情甚細羅大鶴聽到這裏不覺將手中提的做小買賣的籃子往地下一擲脫口而出的說道好大的口氣祇怕我湖南由不得你江西人這般猖獗盛氣之語是脫口而出樣子說着跳進廠子立了一個門戶招手教陳廣泰來比賽大鶴到此時蓋不復能忍矣陳廣泰一見羅大鶴的身段步法不禁大吃一驚當然吃驚連忙拱手打招呼道小弟出言無狀冒犯了老兄望老兄暫時息怒我們同道的人有話盡好商量請老兄到裏面來坐着細談此間人多不是談話之所語極謙和前倨後恭令人不測羅大鶴見陳廣泰很謙恭有禮並已當衆陪了不是不便再以惡語相向祇得立起身也拱了拱手道祇看老兄有甚麼話商量湖南地方輪到你們江西人來耀武揚威我湖南人的面子也太無光彩了口口聲聲爲湖南人爭面子可見不是個人裏出風頭也陳

廣泰並不答話，祇笑嘻嘻的邀羅大鶴到裏面一間房內，讓羅大鶴坐了。陪話說道：「兄弟一時冒昧說話，沒有檢點，望老兄不要放在心上。」彬彬有禮，令人不測。看老兄的身段好像和兄弟同道，不知尊師是那一位老兄？尊姓大名？其前倨後恭，原來如此。羅大鶴搖頭笑道：「同道的話祇怕難說，因我師傅辰州言水福平生沒有第二個徒弟，而我師傅授我的武藝也並沒有師承。」一面要認同道一面却偏不認同道，妙極。羅大鶴說到這裏，隨將言永福因看了蛇跟鶴相打新創八拳的話說了。陳廣泰大笑道：「好嗎？我說同道果是不差。」一面不認同道一面却偏要認同道，更是妙極。老兄不知道我的武藝的來歷，我的師傅也正和言師傅一樣。老兄若不相信，我不妨向老兄說個明白。以下便完全折入陳廣泰傳矣。原來陳廣泰在七八歲的時候，就跟着他父親陳翌園在福建長樂做生意。陳廣泰小時異常頑皮，凡有作有為之人幼時往往頑皮，因其天機活潑故也。陳翌園因生意忙碌，也不大拘管他。這日陳翌園走一條街上經過，見有許多人圍着一個大圈子，好像看甚麼熱鬧。圈子裏面一片喊打的聲音，陳翌園以為是江湖上人在那裏賣藝。自己有事的人，便懶得理會，才走了幾步，耳裏聽得三三五五的人議論道：「倒看這個瘦弱小孩，不出至多不過十一二歲的孩子，居然能打翻長樂縣幾個有名的好手，這不是很稀奇的事嗎？」數語入耳。陳翌園聽了這一類話，心裏不免有些納罕，暗想是那來的十一二歲小孩，有這樣的本

領我既打這裏經過何妨停步擠進去看不特陳翬園納罕即閱者亦覺得納罕也陳翬園心中這們一想隨擠入人

叢之中舉眼一看不由得大吃一驚原來三三五五議論的瘦弱小孩並不是別人就是自己

的頑皮兒子陳廣泰奇絕駭絕真是使人不測這時正跟着一個身體魁梧形像兇猛的莽漢在圈子裏一來

一往的交手那莽漢看看的招架不了將要敗下來忽從人叢中躡出一個和尚鬚眉如雪發

聲如巨霆的向陳廣泰大喝道孽障還不住手待要累死老僧嗎忽然又來一個和尚奇極怪極吾知陳翬園當時必茫然如在夢中矣

陳廣泰一聽這聲音抬頭望了和尚一眼嚇得慌了手脚的樣子連忙倒退了幾步陳廣泰不怕大漢而怕和尚恍惚惚真是奇絕

負我是小孩碰碎了徒弟的酒瓶不肯賠倒也罷了反罵我瞎了眼不該拿酒瓶去碰他動手

就打我一個耳巴陳廣泰說時用手指着一個形似痞棍衣服撕破了臉上被打得青一塊紅

一塊的人道形容痞棍之狠狽即酒瓶是這東西碰碎的動手打我的耳巴也是他師傅快抓住

他要賠不要給他跑了陳翬園看地下果有一個碎了的花磁瓶但認得不是自己家裏的物

件筆筆暗寫祇見和尚望了那痞棍一眼也不說甚麼伸手拉了陳廣泰的手分開人叢就走

看熱鬧的人也都四散了陳翬園看那和尚慈眉善目氣度瀟灑料知不是作惡的僧人

和表出

和得體

子提想探明自己兒子的究竟。就跟在和尚背後。走到一座廟宇。陳翌園看那廟門上的匾額。寫着圓通菴三個大字。和尚拉着陳廣泰進廟去了。陳翌園也跟了進去看廟宇的規模。並不甚大。正殿上冷清清的一沒有奉經拜識的和尚頭陀。二沒有燒香禮佛的善男信女。寫出一所枯廟那老和尚才走上正殿。忽回過頭來。朝陳翌園打量了兩眼。陳廣泰也回過頭來。連忙叫了聲爹。到此方纔看見想見初時神色忽忽不暇旁及老和尚聽得陳廣泰叫爹。即掉轉頭向陳翌園合掌笑道。原來就是陳居士。失敬了。陳翌園上前施禮道。小兒承老師傳教。誨感激。感激今日若不是在下親眼見着。真有負老師栽培的盛意了。老和尚大笑道。彼此有緣。才得相遇。老僧在半年前無意中遇見令郎。覺得他這種異人的稟賦。沒人作育。他太可惜了。隨即把他招到這庵裏來。略略的指點他一番。曾再四叮囑。他不許他在外和人動手。並不許拿着在此地學工夫的話。對世人說出半字。表明陳翌園不知之故今日老僧教他提了酒瓶去街上買酒等了好一會。不見他回來。誰知他不聽老僧的叮囑。竟和人在街上動起手來。這祇怪老僧平日管教不嚴。以致累及居士。就心老僧很對不起居士。語極謙和更知不是俗僧旋說旋讓陳翌園進方丈就坐。陳翌園謙遜了一會。又道謝了幾句。請問老和尚的法諱。老和尚名廣慈。點出和尚法名住持這圓通菴。已有二十多年了。庵裏有十多個和

尙。並沒一個知道廣慈會武藝。廣慈也從來沒教過徒弟。不炫藝不收徒是極有學問之和尙這回收陳廣泰做徒

弟。是第一遭。當下陳翌園見廣慈說自己兒子有異人的稟賦。又在街上親眼看了和人相打

的情形。他雖不是個好武的人。然能有這們一個善武的兒子。心裏自也歡喜。半年來陳廣泰

在圓通庵學武藝。是祕密的。自陳翌園見過廣慈之後。竟將陳廣泰寄居在圓通庵裏。朝夕跟

廣慈研練。由暗練而變爲明練。進增自然愈速又練了兩年。陳廣泰年紀才一十四歲。他生性歡喜賭博。時常瞞着

廣慈。從一般無賴賭棍賭錢。不脫頑皮性情一日因賭和同場的口角。同場的那裏知道他有了不得

的本領。見他年輕身體小。爭持不下。就打將起來。賭場裏人多。福建人的特性。就是會排擠外

省人。陳廣泰是江西原籍。同場的福建人。沒一個不存心想欺壓他的。中國外省人大都如是。亦不獨福建人爲然也十四

五歲的人。知道甚麼輕重。一動手便使出全副本領來。將滿賭場的人。打了一個落花流水。登

時被打死了的。有六七個。其餘的也都受了重傷。一出手即肇大禍這場大人命官司一鬧出來。陳廣泰

下了長樂縣的監獄。是不待說。陳翌園也就因這官司急死了。還虧了陳廣泰未成年。又係自

己投首。廣慈拿了陳翌園遺下來的財產。上下買託。祇監禁了三年。遇大赦放了出來。子然一

身。無依無靠。祇得仍伴着廣慈。住在圓通庵裏。好勇鬪狠之結果如是廣慈才將自己武藝的來源。說給陳

廣泰聽道你從我所學的武藝和旁人的武藝不同這種武藝是我數十年心血獨自創出來的。言永福是創造廣慈又是創造可見技藝之精者必不是依傍他人門戶也我沒有創造武藝之前本在甘肅陝西一帶保鏢因保着一踏很重要的鏢被一個本領高似我的強徒劫去了我身上還受了重傷那鏢既討不回來我又賠償不起祇得逃到廣西。先敘述未創奇技前之歷史在永寧州境內一座石山上看見一隻盤籃大的蒼鷹盤旋空中兩眼好像在石縫裏尋覓甚麼。先出一鷹我當時以為是人家養的獵鷹放出來獵野獸的我兩眼也跟着向石縫裏尋找尋了好一會才看見石縫裏面藏着一條茶杯粗細的花斑蛇祇留出頭尾在外身子全被岩石遮掩了蛇頭伸了兩尺來高。又出一蛇鷹飛到那一方蛇頭便對着那一方。雙抗之狀寫來十分好看鷹越盤越低離蛇頭約有五六尺遠忽然將翅膀一側刀也似的劈將下來。疾我在旁看了以為那蛇必被鷹啄死了。夾叙廣慈之心思文情絕妙誰知那蛇的尾巴甚是厲害鷹伸着翅膀劈下來的時候祇聽得拍的一聲響蛇尾已彈了過來正打在鷹翅膀上面。疾鷹被打了這一下却不飛開祇一翻身就在蛇尾上啄了一嘴。疾蛇頭將要掉過來鷹亮開兩翅橫摩過去嚇得那蛇連忙把頭往石縫裏一縮鷹翅摩不着蛇頭一撲翅就飛上了半空我這時倒很覺得有趣。不特有趣確是奇觀不捨得驚散了他們再看那鷹並不飛遠仍是目不轉睛的望着

那蛇打盤旋盤旋一會又下來相鬥一會我看見一連鬥了八次一次有一次的鬥法各不相

同鬥過八次之後蒼鷹自飛向空中去了彼此都不會受傷上回寫鶴與蛇鬥一節我已詫其為奇絕矣不意作者更有此筆力再寫鷹與蛇鬥

一段各有精采絕不雷同我於是歎觀止矣我從永寧州出來到羅浮山受我師傅的剃度漸漸領悟了靜中旨趣心胸

豁然開朗就因蒼鷹與花蛇相鬥悟出遍身的解數來他八次有八次的鬥法我也就創出八

樣身手法來費了二十多年的心血精益求精的成了八個字訣因名這種武藝為字門目名

亦所有的手法無一不是極簡捷極妥善他人不易提防的字門拳既成了功特地到陝西尋

着從前劫我鏢的人報了那番仇恨上文我原不打算傳授徒弟的祇因數十年的心血湮沒

了可惜才物色了你這個稟賦極強的徒弟徒表明收意思你這番受了這般重創又聽了我這武藝

的來源此後應該知道非到萬不得已生死關頭的時候決不可輕易和人動手你要知道世

間若沒有第二個和我一般新創的武藝便不會有人是你的對手不料却還有一個言永福也廣慈說過這

話不到一月便圓寂了隨手收過這兩回本是陳廣泰正傳作者出一廣慈原是為陳廣泰傳授武藝而已藝成即便收過用筆何等簡潔圓通庵的和尙平日都

不歡喜陳廣泰而陳廣泰又是個俗人廣慈既死在圓通庵自然存身不住祇得對着廣慈的

塔痛哭了一場出了圓通庵他因在福建犯過殺人的大命案福建人最胆小聞了陳廣泰的

名都害怕，誰也不敢近他。他在福建，便無可謀生，輾轉流落到了廣州，仍是沒有謀生的技藝。

祇好每日趕人多的地方，使幾趨拳脚，求人施助幾文錢度日。英雄之末路如此無奈他那種新創的

字門拳是極不中看的外行看了，固然不懂得是鬧些甚麼玩意，便是尋常會武藝的人看了，

因為這種身手太來得不倫不類，全是平常不曾見過的，也都冷笑一聲走了。好本領難入俗眼，文章武藝大概如此

此言之可歎遇着好行善事的人，見了可憐他，是一個外省人流落此地，橫豎和開發乞丐一般，丟

下一兩文錢，也不問他鬧的是甚麼玩意。陳廣泰那裏理會得一般人都瞧不起他的武藝，還

想在廣東招收些學武藝的徒弟。一則要借此圖謀衣食，二則想將自己的聲名傳揚出去。祇

是賣藝了兩三個月，僅免了餓死，並無一人來從他學武藝。識者之不易得如此這日陳廣泰在街上賣

藝，圍着看的人却也不少。陳廣泰使完了拳脚，照例拾了幾文錢，正待換一處地方再使，偶抬

頭見人叢中立着一個二十來歲的青年，二目炯炯，露出光芒，四肢身體都像是很活潑的樣

子。數語着眼，暗逗下文不過身上衣服甚是襤褸，祇因廣東的氣候熱，廣東人對於衣服皆不大注意。每

有幾十萬財產的人，身上穿着和乞丐差不多的。陳廣泰暗想這後生的身體生得這們活潑，

兩眼這們有神，他若肯從我學武藝，我用心教出來，必能成一個好手。在陳廣泰心中固自以為能識而不知適得其反我

師傅當日傳授我武藝的時候。也是因見我的資質好。特地用方法勸我。從他老人家學武藝。我來廣東這們久了。每日在街頭巷尾賣武。廣東人知道我武藝好的。自然很多很多。但從不見有一個人來。拜我爲師的。我此刻既遇了這們一個資質好的後生。何妨也學我師傅勸我的樣。去勸他一番。看是怎樣。凡勸襲前人樣子者往往鑄成大錯陳廣泰主意已定。隨即背上包袱。跟着那後生。走到人少的地方。緊走了幾步。在那後生肩上輕輕的拍了一下。說道。哇。請站住。我有話問你。那後生見背後有人於無意中拍自己的肩。又聽了站住有話說的話。當下頭也不回。一扭身就往前跑。跑得奇陳廣泰不知他爲甚麼。這般驚跑。提脚便追。不知那後生畢竟爲甚麼驚跑。陳廣泰追着了沒有。且待第二十三回再寫。

總評

此回由言永福傳折入陳廣泰傳矣。言在辰州。陳在長沙。兩地相隔。勢不能不多有一人。廁身其中。爲之接筭。羅大鶴者。卽從中接筭之人也。旣已談到陳廣泰身上。則羅大鶴便可暫時攔過。故此回開首敘羅陳二人相遇事。聲勢洶洶。頗有欲一決雌雄之狀。及至一面之後。便已風散雲銷。戛然而止。蓋門筭已合。卽不必多費閒筆墨也。

陳廣泰對徒弟演說數語。皆羅大鶴之所欲言而未言者。大鶴聞之。焉得不含醋意。况陳廣泰又爲異省之人乎。入後。廣泰一味謙和。大鶴之怒氣亦遂消滅。逐步寫來。入情入理。我嘗謂小兒與其遲鈍。不如頑皮。蓋頑皮之小兒。往往天分甚高。苟能加以學問。使之就範。便不是尋常人物。陳廣泰自小頑皮。乃能入得廣慈和尚之心目。我知其天分必有大過人者。不然。長樂城中。豈少跳盪叫囂之小兒。彼和尚亦將顧而目之曰。孺子可教耶。陳廣泰以十餘齡童子。挺身與健丈夫鬥。慄悍極矣。然和尚一呼。能帖耳而走。不敢違抗。此卽其天性過人處也。廣慈之賞識爲不虛矣。

上回寫言永福。以蛇與鶴鬥而成八字拳。此回寫廣慈和尚。以蛇與鷹鬥而成字門拳。言永福傳一羅大鶴。廣慈和尚亦傳一陳廣泰。此是作者故意相犯處也。作小說不持要能避。尤要能犯。不能避不見筆法。不能犯則不見才力也。

學問藝術之高者。往往不爲俗人所知。今之賣拳通衢者。類皆花拳繡腿。求悅俗人之目而已。真實技藝。知者有幾。陳廣泰以字門拳之絕藝。欲自儕於江湖賣藝者之列。以圖餬口。宜乎爲俗人之所唾棄也。

色特書本

① 搜羅宏富 本書搜集趣味遊戲約千餘種共數十
 萬言新奇巧妙與眾不同曲調技藝樣樣精工此
 一編包教視聽皆娛
 ② 橋圖美麗 本書對於各種遊戲之外復請美術大
 家精繪插圖四百餘幅左圖右字興趣倍濃精美雅
 麗至堪悅目
 ③ 裝訂精雅 本書精裝一巨冊極便攜帶及時行樂
 風雅異常
 ④ 定價低廉 本局抱與人同樂之旨趣對於本書力
 圖普及定價低廉僅收成本



全一巨冊 價洋八角

目編書全

- ▲ 曲調遊戲
- ▲ 戲劇遊戲
- ▲ 音樂遊戲
- ▲ 魔術遊戲
- ▲ 文字遊戲
- ▲ 笑話遊戲
- ▲ 酒令遊戲
- ▲ 手談遊戲
- ▲ 栽花遊戲
- ▲ 養物遊戲
- ▲ 益智遊戲
- ▲ 兒童遊戲
- ▲ 運動遊戲
- ▲ 體操遊戲
- ▲ 賽球遊戲
- ▲ 技擊遊戲

上海世界書局發行

本書係採集古今中外許多著名戲劇家音
 樂家魔術家滑稽家體育家技藝家音
 種特長彙編而成花樣新奇趣味濃郁
 分門別類敘述詳明無窮萬般機巧
 目人手一編眼福無窮活潑之興趣
 雪消人快之精神添活之興趣
 謂盡速購閱之特色錄下
 不可不備——「游戲全書」

「男女娛樂第一奇書」
 「各界消閒無上妙品」
 「恨只恨消閒無法」
 「苦只苦娛樂難得」
 真正快活：真正開心：乃人生無上幸福
 諸君——欲享無上幸福

投 稿 簡 章

- 一 本雜誌專刊偵探武俠冒險等小說及關於偵探武俠之各種小品文字如蒙 海內文豪惠賜鴻文無任歡迎
- 一 倘有以關於偵探學及偵探小說之照片投贈尤所歡迎原片製版後可以寄還欲得何種酬報務請於片後註明
- 一 投稿者請於稿末註明姓名住址以便通信
- 一 來稿一經刊出著作權即歸本社所有
- 一 酬資由本社酌定每逢陽歷月底結算憑簽字單向會計部支取
- 一 却酬者請於稿末註明揭載後酌贈本期雜誌一册或數册
- 一 來稿無論登否概不發還
- 一 投稿者請逕寄上海開北寶山路西虬江路世界書局偵探世界編輯部收
- 一 抄襲家幸勿惠顧

版 權 所 有 ● 不 准 轉 載

| | |
|------|---------------------|
| 編輯者 | 嚴獨鶴 陸澹齋 |
| 發行者 | 程小青 施濟羣 |
| 印刷者 | 世界書局 |
| 印刷所 | 上海開北西虬江路 世界書局 |
| 總發行所 | 上海四馬路紅屋 世界書局 |
| 分發行所 | 北京 天津 漢口 長沙 廣州 世界書局 |

| | | | | | |
|----|-----|------|--------|----|----|
| ▲定 | 零售 | 每册 | 實售三角 | ▼價 | 郵費 |
| | 半年 | 十二册 | 實售三元二角 | | |
| 全年 | 廿四册 | 實售六元 | | | |
| | | 每册本國 | 三分 | | |
| | | 每册日本 | 五分 | | |
| | | 每册外國 | 一角 | | |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

▲寶號欲求營業發達……

▲請至世界書局接洽



代撰文體
代繪圖畫
代做廣告
代擬商標
代製仿單
代謀推廣

商戰競爭日烈凡百營業非推廣
難以戰勝本局特聘商業專門人
才設立信託部代辦各商店一切
推廣事宜一經委託無不盡心劃
策力謀發達俾獲厚利而圖久遠
各大商號盍速來乎

承接印刷

▲印刷考究……

▲取值低廉……

▲約期交貨……

▲決不遲延……

本局自備各種鉛印五彩石印並請專
門技師承印下列各種印刷盡心從事

如有委託無任歡迎

承印

傳單·廣告·月份牌·股票
商標·招貼·文憑·卡片·仿單
錢票·鈔票·委任狀·禮券

上海四馬路中市紅廟世界書局謹啓